

6

身後事

亞森
羅賓 身後事

目次

一 奇案開場	一
二 不速之客	一五
三 神祕的雙屍	二八
四 兩個嫌疑犯	四一
五 女書記	五七
六 烏木手杖人	六四
七 飛來的信	七五
八 古屋骷髏	八三
九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九〇
十 三角戀愛	九七
十一 陷穽	一〇三



十二	困獸·····	一〇九
十三	準時轟炸·····	一一二
十四	一死明冤·····	一一九
十五	不知名的後嗣·····	一二五
十六	功虧一簣·····	一三三
十七	大漠豪俠·····	一四四
十八	撲了一個空·····	一四八
十九	下井投石·····	一五五
二十	最後之愛·····	一六〇
二十一	羅賓的隱居生活·····	一六七

(一) 奇案開場

正當四點半鐘的時候，巴黎警務總監但斯曼林還不曾回署來，寫字間裏只有他的書記在着。那

的信函和報告書，在寫字檯上放好，便按鈴喚人，他看見有一個用人進來，便說：

「總監會約好幾位紳士，在今日下午五點鐘到這裏來。這是客人們的名單，他們來了，你把他們客室裏，使他們不能互相碰頭。再把他們的名片送給我過目。」

用人聽了吩咐，便答應着出去了。書記說完，剛要到他的私室裏去，那大門忽然呀的一聲開了，進來一個人腳步踉蹌，在一張椅子上靠下，身子搖擺個不停。書記吃了一驚，說：

「你不是范洛嗎？你遇着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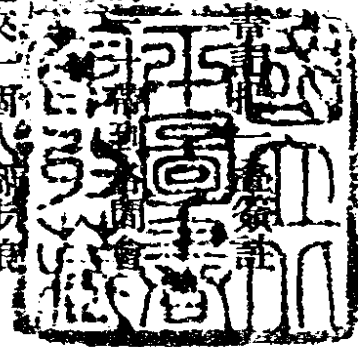
原來這警長范洛的身體，本是很強壯的，肩背廣博，項頸粗大，但此刻顯然是受了什麼重大的刺激，變得這個樣子。只見他臉上紫脈條條，面色如土，他說：

「書記先生，沒有什麼。」

書記道：「你此刻的形狀，和以前大不相同，面色灰白，汗水和下雨一般……」

警長范洛拭去頭上的汗，挺身說道：

「我不過是疲倦了些，實在近來辦事太忙了，單爲了要辦總監交付下來的一件重案。我此刻仍覺得不自然……」



范洛答：「謝謝你，我不要。」

書記又問：「你要什麼呢？」

范洛道：「我喜歡……我喜歡……」

說到這裏，形狀很是慌亂，像是忽然失去能力，再也不能說一句話，但他仍力自振作，恢復過來，問道：

「總監在這裏嗎？」

書記道：「不在這裏，大約在五點鐘時，他才回來，因為那時有一個重要的約會。」

范洛說：「不錯，我知道，我就為這事來的，但我總想先跟他會面。」

書記對范洛瞅了一眼，道：「你身體可好？你的消息這樣要緊嗎？」

范洛說：「正是，十分緊要，是關於一月前發生的那件罪案，這案子的結果，便引起今夜又要發生兩件謀殺案，除了

我們用相當的手段對付，決不能免除的。」

書記道：「范洛，請你坐下。」

范洛道：「這種陰謀詭計，你再也料想不到……」

書記道：「范洛，你既預知這件事情，總監定把全權託付於你。」

范洛道：「那自然，但我恐怕見不到他，所以我寫這封信給他，把這事盡情告知他，這樣比較來得妥當些。」說時就

取出一個黃色大信封，授給書記，又道：

「這裏還有只小匣子，裏面的東西，就是補充我那信不說盡的地方。」

書記道：「這些，你為什麼不自己拿着呢？」

范洛道：「我甚是害怕，有人防守着我，他們要結果我的性命，所以這個祕密，須得有第二人知道，我的心才能安

定。」

書記道：「瀟洛，你不要害怕，不久總監就要回來，現在還是吃些提神藥水，到病房裏休息一回才好。」

警長聽了，還是狐疑不決，一面拭去額上的汗，接着便挺着身子出去了。書記見警長已去，便把他留下來的一封信，丟在寫字檯上的紙堆裏，從通他私室的一扇小門出去，剛關上小門，那邊的門忽然又開了，警長回進屋內，嘴裏咕嚕着說：

「書記先生，我倘告訴你，不是更好嗎？」

這時警長的臉色，和紙一般的白，牙齒打着戰，他見書記已去，便想走到他私室裏去，但身子已疲乏極了，倒在一張椅中，好一會才自言自語說：

「我爲什麼呢？難道我也中了毒麼？哦，我怕這個呀……」

他又伸手到檯上，取了一枝鉛筆和吸墨紙，正想落筆，忽又停住，自言自語道：

「不，不必這樣，總監定會讀我的信……我到底爲着什麼呢……」

警長這時忽大喊道：「書記先生，今夜我們須要準備，那是不能免的……」說着，向書記私室的門，踉蹌地走去，但半路上仍支持不住，只得坐下來，渾身發顫，似乎是受了大恐怖，喊聲也不高，人家不能聽見，他向四下裏探望，要想找着一個電鈴，但他眼前烏黑，不能瞧見什麼。這時他跪在地上，爬到牆邊，摸索着前進，摸到隔斷的板壁上，向右摸去，但他已摸錯了，跌跌踉踉地到屏風背後去了。那屏風背後，有一扇門，他用手把門打開，氣喘喘地嚷道：

「救命，救命！」說完，他就跌入一個廚內去了。

這地方原是總監平日的梳洗室，他跌進去後，神智已經不清，還當是在書記的室內，所以又哼着道：

「今夜那勾當定在今夜！你瞧……牙齒痕……可怕啊……我受的痛苦……那是毒了……救命，救我的命啊！」

他反覆地說了幾遍，好像夢囈一般，後來聲音漸漸低了，發出好像犬吠的聲音，他的口向着空氣張闔着，又像還在和人講話，他的頭漸漸低垂到胸部，嘆了幾聲氣，打了個大寒噤，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到了五點鐘，還差十分的時候，總監回署，走進辦公室裏。原來但總監在職已有三年，大權在握，人人都以禮敬他，他已五十多歲，身材魁梧，機警的面龐，越顯得是個精明人，他的服裝，不像個公務人員模樣，他的態度甚是和悅，進室後，便按鈴喚他的書記，書記進來了，他問道：

「我請的客都來了嗎？」

書記答道：「都來了，我已請他們在各室內等候。」

總監道：「他們大家碰見了，也不打緊，但是這樣也好，我想美國大使不會親自勞駕吧。」

書記道：「不會。」

總監問：「他們的名片你都有嗎？」

答道：「都有。」

書記便取出五張名片，遞給總監，總監接過來念道：

「美國使館一等秘書白郎氏，律師李百多氏，秘書使館參贊卡歇爾氏，退職少佐亞司多里伯爵，魯意批立那。那第五張名片上，單印着個姓名，地址和銜名都沒有。總監道：

「這個魯意批立那，我正極要會見他，這人和鬼神一般，引動了我好奇心。你念過外國報告書沒有？」

書記道：「念過了，這人我倒也覺得莫名其妙。」

總監道：「正是，他的胆量，你也聽見過嗎？他可以說是一個英勇的狂徒，說也奇怪，他的伙伴們因為驚奇百出，所以都叫做他亞森羅賓。你可記得亞森羅賓不是早已死了嗎？」

書記道：「他在你升任現職的兩年前死的，他和卡司白夫人的屍體，在瑞士一個小村屋的碎瓦堆裏同時發現，那所村屋就在魯森堡邊界附近，燒成焦土，後來驗屍的結果，才明白他先把那女魔卡司白夫人弄死了，然後放火燒屋，他也跟着自盡了。那卡司白夫人的罪案，後來也都發現。」

總監道：「那混蛋應該這樣結果，照我意思，也很不喜他反對……閒話少說，那摩而登的遺產案卷，你已替我預備好了嗎？」

書記回道：「已在你那寫字檯上安放好了。」

總監道：「好，我倒忘了，警長范洛回署沒有？」

書記道：「回來了，他此刻或許在病房裏，取些藥吃。」

總監道：「他有什麼事？」

書記道：「他的形狀很是奇怪，似乎是有病的樣子。」

總監道：「你說什麼？」

書記便把剛才和警長晤談的一切講了一遍，總監聽說，現出憂愁的樣子說：

「你不是說他有一封信給我嗎？那信呢？」

書記道：「在那紙堆裏。」

總監說：「奇怪得很，范洛是一個警長，他心志清明，輕易不會受驚的，你去同他來，我且在這裏閱信。」

書記聽說，便忙着去了五分鐘，回來說：「並沒有瞧見他。」書記的語音很是奇怪，又說：「還有，使役的見他從這裏

出去之後，差不多立刻就回進來的，並沒有見他再出去。」

總監道：「恐怕他是經過這裏，上你那兒去。」

書記道：「上我那兒來嗎？我那時正在私室內，沒有離開。」

總監道：「那我真不懂了。」

書記道：「是呀，范洛既不在這裏，又不在隔室，難道那使役不會留心他出去嗎？」

總監說：「正是這樣，我倒也望他到外面去吸些新鮮空氣，一會兒怕要回來的。那件事我不要他去幹吧。」總監一

面說，一面瞧着時計說：

「已經十點另五分了，你可吩咐使役，引那些客人進來，且慢。」

總監躊躇了半晌，把寫字檯上的紙堆翻閱，把范洛的一封信檢了出來，是用黃色大信封，上面印着旁牛府咖啡店字樣，書記提議道：

「先生，范洛既如此說，現在他又不在，你可把這信拆開一看，可有什麼事情。」

總監想了想說：「你也說得有理。」說着，便把那信封拆開，忽的大叫一聲道：

「哎唷，這太奇怪了。」

書記忙問：「什麼？」

總監道：「你瞧，信封裏只有一張白紙，摺做四層，却是空白的。」

書記道：「但是范洛曾告訴我許多話，說他在這案件上所知道的，都已在這信裏。」

總監道：「他如此告訴你，但這封信的內容你已瞧見了，好在我深知范洛的爲人，否則還說他故意來作弄我哩。」

書記道：「這是他的疎忽，是最壞的。」

總監道：「疎忽是確然無疑了，但仍是很奇怪，在這兩條人命危急的時候，還這樣疎忽嗎？可是不行吧？他不是對你

說今夜有兩件謀殺案的計劃嗎？」

書記道：「是的情形卻是特別可怕的。」

總監背負着手，在室內踱步。忽然又在一只小桌邊站住了，說道：

「這一件小東西，不是給我的嗎？外面還寫着一行字道，警務總監先生，倘遇意外，即將此件拆看……」

書記道：「哦，是啊，我倒忘了，這也是警長范洛留下的，他說這裏面有件要緊東西，是補充他信中不完全的地方的。」

總監忍不住笑道：「這封信本來需要解釋，雖然不會有過意外問題發生，但何妨先把這小包一看。」

總監一面說一面已把紙包打開，只見裏面藏着一個小的紙匣，已是用舊的了，污穢不堪，揭開一看，匣裏只有幾層絨布，也污穢得很，夾層裏還有半塊朱古津糖，總監很爲詫異，不覺失聲道：

「這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咧。」

總監拿了這半塊朱古津糖，細看時，才知這半塊糖的異處，和警長范洛將牠保存的緣故。原來這半塊糖，上下都有很顯明的齒痕，彼此各不相混，嚼入約有一分光景深，形狀闊狹，各自分明離立，計上齒四個，下齒五個，這便是咬這半塊糖時留下的痕跡。總監瞧得出神，把頭直垂到胸口，又在室內走了一陣，自語道：

「奇了，這個啞謎，我卻要探個究竟，那張紙，那些齒痕，這都是什麼意思呢？」

遂又對書記道：「那五位客人，不能勞他久候，現在你可以吩咐把他們引帶進來，同時，警長范洛來時，你得立刻通報我，因爲我就要會見他，此外你們可別來擾我。」

不一會，使役已引進四人，第一個就是律師李百多氏，赤臉壯軀，八字鬚，戴眼鏡。後面跟着美使館祕書白郎氏，祕魯參贊卡歇爾氏，這三位都是熟人，總監對各人絞了寒暄，又走一步，迎接那退職少佐亞司多里伯爵，正在這當兒，那室門忽又開了，進來一個人，總監連忙伸手前去迎迓道：

「閣下莫非就是魯意批立那嗎？」

那人長短適中，體格瘦削，胸前掛着軍牌和紅色實帶，瞧他舉止翩翩，好似一個四十以內的人，但他眼角額邊，微露皺紋，因此又看上幾歲。他見總監動問，連忙行禮答道：

「正是，先生！」

亞司多里呼道：「你是批立那嗎？你依舊活在世上嗎？」

批立那道：「正是，如今又和你相見了，歡喜得很。」

伯爵又接着道：「批立那還活着嗎？我離摩洛哥時，都不見你的蹤影，心想已是死了。」原來伯爵本在摩洛哥地方做軍官，因為身受重傷，所以才告退的，他受傷的緣故，當然爲了見義勇爲。這時批立那接着道：「我那時不過是一個囚徒罷了。」

伯爵道：「做蠻族的囚徒嗎？都是這樣。」

批立那道：「不見得吧，少佐，我却是逃回來的，我就是當前的鐵證。」

總監被批立那說得心動，便又對他的面上端相，見他兩眼明決，古銅色的皮膚，像是久被日光所晒。接着總監便請諸客入坐，自己便也坐下，說道：

「諸位，這次我請你們，想你們都很奇怪的，我和你們的談話方式，也可使你們詫異，但你們若了解了我的方法，這事也是很簡單的，我且把這件案情，略述一遍。」說着，便把書記替他齊備的一案文件，鋪在面前，一面說，一面查核，那些簽註，又道：

「在五十年前，正當1880年，有三個女的孤兒，大的喚做意瑪里，二十二歲，次的叫伊里沙，二十歲，最小的喚亞美羅，十八歲，和一個表兄弟叫維多的，同住在聖意汀地方，維多比較年輕些，那最大的女郎，第一個離開聖意汀，到倫敦嫁給一個英國人姓摩而登的，養了一個兒子，取個基督教名，叫做各士摩。這家家况很是貧窮，曾經過很困難的時期，意瑪里曾幾次寫信給妹妹，要求小小資助，但始終得不到一個回音，此後他就斷絕了這念頭。在1880年他夫婦去英至美，五年之後，居然成了一富戶，在1888年，摩而登君死了，意瑪里仍營運那遺下的資產，她富有投機的奇才，直到後來，竟成了一個很大的數目，她在1900年身死，那兒子所得遺產，總數約有四百兆法郎。」

客人聽到這裏，似乎很爲感動，總監又見伯爵和批立那互遞了個眼色，便問道：

「你們莫非也認識那各士摩而登嗎？」

伯爵道：「正是，批立那和我在摩洛哥打仗的時候，他也在那裏。」

總監道：「不錯，各士摩摩而登已開始環遊世界，聽說他對於醫道，技術很精，有時也看看病人，他起先住在埃及，後來又遷到阿爾及爾和摩洛哥，巴黎是在去年他才住下，作為久居之計，不料在四星期前，竟意外的死了。」

美國使館秘書問道：「是的，這事報紙上已有記載，使館裏也已曉得，不是死於手術上不小心的注射劑嗎？」

總監道：「正是，他因害了一冬的感冒重症，依着醫生的囑咐，時常自己用一種注射劑應用着，他死前的一次注射，想是忽略應當預防法，傷口中了毒，立刻發炎化膿，沒有幾小時，他就長逝了。」

總監說到這裏，又向那律師道：

「李百多，我敘述的話，你看準確嗎？」

律師說：「一些不錯。」

總監又道：「次日，李百多到這裏來，取出他經手的小摩而登一紙遺囑。」總監說到這裏，一面翻檢着字據，這時，李百多接着說：

「我被他家召喚到病榻前。以前我和死的小摩而登，生平祇會過一次，就是他在旅館裏，邀我過去，把他剛寫好的一紙遺囑，交給我，這是他起病的時候，有時他告訴我，他正尋訪着他的外戚，就是他亡母一支的家族，病愈之後，再刻意去尋，但那裏知道他目的還未達到，却早與世長逝了。」

這時總監已檢出一個揭開的信封，裏面有兩張紙，他把大的一張展開道：

「這便是遺囑，我且把囑文和附文念出來，你們聽好：「這是我最後的遺囑，我叫各士摩姓摩而登，是赫伯摩而登和他妻室瑪里羅羅的長子，是美國一個同化的市民，我把我的家產四分之三，傳遺美國，依着親筆寫的訓令，舉辦慈善事業，我這訓令，將從律師李百多遞呈美國大使，所餘下的財產，約值一百兆法郎，內有放在巴黎倫敦各銀行的存款，另外有紙單開着，也歸李百多律師保管。我因為紀念我的亡母，所以把餘下的資產，傳給他的妹妹伊里沙羅羅，或其後嗣，假使沒有人的話，那末，便傳給他次妹亞美羅羅，或其後嗣，如再沒有人，便傳給他族弟維多羅羅，或其後嗣，倘我死之

後，羅蘇一姓的後嗣，或三姊妹的族弟也找不到，那麼請我友魯意批立那竭力偵查，所以我在歐洲一部分的產業，就舉他爲我遺囑執行人，並且托他辦理我死後或因我死而起的一切事情，自己認定做我的代表，辦理各事，有益我的紀念，成全我的志願，我因爲酬謝其勞，又感他兩次救我的性命，因此傳給這魯意批立那一百萬法郎。」

念到這裏，停了一會，魯意批立那自語道：

「可憐的各士摩，要我執行最後的志願，又何須這大筆錢財呢。」

總監又往下念道：「再者，倘我死後三四個月內，批立那和李百多，兩人的偵查，終歸無效，羅蘇一姓始終沒有後嗣，前來認領這份遺產，那末以後來領也沒用了，這份遺產，全數歸我友魯意批立那，我深知他爲人，決定他使用這份財產的方法，很好，和他在摩洛哥遺囑內所說偉大計劃能合符的。」

總監念到這裏，又停了，眼瞧着批立那，批立那依舊鎮靜着，但也吊下幾點眼淚。

伯爵道：「批立那，我給你道賀。」

批立那答道：「這個遺產法，是受條件的束縛，我敢發誓，靠我一生，包管能找到羅蘇一姓的後嗣。」

伯爵道：「我知道你，那是一定的。」

總監問批立那道：「這個有條件的遺產法，無論怎樣你不致拒絕嗎？」

批立那道：「不，世上的事，一個人也有不可一概拒絕的。」

總監道：「我現在問你這個，是爲着那囑文的末段說：「倘我友批立那爲了什麼緣故，拒絕這份遺產，或他在付款的定期之前，先死了，我就請美國大使和警務總監，做臨時執行人，共同商議，在巴黎建設一個大學校，以美國的學生和藝術家爲入學的資格，我的財產，就全數作爲辦理學校的用途，但其中須劃出三十萬法郎，給總監收執，充作巴黎警務的基金。」」

總監念完這囑文，摺好了，又換另一張紙道：

「這遺囑有着了一篇附文，其中還有以後小摩而登君寫給律師李百多的一封信，對於某某數要點上，加更正確的詮解。」說着，又念那附文道：「我請李百多在我死後的次日，當着警務總監的面，開讀我這遺囑，總監定能將這事保守秘密一個月，一月後，并請總監把李百多和批立那及美國使館裏一個重要職員，召集到署，讀過囑文之後，把一百萬法郎的一張支票，交給我友暨受產人批立那，但得驗明正身，和他的字據，驗時，還是請少佐亞司多里伯爵辦理，因為少佐曾在摩洛哥做批立那的長官，不幸早年退職，要驗他生身之地，須請祕魯使館裏一位職員辦理，因為他雖在西班牙國籍，但他卻生在祕魯的，還有一層（這是吾對於處置財產方法上，最後表示的志願。）在第一次集會後六十天外，但不得超過九十天，由警務總監，召集第二次會議，這次才依法宣布確定的受產人，但須本人到會時宣布，那時倘仍沒有羅蘇一姓的後嗣，前來認領遺產，那末魯意批立那便成了確定的受產人。」

總監念完，便把兩張套好，說道：

「諸位，小摩而登的遺囑全文，你們已聽見了，我請你們到這裏，也就是這一個，不久，將有第六個人到來，他是我的偵探，我命他先探訪羅蘇一姓的家族，他將來把他偵查結果，報告給我們聽，此刻我得照死者的遺囑行事，批立那的字據，在兩星期前，我已收到，並且已查閱過了，一些不錯，他的出身，我已寫信給祕魯公使，請他調查些準確的報告。」

這當兒，祕魯參贊說道：

「敝國公使，把這事叫我辦理，但這事並沒有什麼難處，據我調查，魯意批立那確是出身西班牙舊家，在三十年前移居海外的，但仍保存他在歐洲的產業，我曾在南美洲認識他的父親，他父親常說起他的獨生子，極表慈愛。他父親身死的消息，也是我們使館裏在三年前報告他的，當時寄往摩洛哥的一封信，我還有留底在這裏，並且在批立那交給總監的文件裏，還夾着那封原信。」說到這裏，又向亞司多里道：

「少佐，批立那在摩洛哥地方外國駐兵團的時候，曾在你的麾下打過仗的，你還能認識他嗎？」

亞司多里答道：「怎麼不能認識他。」

參贊道：「不會弄錯的嗎？」

亞司多里答道：「決不毫無可疑。」

總監笑道：「你可認識那私人批立那，人家佩服他的英勇，都喚他亞森羅賓的嗎？」

少佐道：「認識的，這人在人家叫他亞森羅賓，在我們卻稱他是個英雄，我們常說他是強勇無比的。」

總監笑道：「他的詭祕，又像岩闕伯爵，這些消息，我已經接到外國兵團的報告，這報告書也無須全念出來，但這私人批立那，在兩年裏頭，因有非常的勞績，得了幾面軍功的金牌，文書上有十四次提着他的名字，我且略說一二件事給你們聽。」

批立那疾忙反對道：「先生，請不必，這些事，對於別人沒有什麼關係，你偏要講他，我倒不明白。」

總監道：「不，這却有理由的，你們到這裏來，不但要聽我念那遺囑，就是那囑文中立刻要執行的一條，也須監督執行，就是交付那遺產中的一百萬法郎。所以這受產人的來歷，也需要知道的，所以我要往下說……」

這時批立那起身來要走，少佐急忙扯住他坐下，說道：

「總監，我那老伙伴英勇的事蹟，被你當着他的面講出來，他可不堪羞愧的。」

總監道：「那末我一概不提就是了，但我只說一件，就是兩年以前，你身陷四十蠻人的埋伏而被捉，直到上月，你才再到外圍，可不是嗎？」

批立那道：「正是，後來因為我五年軍役期滿，就退伍了。」

總監又說：「但你不見蹤影有十八個月，這期間正是小摩而登立遺囑的時候，他遺囑裏又怎會提到你呢？」

批立那道：「他和我時常通信的。」

總監道：「什麼？」

批立那道：「我早把將要逃回巴黎的消息，告訴他了。」

總監道：「那時你們用什麼方法通信，你又在那裏？」

批立那只是笑笑，說道：「我被俘和脫逃的事實，委實很長，改日再和你們細說，現在請你們大家原諒。」

大家靜默了一會，總監又道：「我還要問你，你的伙伴，爲什麼都叫你亞森羅賓呢，這是表示你的勇敢和魄力嗎？」

批立那道：「這另有一個緣故，因我曾破過一件很奇怪的竊案，所以他們才替我取這個外號。」

總監道：「這樣，你具有破案的天才嗎？」

批立那道：「不敢。」

總監道：「這竊案很重大嗎？」

批立那道：「正是，這案就出在小摩而登身上，那時他在互倫省，這次也是他們有交誼的開始，可憐的各士摩就爲這件事，他就相信我小小的偵探才能，不可動搖，他常說，批立那呀，倘我被入害殺，你須要立誓替我追捕兇手的呀！」

警務總監道：「他這預言，並沒有應驗，各士摩而登並未給人謀殺。」

批立那道：「那就是你誤會了。」

總監嚇了一跳道：「什麼，各士摩而登……」

批立那說：「我並不照你所說他是死在手術上不留心的注射，實在他正如自己所預料的死於非命。」

總監道：「你這話根據着什麼證據沒有？」

批立那道：「這是根據事實的。」

總監道：「你還知道些什麼，你當時可在場？」

批立那道：「我並不在場，一月前我還在軍中，老實告訴你，即使我到了巴黎，也不會知道他逝世的事，因爲我不常看新聞紙，直到你剛才說起了才知道的。」

總監道：「先生，那末你知道的，並不能勝過我，你也得聽從醫生的話呀。」

批立那道：「我很抱歉，醫生的話，不能使我滿意。」

總監說：「你仔細些，你的話，可有證據沒有？」

批立那道：「我說的話就是證據。」

總監道：「你自己的話嗎？這是什麼意思？」

批立那道：「我來告訴你，你不是先說，小摩而登的醫術很精明嗎？你又說他自己用一種注射劑，因手術上不留心，以致身體發燒，數小時內便死了的，你想，一個看慣病人醫道很精的人，他自己使用一種注射劑時，不能先事預防嗎？我見過小摩而登行醫，知道他平素的行事，那醫生見沒有什麼疑點，無論是誰，都肯寫下一張普通的證書。」

總監道：「據你看來，怎樣……」

批立那向律師道：「你當時被召到小摩病榻跟前時，瞧見什麼異點沒有？」

律師道：「沒有。」

批立那道：「這却奇怪了，注射手術無論怎樣不得法，效力總沒有這樣快的，你看見他有什麼苦痛的形迹沒有？」

李百多道：「我記起來了，死者的臉上現出櫻黃色的條紋，那是我第一次探望時所沒有的。」

批立那道：「櫻黃色的條紋嗎？那證實我的疑心了，小摩是中毒死的。」

總監道：「怎麼樣？」

批立那道：「那藥水瓶裏，或者病人使用的玻璃管裏，一定有東西投進去。」

總監道：「但那醫生呢？」

批立那又對李百多道：「李百多，你有沒有請醫生注意那些櫻黃色的條紋？」

李百多道：「我是說過的，但他並不說怎樣要緊。」

批立那又問：「這是他常用的醫藥顧問嗎？」

李百多道：「不，他常用的醫藥顧問叫浦喬醫生，是我的老友，我和小摩就是他介紹攏來的。我在病榻前所見的，一定是個本地醫生。」

總監翻着那證書，忙道：「他的姓氏住址在這裏了，他叫貝拉蓬醫生，住在亞司多路十四號。」

批立那又道：「總監，你有醫家指南嗎？」總監便取了一本書，急忙翻着，一會兒說道：「書上並沒有他的名字，那亞司多路十四號，也並沒住着醫生。」

(一一) 不速之客



警務總監說出那話之後，大家靜默了一會，美國使館秘書和祕魯參贊聽了這一番話，很是注意，少佐亞司多里也只點頭稱是，心想批立那的話，是對的。

總監道：「的確，有幾層確是不甚明白……那些橙黃色的條紋啦，那醫生啦，這案件，須得仔細調查一下。批立那，你看來，那謀害事件，和小摩的遺囑可有關係嗎？」

批立那道：「這個我却不敢武斷，假如有關係的話，我還疑心這遺囑的內容，早已有人知道了。李百多，你想這內容會走漏出去的吗？」

李百多道：「我想不會，小摩作事，我曉得素來謹慎的。」

批立那道：「你那事務室，對於這層，想是不會有問題的。」

李百多道：「除了我，還有誰經手過這份遺囑呢？每天晚上，都是我親手把重要的文件，一起鎖在一隻鐵櫃裏，這鐵櫃的鑰匙，也是我自己收管的。」

批立那道：『你那鐵櫃，不會有人私開嗎？你的事務所沒有被盜嗎？』

李百多道：『不會。』

批立那又道：『你在早晨見小摩的嗎？』

李百多道：『在星期五的早晨。』

批立那道：『從早晨起，直到把那遺囑放入鐵櫃以前，你拿了做什麼？』

律師道：『我把他放在寫字檯抽屜裏。』

批立那道：『那抽屜沒有別人開過嗎？』

李百多呆了一會，答不出話來。批立那又問了一句，李百多才答道：

『哦，記起來了，星期五這一天，有一些事，那只抽屜雖仍鎖好去的，但我吃了點心回來，見那抽屜並未下鎖，當時我也不十分注意，現在才明白了。』

總監道：『先生，你的話，我還有偵探更確實的來報告，替你證明，他就承辦這案的人，現在他總該回來了。』

李百多道：『他的報告……小摩的嗣續人嗎？』

總監道：『兩天以前，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已經搜集了種種的證據，打聽個明白……且慢，我記得今天他對我的書記說起一月前發生的一件暗殺案……小摩死後到現在，不是剛正一個月了嗎……』說着便極力按鈴，他的書記立刻奔了來，總監厲聲問道：

『警長范洛呢？』

書記道：『還沒有來。』

總監道：『你須去找他來，一點不可遲緩。』又掉頭向批立那道：

『警長范洛，在一小時前會到過這裏，像是受了刺激，很是不舒服，說正有人偵察他，跟隨他，又說要和我說一句緊

要的話，是關於小摩這案件的，又要告訴我們，今夜有兩件謀殺案要發生，說是小摩被殺的後果。」

批立那道：「你不是說他身子不快嗎？」

總監說：「正是，他說爲了這件事，留下個報告給我，但這報告竟是一張白紙，還有一個紙匣，裏面放着半塊朱古津糖，糖上還有些齒痕。」

批立那道：「你所說的兩件東西，可以給我看一看嗎？」

總監說：「可以是，不過是毫無用途的。」

批立那道：「不，或者從這裏可以找個頭緒出來。」

總監聽罷，便取出那信封和紙匣，批立那把紙匣和信封看了一回；見信封上印着「旁牛府咖啡店」幾個字，大家都等他說話，以爲必有所見，但他只說：

「信封上的字和紙匣上的分明不是一人寫的，信封上的字比較模糊些，筆勢也有些發顫，這筆迹定是摹仿的，這可證明，這信封並不是你那偵探的，依我的推測，也許這位偵探，在旁牛府咖啡店裏寫了這封報告書，但一不留心，却被人家掉了一封，外面寫着同樣的字，裏面却是一張白紙。」

總監道：「這也不過是你的推測。」

批立那道：「還有你那警長的話，很有見地，他說有人祕密地偵探他，他探明小摩遺產案裏情節，有關犯罪行爲，又說他一身很危險，先生，你須要救他。」

總監道：「親愛的先生，我敬佩你這些話，但確和不確，現在不能證明，最好等警長范洛回來，就可證明了。」

批立那道：「警長范洛不回來的了。」

總監道：「怎麼……？」

批立那道：「因爲他早已回來了，那使役便可證明他回來了。」

總監道：「那使役簡直在做夢，你這話可有證據嗎？」

批立那道：「有，你看他在這吸墨紙上，寫着幾個不清楚的字母，你的書記不會見，我也是剛才瞧見的，你看吧，這不是他已回來的確據嗎？」總監不禁坐着發楞，其餘各人也似乎很為激動。

批立那道：「請你喚使役進來。」

不一會，使役進來了。批立那不待總監開口，先問道：

「你確見警長范洛第二次走進這屋子的嗎？」

使役道：「是的。」

批立那道：「你沒有一刻不留心嗎？」

使役道：「正是。」

總監道：「請問先生，警長既到這裏，我們怎不知道呢？」

批立那道：「他在這裏。」

總監道：「你說什麼？」

批立那道：「一個人進來了，不會出去，這不是他仍在那間屋子裏嗎？」

總監道：「難道他躲起來了嗎？」

批立那道：「不，或許是暈厥過去，或者病了，或者死了。」

總監道：「但他在那裏呢？」

批立那道：「就在那屏風背後。」

總監道：「屏風背後，並沒有什麼，只有一扇門，那是梳洗室。」

批立那道：「好了，警長范洛昏頭昏腦，必然以為是走向你書記的屋子去的，但竟跌進那梳洗室裏去了。」

總監聽說，便奔到門邊，開了門一看，忽又縮了回來。這個平素慣使號令的總監，這時也像有些害怕起來。這時批立那却態度鎮靜，站着等候，總監道：

「這我倒不相信。」

批立那道：「你得記着，警長范洛的報告，也許可救今夜將死的兩條人命，此刻正是千金一刻的時候呢？」

總監過去開了那扇門，不動聲色，只喃喃的道：「哦，竟這樣麼？」

原來從窗外射進來暗淡的燈光裏，明明瞧見有一個人躺在地上。使役上前一瞧，失聲叫道：「這不是警長范洛嗎？」說着，便和書記扶起警長，放在總監辦公室裏的一張靠背椅上。這時范洛還沒有死去，但氣息已是極微，幾乎聽不出心房的跳動，口邊流下涎唾，兩眼失去了神光，但臉上的肌肉，還不住的翕動，好像心中有一種志願的強力，雖死不減似的。批立那道：「總監，你瞧見那櫻黃色的面紋嗎？」這時眾人除批立那外，都不免有些害怕，按鈴啦，開門喚人啦，一切都有。總監便吩咐去請醫生和牧師，批立那忙着伸手叫大家靜些，現在別的都沒用，只是在他臨終前，須得問他幾句話，說着，便俯在范洛的身上，把頭擱在椅背上，低聲的說：「范洛，這是總監先生和你講話，今夜出現的事情，請你告訴個仔細，范洛，你倘聽見時，你可把眼睜合了。」說到這裏，警長的眼睛，果然合了攏來。批立那接着道：

「我們已知道，你已找出那羅蘇氏姊妹的後嗣，這後嗣中的一人，有人恫嚇着，要暗殺他，但我們不知道這後嗣的名字，請你告訴我們。你再仔細聽着，你在吸墨紙上寫着三個字母，好像是 H. H. 可不是嗎？這是不是一個人名的開首拼音，以下還有什麼字母呢？」批立那一個人說了這一篇話，但警長那張灰白的臉上，這時一些不動，頭掛落到胸前，嘆了幾口氣，大大的打了一個寒噤，便真的死去了。眾人見他死得這般快，都吃了一驚。律師李百多做了個十字架的手勢，跪在死者身旁替他懺悔，代理牧師的職務。總監喃喃自語道：

「可憐的范洛呀，他是好人，心思只在他服務上，職分上……他或許有救……他回到這裏，總希望傳達他的祕密，可憐的范洛呀……」

批立那道：「他娶過妻嗎？可有子女嗎？」

總監道：「他有一妻三女。」

批立那道：「我將照顧他們，這是後死者的職務了。」

不一會，醫生來了。總監又吩咐把屍體移到另一間屋子裏去。批立那引那醫生到一旁，說道：「警長范洛確是中毒死的，你可見那手腕上有一小孔，和週圍還有一圈燒痕嗎？」

醫生道：「那末他在這裏受毒的嗎？」

批立那道：「正是，是用針或筆尖刺的，但刺得並不利害，因為他在數小時後才死的。」這時屍體已經移去，室中只有警務總監起先邀來的五位客人，那位美國使館秘書魯參贊，覺得無味，便向批立那說了幾句敬佩的話，一同告辭去了。少佐亞司多里依次和批立那握了手，也自去了。那律師剛和批立那講好交付遺產的日期，起身走時，總監已急忙進來道：「批立那，你還在這裏嗎？很好，我想起一件事，就是你方才說，在寫字檯上瞧見的三個字母，當真是 *FB* 嗎？」

批立那道：「我想是這樣的，你瞧，這不是 *FB* 三個字嗎？又瞧那 *F* 是大寫，就使我疑心，這些字母是一個專名的第一個拼音。」

總監道：「正是，說也奇怪，這些字母，恰是……且慢，我們先來證明一下。」說着，總監忙從桌上的一疊來信裏搜檢這些就是書記在他回來時給他的。這時他取出一封信來，看了看信內的簽字，叫道：

「找到了，果然 *Fanville*。這裏第一個拼音，不是 *Fan* 嗎？再看單是這 *Fanville*。既沒有基督教名，又沒有縮寫名的開首字母，這信定是匆忙中寫的，日期和住址也都沒有。筆勢又是不正。」說着，念那信道：

「警務總監先生，我和我兒，有生死的巨險降臨，他們恐嚇我父子的奸謀，在今天（或遲至明晨）我將得到證據，當在明天早晨呈給你，現在我需要保衛，請即援助我祝你 安好。方維耳啓 *Fanville*」

批立那道：「沒有旁的說話嗎？」

總監道：「沒有，但警長范洛的話，和這信裏，顯然暗合，他所說今夜的被殺者，就是這方維耳父子了，最難的，就是這方維耳很難訪，因為這名字很普遍，不易偵訪。」

批立那道：「不，我們做事，須得用些腦力。」

總監道：「腦力當然一定要用的，我要使我手下全班人員去辦這事，但這事還沒有一點頭緒哩。」

批立那道：「但那兩條人命，注定要死，我們竟不能去救他，總監，請給我權利……」剛說到這裏，那書記忽拿着一張名片走進來，說：

「先生，這來客很是固執，我不能作主……」總監不等他說完，便接過名片來一瞧，對批立那道：

「你去瞧吧。」說着把名片遞給批立那。只見上面印着兩行字：「測繪工程師海砲方維耳 Hippolyte Fanville 住松溪路十四號。」

總監道：「巧極了，倘這方維耳就是羅蘇氏的後嗣，不更省事嗎？」

李百多道：「總監，請你記着，無論怎樣，須得照遺囑內一條文的規定，在四十八時之內，不能將囑文宣讀，所以這事，暫時可不必告訴他。」

說到這裏，室門開了，進來一人，把使役推在一旁，說道：

「警長范洛呢？有人告訴我他是死了……」

總監道：「正是，他已經死了。」

那來客嘆道：

「遲了，我太遲了。」說着便倒在椅子裏哭着說：

「那些匪徒啊，那些混蛋的匪徒……」不住的嘆着。他年約五十來歲，臉上好似有病的樣子，額上有着深深的皺紋，眼裏包着一眶老淚。

總監向他問道：『你說匪徒是誰，不是那暗殺警長范洛的兇手嗎？你知道他的名字，幫我們去偵查嗎？』
方維耳搖頭道：『不，現在沒用，我的證據不足，我希望警長范洛可以逃死，他的證據合了我的，是很有價值的，但他或許已經告訴你了。』

總監道：『不，他只說今晚……今夜……』

方維耳聽罷，吃了一驚道：

『今晚……那末時候到了，但他們沒有準備，今夜還不能奈何我。』

總監道：『但警長范洛却說今夜有兩件害殺案發生。』

方維耳道：『那他錯了，我知道至早須到明晚，我們得把他們一網打盡，唔，混蛋的匪徒。』

這當兒，批立那向他問道：『令堂是不是叫意瑪里羅酥嗎？』

方維耳道：『是的，他已死了。』

批立那又問：『他可是出身聖意汀的嗎？』

方維耳道：『是的，你問他做甚？』

批立那道：『明天總監再告訴你，還有……』說時拿出范洛留下的紙匣說道：

『你瞧，這半塊朱古津糖，再看看上面的齒痕，覺得怎樣？』

方維耳失聲道：『這多麼可怕啊，警長從那裏得來的？』說時疾忙走向室門說：『總監，我去了，明天早上我再來見你，我要把一切的證據都帶來……那巡警保護我……我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但我却要活着，還有我的兒子，我倆都要活着，混蛋的匪徒。』說畢，像醉漢似的奔了出去。總監也急忙站起來道：

『讓我派人去調查他的底細，看守他的住屋，我打電話到包探的辦公處，我此刻正需要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批立那道：『總監，我誠懇請求你，把這件事交給我，因我在小摩而登的遺囑上，責任所在，請你給我事權，方維耳君

的仇敵，已有了非常乖覺大膽的證據，今夜我要親臨險地——方維耳的住宅，貼近他身邊，負保護之責。」

總監聽說，疑了半晌，定了定神，喚書記問道：

「包探辦公處有人來嗎？」

書記道：「來了一人，就是偵探麥直路司。」

總監忙道：「快請他進來。」又掉頭向批立那道：

「我們有一個機警的偵探，叫麥直路司，他爲人非常敏捷，我每至需要兩個偵探時，常派他和范洛同去的，這人於你大有用處。」正說時，麥直路司已進來了，瘦短的身材，水汪汪的眼睛，藏在重疊的眼皮裏，長長的鬚髮，看去很是愁苦。

總監便對他說道：

「麥直路司，你的伙伴范洛，死得不明白，這情形你當然知道了，我們除了替死者報仇外，同時也得設法阻止別的罪案發生，這件案情，這位批立那先生是從頭至尾知道的，你可和他一同去幹，到明天早上來給我個報告。」

批立那鞠躬道：「謝謝總監，我希望不負總監付託的一番美意。」說畢，二人便一同辭別總監退出去了。

到了外邊，批立那便把這案詳情，告訴了麥直路司，麥聽了似乎很爲感動，他倆便先到旁牛府咖啡店，探知警長范洛原是這裏的一個老主顧。那天早上，他在店裏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侍役還記得另有一人，差不多和范洛同時進店的，坐在他下首的一張桌子上，也和侍役要了信紙和黃色信封。這時麥對批說：

「正如你的意料，那信已被他掉換了一封。」

侍役又說出那人的形貌，說那人身材很高，但微帶些偃偻，紅椶色燕尾形的鬚子，架着一副玳瑁邊的眼鏡，上面繫着一條黑色絲帶，拿着一個烏木手杖，上面裝一個天鵝頭的杖柄。麥直路司聽了大喜道：

「這也是個人手偵查的一個線索呢。」兩人正要走出咖啡店，批立那忽止住道：

「且慢。」

麥直路司忙問什麼，批回道：『有人跟着我們。』

麥吃了一驚道：『有人跟着嗎？請問是誰？』

批說：『不要緊，我知道的，這樣我也可和他了結這個勾當，請稍等一會，我給把戲你看。說罷，去了約一分鐘，便回來了，後面跟着一個瘦長子，鬍子掩沒臉面，批立那向麥直路司介紹道：

『這是我友卡歇爾，現居祕魯使館參贊之職，他也參加方才總監那裏的會議，他奉着他長官祕魯公使的命令，擔任調查我的出身來歷，搜集這事的證據文件。』說着，又掉頭向參贊道：

『親愛的卡歇爾先生，你不是正要找我嗎？我們離開警署的時候，我本期望……』

那參贊做了個手勢，向麥一指，批立那答道：『不妨，他爲人很乖覺，況且這事，他已知道了。』參贊便不做聲，批立那又按他坐下，說道：

『親愛的卡歇爾先生，這是件什麼事情，有什麼鬼鬼祟祟的，老實說，你講了倒可省些時光，依我猜測起來，你不是又要錢使了嗎？多少呢？』參贊還有些狐疑不決，向着麥瞧了一眼，忽很決然地滯重地說：

『五萬法郎。』

批立那嚷道：『貪心的人呀，你自己知道，你說些什麼，五萬法郎不是一大筆款子嗎？況且……親愛的卡歇爾，我現在得把舊事一提，三年前我和你在亞爾及爾結識，那時你正在那裏遊歷，那時我就已知道你的爲人，我問你可能在三年內，用我批立那這個名字，把我變成一個西班牙的祕魯人，並且須有可靠的證書，并證明他祖上都是體面的人，你就一口答應下來，都時我們便定了個二萬法郎的價目，上星期，警務總監向我要證書，我便來瞧你，才知道你剛受命擔任調查我的祖先，各事幸虧早已預備，有了個祕魯貴人叫批立那的證書，就此略加變動，就算了我的祖先，你在總監面前的說話，也是早已議好了的，我便付給你二萬法郎，這交易也可就此結束，現在你還要什麼呢？』

那參贊聽了這一番話，毫不驚慌，把肘撐在桌上，很鎮定的說：

『三年前，我和你成交的時候，我當是替一個上流人物辦交涉，他混跡在駐外兵團裏，要恢復祖業，留待日後享用。今天却是和小摩而登遺產的承受人辦交涉，這人在明天用了假名，就可拿到一百萬法郎的一筆大款子，再過幾個月，說不定要拿一千萬法郎咧，那件事，可是兩樣嗎？』

批立那道：『倘我不答應呢？』

參贊道：『那我便去報告律師和警務總監，聲明我是誤查，這人並不是批立那，那末你非但得不到那筆遺產，也許還得坐監牢呢。』

批立那道：『聰明的先生，坐監牢也得和你同去。』

參贊道：『我嗎？』

批立那道：『當然，你以犯了個欺詐和私改文書的罪名，我難道就此甘休不成。』

參贊聽了，只不回答，他本是個大鼻子，這使那鼻子引得更長了，夾在兩道八字鬚裏，形狀可笑得很。批立那笑道：『卡歇爾先生，你別作這怪模樣，沒有人來中傷你的，不過你也不要來挾制我，人家比你強得多的，也一試便斃，你總算忠誠地幫我的忙，不曾大拷竹槓，卡歇爾，你也太不知足了，現在總理會了，大家棄兵媾和，對於你那好友批立那，別再施展卑劣的手段。』說着，取出一本梁南銀行的支票簿，說：『親愛的朋友，這裏有二萬法郎，算是小摩而登遺產承受人送你的一份禮儀，你把這支票藏在袋裏，再向那仁厚的上流人表示出極端的敬意，然後，你去吧。』

那參贊便照着做去，微微的笑了笑，藏好支票，說了兩聲謝你，逕自去了。批立那罵道：『卑劣的獵狗……探長，這把戲可好？』

麥直路司呆呆的瞧了一會，說道：『你究竟是誰先生？』

批立那道：『他不會告訴你嗎？我是一個祕魯貴人，或西班牙貴人，我也不知道是那一個，總之，是魯意批立那。』

麥道：『我方才聽見……』

批又道：『我是最近隸屬於駐外兵團的。』

麥說：『夠了。』

批仍道：『是得了功牌和金線制服的。』

麥說：『夠了。你同我到總監那裏去。』

批接着道：『我是近在蘇里地方做個囚徒，又做了新近的俄國親王，最近又做刑事偵探科長，又……』

麥探道：『你瘋了麼，你說些什麼？』

批答道：『這是實話，你問我是誰，我逐一告訴你，再以前，我的名稱還要多啦，什麼侯爵啦，伯爵啦，公爵啦……』

麥直路司便伸出兩手，放出用慣了的粗蠻手段，批立那的手腕抓住了說：

『別多講，我不管捕的是誰，有話你可到總監跟前講。』

批立那道：『亞歷山，別高聲，傻子，你不認得我了嗎？』

麥直路司聽了這話，那捉住批立那的那隻手，便自然的放鬆了，突出了眼珠，只是發呆，像一時想不起來了，他瞧瞧批立那的笑貌聲音，他那亞歷山這個小名，並不是他的原名，幾年前只有一個人喚他，難道他就是這人不成？便喃喃的道：

『你莫非是……不，你早已死了。』

批立那道：『我死了，難道和生的有關係麼？』

麥直路司越發疑惑批立那拍着他的肩道：『誰把你荐到警局裏去的？』

麥道：『偵探部長來腦門。』

批又問：『來腦門是誰？』

麥道：『就是我主人亞森羅賓。』

批立那道：「好，亞歷山，你須知道，你主人做偵探部長，比做一個死而復活的批立那要難得多。」

麥探默默的把批立那看了一回，忽然漲紅了臉，憤憤的道：

「是了，不過我警告你，我現在身為偵探，只知道秉公辦事，你不要在我面前弄神搗鬼。」

批立那聳肩笑道：「亞歷山，你吃了誠實飯，但你的智慧沒有長進，誰說我是復生，我難道真會幹那欺詐的事嗎？我是要替小摩而登復仇，找出他真確的後嗣，把所遺的財產分給他們，這可算是二個秉公辦事的人嗎？」

麥道：「是的，但……」

批立那道：「你說我心地不光明嗎？那你儘可用任何方法來觀測我，我若有一點污點在行爲上，那你可以把我雙手縛住，可好？」

麥道：「我是沒有問題，但你那些老伙伴，不會敗露形跡嗎？」

批道：「我已把他們送到法蘭西國外去了。這是我的計劃，我把你獨留在警署裏，將來或許有用，現在可證實了我的計劃是不錯的。」

麥道：「倘巡警們瞧破你，他們不要捕捉你嗎？」

批道：「那是不能的，他們不能逮捕我。」

麥問：「這爲什麼？」

批道：「這個你早已說過，我早已死了。」

麥直路司聽了，恍然大悟，笑道：

「老主人，這很好玩，我得照前一樣聽你的指揮，哈，你早死了，葬了，沒人見了，這何等的可笑啊！」

在松溪路砲台附近，有一所很精緻的住宅，左邊一座小花園，園裏有一間很大的房子，像是書房的裝飾，因此園中只曠了疎疎的幾枝樹，一條草地旁邊，有着一道蒙滿長春藤的欄杆，正中對着松溪路，開了一扇大門，這就是測繪工程

師的私宅。再說麥直路司受了批立那的指令，在拍山警區間區官要了兩名巡警，當夜去守望方維耳的住宅，見有形迹可疑的人要進去，便把他逮捕，做完了這事，麥批兩人在附近用了晚飯，到方宅的時候，正當十點鐘。批道：

『亞歷山，你怕嗎？』

麥說：『我怕什麼？』

批說：『爲着要保護方維耳父子，須得跟一班兇徒爭鬪，那班兇徒，很注意他們父子，又很是機警，你我的性命，十分危險。你怕麼？』

麥說：『懼怕是從來不曉得的，況現在有你同在，還怕什麼呢？』說罷，使用力按那門鈴。

(三) 神秘的雙屍

那時便有一個男僕來開了門，麥直路司把自己的名片，給男僕去通報，不一會，方維耳來迎接兩位客人到書房裏，見室內有一張桌子，上面有一具活動的電話機，此外還雜亂地堆着些西籍小冊和新聞紙。還有兩只很高的寫字檯，上面擺着些圖畫，再有幾個玻璃廚，裏面都是些象牙和鋼鐵的模型，和工程師用的器械，這都是主人自己發明或製造的。靠牆擺着一張大沙發，室隅一架盤旋的扶梯，通着一條圓形的走廊，上面掛着一個電燈架。

麥直路司向主人述了來意，又替批立那介紹，說也是總監派來的，又說總監很替他們父子擔憂，所以不等明天，先派我們來伺候，請主人小心防備。

方維耳起先有些不快說：『我早已防備了，恐怕你們倆夾在這裏，或許有損無益的。』

麥道：『爲什麼呢？』

方維耳道：『引起仇人的注意，妨礙我搜集需要的證據。』

麥道：「你能仔細說明嗎？」

方維耳忙道：「不能，明天早上以前，不能說明。」

批立那搶着道：「倘太晚了呢？」

方道：「明天嫌晚嗎？」

批道：「警長范洛曾說過，今天晚上有兩件暗殺案，是不可免的。」

方維耳道：「今夜嗎？不，我決定不是今夜。」

批道：「是的，范洛是知道的，你却不知道你仇人的祕密，他或許比你多知道些，因為范洛已被人嫌疑，有人聽見一個拿着烏木司的克的人，在密察他的行動，終於他被人暗殺了。」

方維耳聽了這話，才有些相信，說道：「好了，今夜你們不是要守在這裏嗎？」

批答道：「正是。」

方維耳道：「這是耗費時光，你們還要做什麼？」

批道：「這屋子是誰住的？」

方道：「除我父子之外，第一層還有我的妻子住着。」

批道：「方維耳太太沒有受警嗎？」

方答：「他却沒有，我父子兩人，因受了暗殺的恐嚇，已有一個多星期，我不睡在自己的臥室裏了，假託着我有一種文件，須寫到深夜，卻一個人關在這裏，和我的兒子。」

批問道：「令郎也睡在這裏嗎？」

方答道：「他睡在上面一間小屋裏，是我設計好的，要到他那裏，必須經過這內部的梯子。」

批又問道：「他現在在那兒嗎？」

方答道：「他已睡着了。」

批問道：「他現在幾歲？」

方答道：「十六歲。」

批又問：「你掉換房屋，顯見你怕有人來謀害你們，你心中疑心誰，就在這屋子裏嗎？是你們的用人，還是從外面來的，要是外人，又怎樣進來？」

方維耳仍固執着道：「明天，明天可把各事說個明白。」

批道：「今夜爲什麼不說呢？」

方答道：「我已對你說過了，我須得着證據，因爲單談這事或許有可怕的结果，就是我也很害怕。」

方維耳說時，果然現出害怕的神情。批立那也未便再去強逼他說了，因道：

「很好，只是我要請求你，今夜你得讓我們留在這裏，你若叫喚時，我們也可聽見。」

方維耳道：「那很好，儘可允許。」

這當兒，忽有個僕人敲門進來，說本家娘娘要和主人會見了，就要出去，說着，那位方夫人已跟了進來，麥批兩人連忙站起來，和夫人相見了，瞧那夫人年紀在三十五歲左右，面貌很是和悅美麗，晚服外面，披着一件長的絲綢大衣，露着兩肩。

方維耳道：「你今夜要出去嗎？」

夫人道：「你忘了嗎？那奧佛拉家在戲園裏，特地替我留下了個坐位，你還叫我看好了戲，到攸新琴夫人那邊去參預茶會……」

預茶會……

方維耳道：「是的，我因作事很忙，都忘記了。」

夫人道：「你不來接我嗎？」

方維耳道：「爲什麼？」

夫人道：「他們喜歡這樣？」

方維耳道：「我却不歡喜，況且我身子不很舒服。」

夫人道：「那末我替你向他們道歉吧……愛得門那孩子不在這裏嗎？我要和他接吻祝晚安呢。」

方維耳道：「他已睡着了，你不要去驚醒他，現在車子已經預備好，你去作樂吧。」

夫人道：「你說我作樂嗎？戲園子裏和茶會上，也沒甚樂處吧。」

方道：「總比悶在家裏好得多。」

夫人聽了，也不作聲，便和丈夫行了親額禮，又對二客行了鞠躬禮，便獨自出外，隨着車聲鳴鳴的去了。

方維耳起立按鈴，說道：「我自身的危險，這裏沒有人知道，就是我那做工多年誠實的老僕馱丸，也沒有知道。」說

時馱丸已經進來，方維耳對他說：

「我要睡了，你可收拾起來。」

馱丸便把那大沙發的上部打開，做了一只便榻，鋪了被褥，又受了主人的吩咐，打了一瓶清水，和一只玻璃杯，一盤餅乾，一盆水菓。方維耳吃了二片餅乾，剖了一只蘋果，見沒有熟透，又取了兩個，看仍是不好，便都放下，去剝了一只梨子吃了。便吩咐馱丸把這盆水菓留下，又說：

「今夜這二位客人留在這裏，你不可對人講起，明天早上，我不撤鈴，你不可進來。」

那老僕一一答應了，又把一盆水菓放在桌上，便出去了。批立那處處留心，把盆裏水菓一數，共有三個梨兒，四個蘋果。這時方維耳已循着扶梯，沿走廊到他兒子臥室裏去了。批立那在後跟着，只見這間臥室上面雖開着天窗，卻加一層板扉，釘得很緊。方維耳道：

「我常在這裏，做電學上的試驗，因怕有人來窺探我，所以把上面的窗洞釘斷。」停了一會，又低聲說

「他們偵察我好久了。」說着，二人又下樓。方維耳一看手錶，已是十點一刻，便要和二位客人道別就寢。原來方維耳在大門到書房間的一條走廊裏，已替兩位客人放着二只安樂椅，兩人可以在這裏歇歇，只是方維耳還沒有和兩人作別，忽然身子非常疲弱，臉上和頸裏汗出如雨，身子發抖。

批問道：「你怎樣？」

方道：「我害怕。」

批道：「不是有我們倆在着嗎？你高興的話，我們可通宵在你的榻前。」

方維耳用力拍了一下批立那的肩膀道：「你們有十個或二十個都不中用，他們任意去幹，無所不爲，他們已殺了警長范洛，還得殺我們父子倆，哦，上帝可憐我，我受着痛苦。」說時已屈膝跪下，又道：

「上帝可憐我，我和我兒都不能死。」說着忽又立起來，同着批立那到一個玻璃櫥下，把櫥門開了，露出個砌在牆裏的小鐵櫃說：「這裏頭就是我三年來逐日記下的歷史，我倘遇着不幸，那就可替我報仇了。」說着，忙從衣袋裏取出鑰匙，把鐵櫃開了，見裏面四分之三是空的，只有一架上，在亂紙堆裏，現出一本絨布面的日記簿，圍着一條橡皮帶，方維耳拿着日記簿，鄭重地說：

「都在這裏面了，我把怎樣設計捕捉他們的話，都已寫在裏面，你須記着，我現在仍舊歸原了。」

這時方維耳態度漸漸平靜，把櫥門關上，埋了幾張紙，關了天花板中的電燈，旋亮臥榻上的電燈，請批麥兩人出去。這時批立那正在瞧着兩扇窗的鐵格，瞥見進來的門對面，還有一扇門，因又動問主人，方道：「這是我營業上熟客出入的，我有時也從那面進出。」

批道：「這是通花園的嗎？」

方道：「正是。」

批道：「這門關好沒有？」

方道：「早已鎖好了，又加上鐵栓。這兩扇門的鑰匙，和花園門上的一塊兒在這裏。」說着把一串鑰匙，一本袖珍日記和一只手錶，開了發條，一起放在桌上。批立那便取了鑰匙，去開了那鎖了加栓的門，走了三級石級，便是一個狹長的園子，依着長的一邊走去，在長春藤裏，聽見馬路上，有兩個巡警正在踱着，那園門已是鎖得緊緊的，回來說：

「你可安睡了一切都無礙。」主客便各道晚安，主人目送那二人出去。那書房和甬道中間有着兩扇門，一扇慢着花旗布，另一扇在甬道和門堂中間，却有一層厚布隔開。

批立那對麥直路司道：「你可去睡了，我守在這裏。」

麥道：「我們輪流坐守，輪到我時，你叫醒我好了。」於是二人分別坐下，有時交談幾聲，不久麥已睡着了，批立那聳起了耳朵，一動不動的坐在椅子裏，門外不時有汽車和街車經過，遠遠的還有火車開行聲，批立那幾番到房門口探聽，並沒有聲音，料想主人是熟睡着吧，便自語道：

「怕什麼呢，馬路上既有人守着，除了這路，又沒有人能進房。」

到了兩點鐘，門外停了一輛車子，便有男僕出去，批立那開了甬道裏的電燈，把門帘微微扯開，見方夫人已進來，後面跟着歌丸，夫人一直上樓，梯級上的電燈也熄滅了，約莫隔了半點鐘，樓上有人聲和椅子移動聲，以後便靜寂了，這時批立那倒不安起來，他想去瞧瞧主人，到底他睡着沒有，便拿了燈，推門進去，到臥榻前，見方維耳朝牆睡着，批立那這才安心，回到甬道裏，搖着麥直路司道：

「醒醒，輪到你了。」

麥問：「沒有什麼嗎？」

批答道：「沒有，他睡着了。」

麥又問道：「你怎麼知道？」

批答道：「我去看過了。」

麥道：「我真睡得熟了，怎麼一些也沒有聽得。」說着，跟了批立那到那書房裏，批立那道：

「你別打擾他，讓我打一回盹。」批立那打盹時，心裏仍很明白，他數着時鐘敲的句數，到後來外邊人聲嘈雜，有送牛乳的小車聲，早班火車的汽笛聲，不一會，屋子裏便有人走動了，日光漸漸佈滿一室，麥直路司道：

「我們去吧，免得在這裏攪醒他。」

批立那忙搖手道：「你別作聲，你要驚醒他了。」

麥說：「我並沒有驚醒他。」批立那口裏雖說的確的確，但心想這樣的聲音，竟不能把他驚醒，不免胆寒起來，臉上也起了變化。

麥直路司道：「你怎麼，這樣的臉色。」

批道：「沒有什麼，我害怕。」

麥聽了發抖道：「怕什麼，你昨夜不也是這樣說的嗎？」

批道：「是的，就爲這個緣故。」

麥道：「但是……」

批道：「你還知道我駭疑的是什麼嗎？」

麥道：「不知道是什麼？」

批道：「我懷疑他已經死了。」

麥道：「你瘋了。」

批說：「我也不明白，只是我有一個死的印象。」這時批立那拿着燈，對着臥榻欲進不前，他本是什麼都不怕的，這會却再也沒有胆量把燈光射到方維耳的臉上去，靜悄悄的室內，佈滿了恐怖的空氣。這時麥直路司說：

「他一動也不動呀。」

批道：『我知道，我害怕的是因爲他一夜沒有動過。』

批立那鼓起勇氣走到臥榻跟前，這位工程師好像並沒有氣息，這會批立那決然地去摸他的手，但已冰冷了，他却沒有慌亂，急叫開窗，窗開了，日光充滿了一室，只見方維耳臉已浮腫，滿現着櫻黃色的條紋，批立那低聲說：

『他已死了。』

麥直路司急道：『奇怪。』兩人和石人一般的對着那可怕現象發呆。約莫過了二三分鐘，批立那忽的想着一件事，急忙走上扶梯，沿着走廊，趕到樓頂室內，見方維耳的兒子愛得門也僵臥榻上，面色如土，早已死了。

麥直路司連嚷怪事道：『我們倆終夜廝守着，保護他倆的性命，他倆却早已變做死鬼，這不是笑話嗎？』

批立那知道麥直路司話裏有因，說道：

『不錯，這事我可辦不了。』

麥道：『你辦不了，難道叫我辦得成麼。』

批說：『你只在昨天起，才經手辦這種事？』

麥說：『你不是一樣的麼？』

批道：『是的，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但那些兇徒已謀劃好久了……但我羅賓眼睜睜地守在這裏，他們幹了這事，我竟不見不聞，這怎麼好呢。』說着，露出愛得門的肩頭看時，已有了刺痕。

因說：『我想他死父身上，也有這樣的刺痕，可憐的小友，他形狀雖不强壯，但面貌姣好，他媽知道了這消息，不知要怎樣震驚驚咧。』

麥直路司不住嚷着奇怪，批又道：

『我們敢發誓，非把暗殺他們父子的兇手拿住，照法律懲處，替死者報仇，決不住手。』

麥道：『我也敢發這誓。』

批道：『好了，現在得辦事了，你立刻去打電話給警署，吾知道總監見你立刻報告，並沒延挨，一定嘉許的，因為他對這事十分注意。』

麥道：『倘下人們進來呢？倘夫人……』

批說：『吾們不開門，也沒人進來，等總監來了，由他把父子同死的話，告訴夫人，你快些去吧。』

麥道：『且慢，還有一件極要緊的事，我倒忘了。』

批問：『什麼事？』

麥道：『就是小櫃裏的一本絨布面的日記簿，是寫着謀害方維耳的一切計劃的。』

批說：『不錯，鑰匙也還在桌子上。』說着二人奔下樓來。

麥說：『這個由我去辦，你未便去動那鐵櫃。』說着，取了那串鑰匙，開了玻璃櫥門，用鑰匙開了好久，才把門開了，麥

直路司雙手探入鐵架上的紙堆裏，批說：

『拿來給我。』

麥問：『什麼？』

批說：『日記簿。』

麥說：『我找不到，已經沒有了。』批立那急得發呆，那本絨布面的日記簿，他們親眼看着方維耳放進去的，現在竟不翼而飛了。麥直路司搖頭道：

『奇了，那末這日記簿，兇徒們是知道的。』

批道：『不單是這事，另外還有許多，我們莫明其妙，他們却都知道的，現在你快去打電話。』

麥直路司去了不久，便得到回音，說已去請總監聽電話，他快要來了，批立那一人仔細察看室內各物，一會兒，在麥直路司身旁坐下，默想了一會，眼光注視到水菓盆裏，自語道：

「四隻蘋果，只餘下三隻，難道他吃了一隻麼？但他不是嫌那蘋果太生嗎？」說罷，又默坐了一會，忽然仰頭說道：

「這件暗殺案，是在午夜十二點半鐘，我們沒有入室以前已下手的，那兇手移動桌上的東西，不防碰下了方維耳放在桌上的手錶，連忙拾起歸原，但那錶却已停了，就停在十二點半鐘上。」

麥道：「那末在夜裏二點鐘，我們入室時，在我們身邊和頭上已有了兩個死屍。」

批道：「正是。」

麥又說：「但那兇徒從那裏進來的呢？」

批說：「由那臨街的大門和通花園的一扇門。」

麥說：「他們也有鑰匙嗎？還有那巡街捕呢？」

批說：「正是，他們是有假鑰匙的。那些巡街捕照例巡街，但轉背兒怎能瞧見有人閃入這園子呢？」

麥直路司聽說，呆了半晌，心中只是想那兇徒的胆量，智術和手段，實在驚人，因說：

「這班兇徒真乖覺。」

批立那點點頭，這時，那電話機上的鈴響了，批立那讓麥直路司去聽電話，自己却取了鑰匙，開了門，走到園子裏，希望找些形迹出來，着手偵探，他在長春藤下，瞧見外面的巡街捕，依舊和昨天一樣的往來踱着，他們並沒有瞧見他，並且這屋子裏出了事，他們似乎毫沒知道似的。批立那自語道：「這是我大錯，我派他們這個差使，對於這事的重要性，他們完全沒有知道。」他一邊說，一邊察看地上，見石子路上已印着一帶不甚明晰的足跡，但已證實他的疑心，兇徒確是從園子裏來的，這時他已走在石子路的盡頭，一叢丁香樹葉裏，瞥見一個紅紅的東西，拾起一看，却是一只蘋果，而且就是那盆子裏缺少的心想好了，方維耳並沒吃那蘋果，定是那兇手裏邊有一個嘴饞，拿來要吃，又不知怎樣掉在這裏，批立那再把那蘋果仔細一瞧，嚇了一跳，原來這蘋果已有人咬過，果肉上留着個半圓形的咬痕，那下排牙齒痕，隱隱地成了個曲線形。批立那目不轉睛的瞧着，自語道：「虎齒，就是在警長范洛的半塊朱古津糖上的那副牙齒呀，這可不是偶

然的，也可算一個鐵證吧。」他定了一回心想這個證據，與其自己拿了，一個人去偵訪，還是留給巡警拿去，便把蘋果仍舊丟在樹葉底下，又自語道：「這是虎齒呀，這是那野獸的齒痕呀。」說着，把園門鎖好，又加上栓，回到屋子裏，放下鑰匙，對麥直路司說：

「你和總監打過電話嗎？」

麥說：「打過了。」

批又問：「他來嗎？」

麥道：「來的。」

批說：「他不叫你打電話給巡警嗎？」

麥說：「不。」

批又道：「那很好，他定要親自來察看一下，只是偵探署和公眾起訴人的律師呢？」

麥說：「他都已告訴他們了。」

批又說：「亞歷山，我問你，你這樣奇怪地瞧着我做什麼？」

麥說：「沒有什麼。」

批說：「那好了，這也難怪你，就是總監，他信託我派我到這裏來，人家問起，他也得說明個理由，我們幹的事，你負完全責任，你不是和我表同意嗎？這於你也是有益，凡事你儘可出面担当，不必提及我，還有，你可別說昨夜在甬道內打過盹，因為你要受罰的，你明白了嗎？現在我和你暫別，總監要我時，可打電話到巴奔廣場的我的寓所中，驗屍的時候，我無須到場，老友，再會。」

說着，便轉身向那甬道的門要走，麥忙喊住他道：
「且慢。」

批問道：「且慢嗎？這是什麼意思？」這時麥直路司已把門攔住，說道：「你且慢走，我並不同意，你最好等總監來了再說。」

批說：「我不能管你同意不同意。」

麥說：「但你不能過去。」

批怒道：「爲什麼，亞歷山，你瘋了麼？」

麥低聲說：「你聽着，這事和你有什麼相干，總監當然要和你說話的。」

批說：「嘎，這是總監的意思麼？但我却不受他的命令，無論是誰，就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總統，我也不受他的束縛，我說得夠了，你讓路吧。」

麥直路司展開兩臂，堅決地說：

「你不能過去。」

批大聲說：「亞歷山，我再說十遍，你讓我過去吧。」

麥說：「你說一百遍，也是不能過去。」

批怒道：「該死的，快去吧。」說着，抓住了麥的兩肩，用力轉過去一推，麥直路司便跌在那只沙發中，批立那便開門要走，只聽得後面喊道：「不要走，否則我要開槍了。」批立那立住回頭一看，只見麥直路司已爬了起來，拿着手槍，面上露着堅決的樣子，槍口正對着他待發，似乎並不是和他開玩笑的。心想麥直路司以前是我的伙伴，忠僕，現在怎麼變得這般呢？便走上去，按下他的兩只臂膀，說：

「你是奉着總監的命令麼？」

麥直路司不安地答道：「是的。」

批又問道：「他叫你看着我，等他來嗎？」

麥又道：『是的。』

批又問道：『他叫你阻止我要離去的意思嗎？』

麥道：『是的。』

批道：『攔阻我的方法，甚至用槍彈對付我嗎？』

麥又道：『是的。』

批立那想了一回，又鄭重地問道：『方才我倘真走時，你真的要開槍嗎？』

麥探低下頭去，微微答道：『是的。』

批立那見他並無怒色，倒有表同情於他的樣子，因又道：

『麥直路司我不發怒，我倒贊許你，但你得告訴我，那總監爲什麼——』

麥探雖沒答話，但眼光已露出愁苦的神情來。批立那恍然道：

『不，他不會轉這念頭，你心想我犯了罪嗎？』

麥道：『我是知道的，你是不會謀害人命的，但事有湊巧——』

批立那慢慢地念着說：『事有湊巧。』又默想了一回，低聲說：

『這也難怪，就是我也要這樣想，例如我和小摩而登的關係啦，我到巴黎時，正是開讀那篇遺囑的時候啦，我定要在這裏守夜啦，方維耳死後，我可得那遺產啦，加着他指總監是你的長官，他有權節制你的。但老友，你記着，我是一個復活的人，我現在已不是亞森羅賓，不是罪犯，不是盜賊，是個有體面的人，是個合法的受產人，我是魯意批立那，倘把我下了監獄，那更有誰去找那暗殺小摩而登，警長范洛和方維耳父子的兇手呢？』

麥直路司正要答話，批立那阻住他道：

『你聽。』只聽得外面有一輛汽車停下，接着又是一輛，大約是總監和檢驗官等來了。批立那扯着麥直路司道：

「現在只有一個法子，你千萬別說在那走廊裏打過盹。」

麥說：「那是我一定要說的。」

批立那嚷道：「你怎麼傻得這樣，我極厭惡這誠實兩個字，這樣叫我怎麼辦呢？」

麥說：「你去找那罪犯來。」

批道：「你說什麼？」

這時麥直路司反扯住批立那道：

「找那罪犯，否則，那你一定糟糕了，總監這般對我說，巡警要個罪犯，今晚就要。偏派你去找個罪犯來。」

批立那道：「找個罪犯，你說得好容易。」

麥道：「這事在你很是平常，只要稍用一用心就得了。」

批立那道：「但沒有一點兒線索呀。」

麥說：「你一定要去找，我求你去找一個人來，倘你被捕，我是不堪的。你被人家控告一個暗殺之罪，不，我求你去找那罪犯，你足足還有一天工夫，亞森羅賓曾幹過比這更重大的事呢。」

這時他連哭帶說，搓着手，模樣兒很是可笑，他因見舊主人危險臨頭，又驚又憂，這情形很足動人。這時他們從門帘裏，已聽得堂屋中，警務總監的聲音，接着又有兩輛車子，在外面停下，那定是警士的了，這屋子四周已被圍住，批立那默然不語，麥直路司的面上，帶着憂色，好像還在求他，停了一會，批立那才道：

「亞歷山，照情形看來，你的料事察理，很是明確，此後幾小時中，我倘不把暗殺方維耳父子的兇手交出，那末今天四月一日的晚上，我魯意批立那保不住要入獄了。」

(四) 兩個嫌疑犯

約莫在上午九點鐘光景，警務總監走進那演出兩重慘劇的書房裏，見了批立那，頭都不點一點，其他的官員們，這時也只當他是個麥直路司的助手罷了。總監把兩個屍首約略看過，又由麥稟明前情，總監便回到堂屋裏，走到第一層樓上的一間客室裏，方夫人已得了信，立刻就出來接見，下人們也都得到凶信，由堂屋裏經過，紛紛亂走。批立那便獨自悄悄的掩入堂屋，走下樓梯，只見門口把守着二人，見了他說：

『你不能通過，這裏有一道命令。』

批道：『命令嗎？誰的命令？』

那人道：『總監。』

批立那笑道：『真倒霉，昨夜餓着肚子，一夜沒睡，今天還要叫我餓肚子麼。』

那兩人做了個眼色，便有一人和總管歇丸講了幾句話，只見歇丸穿過食堂，走到廚下，拿着一個馬蹄鉄式的麪餅，遞給批立那。

批說：『也好。』說罷，拿着餅，走到甬道裏，坐在椅子上等候。從那書房門裏望去，見檢驗官正在搜查，醫官對那兩具屍體，先做初級檢驗，已認出受毒的地方，和前晚在警長身上認出的一樣。接着探捕們把兩具屍體，移到他父子從前常宿的兩間臥室裏。然後總監下樓來對官員們說：『可憐的婦人呀，他起初還不信，後來才明白了，便暈倒在地上了，試想他丈夫和兒子，一旦雙亡，多麼可憐呀。』此後批立那就不再聽見什麼了，門也關了。接着有兩名偵探，分立在堂屋裏甬道口，像是總監對外邊發出命令的樣子。批立那自語道：『這會看光景亞歷山是不能倖免了。』

十二點鐘了，歇丸給了他些食物，接着又是苦等了好久，書房裏和屋內的檢查，這時又接續起來。批立那只聽得從各方面傳來嘈雜的聲音，自己也覺得乏了，便也在椅子上睡去了。到了四點鐘，麥直路司把他喚醒，引着他走向書房裏去，路上低聲說道：

『你找着那暗殺犯沒有？』

批道：『這是易如反掌的事。』

麥直路司當是真的，心中立刻大慰說：

『那好了，否則你可糟了，你也知道的。』說着，批立那走進書房，見裏面早有許多人在着，檢驗官啦，偵探長啦，公家律師啦，本區警官啦，還有兩個警長和三個着號衣的警士。總監向批立那道：

『先生，你既是摩而登一姓的遺產繼承人，昨夜這裏出了兩件案子，你又在這裏，請你把這案的詳情，仔細報告給我聽。』

批說：『你派我在這裏守夜，現在探聽我，換句話說，就是把我說的話，和麥探說的是否相符，可是嗎？』

總監說：『是的。』

批又說：『也就是說，我所幹的事，在你眼裏，是不是犯了嫌疑嗎？』

總監遲疑不答，見批立那態度從容，十分佩服，便道：

『你且不要問，你可把所曉得來告訴我。』

批立那鞠躬道：『是聽你的命令。』於是批立那把前後詳情，說了一遍。總監默想了一回，問道：

『你昨夜兩點半鐘，進室來坐在方維耳身邊，看不出他已是死了的嗎？』

批道：『看不出，否則麥直路司和我，便要聲張起來。』

總監又問道：『花園門是關上的嗎？』

批答道：『鎖上的，在七點鐘時，我才開那門。』

總監問道：『你用什麼方法去開的？』

批答道：『放在桌上的鑰匙。』

總監又問道：『那凶手怎樣從外面進來的呢？』

批道：『用假造的鑰匙。』

總監道：『何以見得，你有什麼證據沒有？』

批道：『沒有。』

總監道：『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們只能認爲那園門沒有從外面開過。那凶手是在這屋裏。』

批忙道：『但是除我和麥直路司之外，沒有第三人在這裏。』於是靜了一回，總監又問：

『你一夜沒有睡嗎？』

批答：『沒有，直到最後才睡。』

總監又問：『你在甬道中沒有睡嗎？麥直路司呢？』

批答：『沒有，麥直路司却在椅子睡到二點鐘後，到夫人回來時才醒。』說罷又靜默了，總監和檢驗官私語了一會，

遂又問道：

『昨天晚上，方維耳開那鐵櫃給你們看時，你們瞧見些什麼？』

批道：『在一個架上，有一堆紙，裏面夾着一本絨布面的日記簿，後來却不見了。』

總監問：『那些紙你沒有動過嗎？』

批答：『鐵櫃和裏面的東西，都不曾動過，麥直路司想已對你說過了，當時他叫我站在一旁。』

總監道：『這樣你沒有和那鐵櫃接觸嗎？』

批答：『沒有。』

總監望着檢驗官點頭，又道：

『倘此刻有一件東西，或是一種裝飾品上掉下來一件小物，那飾品的主人，是我們熟識的，他曾在這裏過了一夜，這事你看怎樣？』

批立那低頭未答，總監又向他逼問，批才答道：

「那不能否認，這人和兩件暗殺案，當然有關係的了。」

總監道：「是呀，我們至少也得嫌疑這人，可對嗎？」

批答道：「是的。」

總監又追問道：「你的意思是這樣的嗎？」

批答道：「是的。」總監便從袋裏摸出一個小包，裏面包着一粒小的綠石，拿給批立那看道：

「這一粒翡翠，是我們從那鐵櫃裏得來的，這無疑是由你那只戒子掉下的。」

批立那聽了，勃然大怒，切齒不語，見自己帶着那只鑲滿翡翠的戒子，果然少了一粒，把總監手裏的一粒拿來配上，果然不錯。

總監道：「你怎樣說？」

批道：「這戒指是我第一次救小摩而登性命時，他送給我的，這翡翠原是這只戒子上掉下來的。」說畢，便在室中打轉，沉思着，又看看麥直路司，麥對他說：

「時候快到了，你還不把那罪犯交出來，等候什麼？」

批立那微笑，把一只旋椅的背，旋轉着，又坐下說道：

「麥探，昨天晚上，明明是你給我權利，你負着很大的責任，結果，你所要緝拿的罪犯，就是我自己，你想：我身在這裏，門是裏面上鎖的，出事的時候，你又是睡着，鐵櫃內又有那粒翡翠，加着方維耳父子死後，小摩而登的後嗣無人，我便能得到一百兆法郎的遺產，證據確鑿，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只有跟你到監獄裏去，否則……」

總監道：「否則怎樣？」

批道：「否則只有把真罪犯交出。」

總監微微一笑，取出錶來了道：「我且等你一會。」

批道：「因為搜尋真相，略為費時，但只消一個鐘頭。」

總監道：「我等着你。」

批道：「麥直路司，你去告訴歇丸，說總監喚他。」

總監也向麥探點頭，麥便出去了。

批立那對總監道：「總監，翡翠的出現，在你是一個對我不利的證據，在我却也是一個重要的發現。我想那翡翠必是從我戒子上掉在地上的，只有四個人，能看見拾起，放在鐵櫃裏，來證實我的罪名，這四個人，第一個是你的偵探麥直路司，第二個就是那死者方維耳，第三個就是總管歇丸，我須問他幾句，但不要多少時間。」果然盤問歇丸，一會兒就好了，他證明方夫人沒有回來的時候，沒有替誰開門，他在廚房裏和一個女傭和一個男下人，鬥葉子戲，沒有離開過。」

批立那道：「好，還有一句話，你一定在報紙上見過警長范洛的照相，和他被害的事迹。」

歇丸說：「是的。」

批又問道：「你認識他嗎？」

歇丸說：「沒有。」

批又問道：「或者他昨天到過這裏？」

歇丸說：「我不知道，主人時常自己接引許多賓客進來的。」

批說：「你沒有別的證明話嗎？」

歇丸答道：「沒有了。」

批說：「你去告訴方夫人，說是總監要會他。」

歇丸聽畢，便出去了。檢驗官和公家律師靠近來，十分驚訝。

總監說：「怎麼，方夫人和這案也有關係麼？」

批立那道：「方夫人也許是瞧見我翡翠跌落的第四個人。」

總監說：「那末我們確實的證據也沒有，就可以說一個婦人會弄死他的丈夫和兒子嗎？」

批立那道：「誰說過這話？」

總監說：「那末……」

批立那總是不答，總監發怒道：

「很好，我警告你，不要開口，我要問方夫人什麼話？」

批道：「你只須問他除了他丈夫之外，可還有誰是羅蘇氏姊妹的後嗣。」

總監問道：「你問他這個做什麼？」

批道：「因為倘另有後嗣，這偌大的遺產，該歸他繼承，沒有我的份兒，方維耳父子的死，是於他們有益，對我並沒有好處。」

總監喃喃的道：「那自然，只是……」話沒說完，方夫人已進來了，夫人的眼皮雖哭紅了，但卻沒有減少他的美麗，只是他的眼光和一切舉止，都露出驚慌的樣子。總監謙和地說：

「請坐，夫人，恕我冒昧，但光陰很寶貴，府上出此不幸，我們當盡力替死者伸冤。」

夫人的淚痕還沒有乾，嗚咽地說：「總監，倘巡警需要我……」

總監道：「是的，只要稍問幾句，夫人的姑娘，不是已死了嗎？」

方夫人道：「是已經死了。」

總監又問道：「他母家姓羅蘇氏，他是出身聖意汀的嗎？」

夫人答道：「是的。」

總監問道：「他是叫伊里沙嗎？」

答道：「是的。」

又問道：「你丈夫可有什麼兄弟姊妹沒有？」

答道：「沒有。」

又問道：「那末還有那長年的意瑪里羅穌出外，沒有音信，還有那少年的……」

夫人搶着道：「少年的叫亞美羅穌，就是我的母親。」

總監道：「你說什麼？」

夫人道：「我說少年的叫亞美羅穌，是我的母親，我嫁給我的表兄，就是伊里沙的兒子。」這句話等於一個晴天霹靂，伊里沙的後嗣方維耳父子一死，小摩而登的後嗣，該歸亞美羅穌這一支，眼前的方夫人，就可算這一支的代表。這時總監和其他官員，打了一個招呼，都向着批立那，批立那只是不動，總監又問道：

「你可有兄弟姊妹？」

答道：「沒有，父母只生我一個女兒。」這句話也可以說他就是小摩而登千萬遺產的繼承人。還有一層，世上那有暗殺親生兒子和丈夫的道理，這時總監和檢驗官等，都抱着這個疑問。現在總監對批立那，又漸漸的回復到恭敬的態度，望着批立那，批立那把一張寫着字的名片，傳給總監，總監接來看，想了一回，又問夫人道：

「你的兒子愛得門幾歲了？」答道：「十七歲。」

總監道：「看你模樣兒年紀很輕。」

夫人道：「他是我丈夫前妻生的，他的母親早已死了。」

總監道：「這樣愛得門方維耳……」說時又取出那粒翡翠，遞給夫人問道：

「你認得這粒翡翠嗎？」

夫人接來一看，形色不變，說道：

「不認得，我一個舊式的翡翠項圈，那些翡翠都比這個大，形式也還要整齊。」

總監說：「這是戒子的一部分，是在鐵櫃裏發現的，這戒子的主人是我們熟識的。」

夫人熱烈地說：「你們得找那戒子的主人。」

總監指着批立那道：

「就是他。」

原來批立那遠遠地站着，夫人沒有注意到，這會驟然瞧見了，嚇了一跳，嚷道：

「這位麼？他昨天在這裏和我丈夫講話，還有一位——」說時指着麥直路司，又說：

「你得盤問他們倆，爲什麼在這裏，倘其中一個人是翡翠的主人……」

總監忙岔開了說：「你可把那項圈給我看嗎？」

夫人道：「有什麼不可以，那是和我其他的飾物，同放在衣櫥裏，我去拿他來。」

總監道：「那可不必，夫人的使女也知道那個項圈嗎？」

夫人道：「知道的。」

總監道：「我派麥探和你使女去取來。」說着，麥探領命去了，這時靜默數分鐘，總監的目光，只注視夫人身上，不一會，麥直路司拿着一只大匣子來了，裏面有各樣的飾物，總監在匣子裏，檢出那個項圈，見上面的翡翠，果然不同，而且並沒有失落，後來揭開一個藍寶石面的匣子，見裏面有兩個同樣的鑰匙，就是開那花園鎖栓的。總監指着兩個鑰匙，訝然道：

「這東西那裏來的？」夫人面不動色，鎮靜地說：

「我不知道，這已經有了好久了。」

總監說：『麥直路司，你把這鑰匙在園門上試試看。』麥探依言，果然把園門開了。方夫人道：『哦，記起來了，這兩個鑰匙是我的丈夫留給我的。』

夫人很自然地說這話，但衆人都已懷疑滿腹的了。

總監又問：『夫人，他們父子遭暗殺的時候，你可是在外面嗎？』

夫人答道：『是的。』

總監又問：『你在戲園裏嗎？』

夫人答道：『是的，我還赴一個朋友攸新琴夫人家的茶會。』

總監又問：『你坐自備汽車嗎？』

答道：『是的，不過到了戲園子裏，便吩咐車夫回去，再到攸新琴家來接我。』

總監道：『但你從戲園子裏到攸新琴家，怎樣去的呢？』

這時夫人才明白自己已做了查問的目的物，也不免露着不安的神色，答道：

『我是坐街車去的。』

總監又問道：『這街車是不是從園外廣場上喚來的？』

答道：『是的。』

又問道：『那是什麼時候？』

答道：『十一點半，戲沒演完，我先走了。』

又問道：『你是忙着趕到那朋友家的嗎？』

答道：『是的……也許……』說到這裏，停住了，兩頰漲紅了，嘴唇抖抖地問道：

『你問這些做什麼？』

總監道：「夫人，那是必須的，這對於我們調查的進行，也許有些發明，所以請你告訴我，你在什麼時候到你朋友家裏的？」

夫人答道：「我沒有留心到時間。」

總監道：「你是不是一直到那裏的？」

夫人道：「這時我因有些頭痛，叫車夫慢慢的行過水晶街，再往塞愛街，又重新轉到水晶街……」這回夫人的神情愈加慌亂了，聲音越加模糊，低着頭。總監回頭看看批立那，批立那給他一個紙條兒，上面寫着攸新琴家的電話號碼，總監心想不錯，便走到電話機旁，握着聽筒，報了號碼，不一會已經接通，便問道：

「你是誰，總管嗎？攸新琴夫人在家嗎？那末攸新琴先生呢，也不在嗎？我問你一句話，我是警務總監但斯曼林，昨天夜裏方維耳夫人幾時到你們府上的？什麼，兩點鐘，你不會記錯嗎？剛正兩點嗎？他來了十分鐘就去的嗎？好，但他來的時間，你不會弄錯嗎？這是很要緊的，後半夜兩點鐘，好，謝謝你。」總監打罷電話，轉身見方夫人眼睜地瞧着他，像是發怒道：

「請你說個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總監反問道：「昨夜你從十一點半到兩點鐘，你又在做什麼？」

夫人見問，吃了一驚，跌腳道：「可怕啊，你怎會相信呢？那是不會的……」

總監道：「我沒有相信什麼，這只消你回答一句話就得了。」

夫人正要開口回答，却又縮住，只說了幾個模糊的字句，便倒在椅子，哭做一團，還發出失望的嘆聲。這情形已等於招供，總監離開了夫人，和公家律師檢驗官等私語，只賸下批立那和麥直路司兩人，麥探低聲道：

「我早已知道，你能探出這個案犯的，你的偵探手術，多麼巧妙呀。」麥直路司本來很佩服批立那，這會更樂得不可開交，又道：

「他們須禁押這婦人嗎？」

批說：「不必證據沒有足，怎麼出拘票？」

麥道：「還要證據嗎？我望你不要放鬆了她，她攻擊你，也可算是利害了，你得除掉這個女魔。」批立那只是不答，不一會，總監過來說：

「你在想什麼呀？」這話聽去像是問麥直路司，其實却是問批立那。麥探搖搖頭，批立那答道：

「我想這婦人倘真犯了罪，她既然乖覺，不替自己辯護，這也太愚了，真是不能預料。」

總監道：「由此可見……」

批立那道：「這樣顯見得她不過是登場的傀儡，却另有同謀的。」

總監道：「還有同謀嗎？」

批道：「先生，你不聽見他丈夫昨天在寫字間嚷着『那些凶徒』嗎？所以這案中，至少還得有一個同犯，或者就是

警長范洛在旁牛府咖啡店裏被他跟蹤的那個烏木手杖人。」

總監說：「所以今天因嫌疑而拘禁夫人，或者有捉住那共同犯的機會，可對嗎？」

批立那不答，總監又道：

「但要拘禁她，須得到一點證據，你沒有一點線索嗎？」

批答道：「沒有，我的搜查，還只是初步呢。」

總監道：「但這室內，我們却已仔細搜查過了。」

批問：「那花園呢？」

總監道：「也搜過了。」

批問道：「也很仔細嗎？」

總監道：「未必。」說着便差麥直路司再去搜查，不一會，麥探拿着一個蘋果回來，說是在長春藤底下拾得的。總監

接到手裏，和檢驗官等談了一回，便又到夫人跟前問道：

『你昨夜做些什麼，還不能告訴我們嗎？』

夫人輕輕地答道：『能夠，我雇了一輛街車兜圈子，又步行了一會……』

總監道：『我們要證明這件事，只須找到那街車就得了。現在却有一個機會，你可以替自己洗刷，也可以解破我們的疑團。』

夫人說：『聽你的命令。』

總監道：『這樣看來，好像那罪犯把這蘋果咬了一口後，丟在後園裏的，你如要避免嫌疑，請你也把蘋果咬一口。』說罷總監便把盛着三個蘋果的盆子，拿給夫人，夫人取了一個，正想咬時，却又停住。總監道：

『夫人，你怕什麼？』

夫人道：『我覺得害怕，這事都是很可怕的。』

總監道：『夫人，我請求你的事，並不重要，結果或許對你是有益的。』夫人才慢慢地提起那蘋果，忽又問道：

『倘我不咬呢？』

總監道：『那聽夫人的便，只是犯這嫌疑，可值得嗎？』

夫人這才決然地張開櫻口，把那蘋果咬了一口說：

『好了。』

這時總監便拿了園子裏找來的那只，兩相比，只聽見眾人嚷道：

『這兩個齒痕，分明是一樣的呀。』

總監抬頭只見夫人呆呆地站着，臉色鐵青，他本是一個美貌和天才的婦人，這回鐵證當前，他也沒法了。總監才說得一聲太太，夫人已發瘋似的說道：

「不，這是不確的，你們要捕捉我嗎？我要入獄嗎？我可沒幹什麼事，我在今天早上才知道的，我可發誓，你們是弄錯了，可憐的夫君，親愛的愛得門，我愛他，他也愛我，我怎會暗殺他們呢？暗殺總得有個目的，你可能回答我嗎？」

夫人這時已經怒極，倔強地站着，伸出一隻手指着檢驗官道：

「你們這樣沒來由的控告我，捕捉我，無理的威逼一個婦人，你們都是些屠夫。」又指着批立那道：

「你更是個惡魔，我明白你的道理，知道你是個仇敵，昨晚是你在這裏，我却不在，一切事情，我都不知道，但他們怎麼不捉你呢？爲什麼不捉你呢……」這末一句話，夫人已是有氣沒力，倒在椅子裏，低頭哭個不住。批立那走過來，提起他的頭說：

「這蘋果的兩道齒痕是絕對相同，所以無疑的都是你留下的。」

夫人道：「不是。」

批道：「但這已不能否認的了，那第一條齒痕，或許是你在昨夜以前留下的，因我好像記得，昨天早上……」總監搶着道：「夫人，這些話都是沒用，因爲我已經問過歐九，他說是他親自在八點鐘時買來的，主人臨臥的時候，盆裏共有四個蘋果，到今天八點鐘時，却只剩了三個，所以園子裏的一個，定是失落的那一個，那齒痕也就是你昨晚留下的。」

夫人辨白道：「這不是我，這齒痕不是我的……」

總監道：「只是……」

夫人道：「這不是我的，我希望倖免，與其入獄，我願意自殺，我可要自殺了。」

夫人說到這裏，兩眼直視，竭力從椅子裏立起來，但立不住，便暈倒在地，衆人忙上去施救，這紛亂的當兒，麥探對 批立那道：

「主人，你可出去了？」

批問道：「我已回復自由了嗎？他們已解除戒嚴了嗎？」

麥答道：『請看，主人，現在和總監講話的人，是在十分鐘前進來，你可認得他嗎？』

批立那依着他瞧去，只見一個赤臉高大的人，正對着自己瞧着，批說：

『這不是深長 宛伯嗎？』

麥道：『你已認出他了，他一見你就認得，你就是亞森羅賓，你想想從前作弄他的種種，他不要報復嗎？』

批說：『他已告訴總監了嗎？』

麥道：『那自然，並且總監已發出命令，倘你一露出要逃的形迹，他們便要捕捉你了。』

批說：『那不會實現的。』

麥說：『我勸你還是早些走吧。』

批說：『有什麼用，我到家裏去，他們知道我的住處。』

麥說：『你還要到家裏去嗎？』

批說：『不回家，睡到那裏去？』

麥說：『你還不知道嗎？這事出後，必有一番計劃，把你旋在裏面，這時大家正向你攻擊，這件暗殺案，你却脫不了干係。』

批問道：『這事你看怎麼樣？』

麥道：『你儘可放手不管。』

批說：『那暗殺小摩而登和方維耳父子的凶手，誰去捉呢？』

麥說：『那自有巡警辦理。』

批說：『亞歷山，你是蠢驢。』

麥說：『那末你再去做亞森羅賓，儘管獨自去奮鬥，只是切不可做批立那，因這太危險了，並且於你無涉的事，你不

要關心。」

批說：「你說什麼？我因有千萬財產的關係，才注意這事，倘批立那的地位不牢守，那末千萬錢財的資產，不是要被人家從自己手裏搶去麼？」

麥說：「倘你被捉了呢？」

批說：「不能，因為我已經死了。」

麥說：「亞森羅賓雖死，但批立那仍活着。」

批說：「今天他們不捕捉我，我已心安了。」

麥說：「這不過是暫緩之計，此刻已發出嚴重命令，要把你的住宅圍住，日夜看守呢。」

批說：「那很好，我一人在晚上，本覺得害怕，他們能守護我，不是更好嗎？」

麥說：「主人，你說什麼？」

批說：「我不說什麼，我知道他們決不敢捕捉我的。」

麥說：「你以為宛伯會對你好嗎？」

批說：「宛伯那傢伙，我毫不在意，他沒有奉着命令，能怎樣嗎？」

麥說：「但他們已給他命令。」

批道：「令他跟蹤我是有的，捕捉我恐怕未必吧，總監這樣信任我，只能幫助我，況且這案情複雜離奇，單是你們也找不出頭緒來，早晚你們須來找我，因為除了我，你們偵探署裏的人，不能和這些仇敵奮鬥，亞歷山，我等着你。」

第二天，那兩個蘋果上和半塊朱古律糖上的齒痕，已由專門家驗明，都是一樣的，一個街車夫也來證明，有一位夫人出戲園子的時候，雇他的車子到亨里馬丁街的盡頭，車到那裏，夫人就下車去了。原來這條亨里馬丁街的盡頭，和方維耳的住宅，只有五分鐘步行的距離，這時車夫又認明了方夫人，確就是她，這樣，方夫人昨夜在那邊一個多鐘頭，做些

什麼？這時夫人便由警士解到警察總署，在案簿上簽了名，這一夜，方夫人就在勝拉撒監獄裏過夜。

同日巴黎各日報館的報紙上，都載上關於這件暗殺案的訪問，並且把發現齒痕等各種詳情也都發表，但這班訪事員却沒有弄明白是誰的齒痕，還有兩家日報館，竟依着批立那所說的，用『虎齒』兩字做這段新聞的標題咧。

（五） 女書記

兩星期後的一天早上，在日耳曼路口，巴奔廣場上一間七八世紀時代式的住宅前，有一個人在散步，他就是批立那，這屋子就是他的住宅，是在一個匈牙利伯爵手裏買來的，除了車馬汽車，伯爵留作自己用之外，還有一應家具，八名下人和一個女書記叫做里文色的，都移歸批立那應用，這書記還兼着迎送賓客和處理家政。因為房屋的華麗，和新主人的豪富，所以一班報館訪員和珍寶販客，終日不斷地來往着。這時批立那看過了馬廄和車房，走過空庭，到他的書室裏，開了一扇窗子，仰首一望，見上面斜掛着一面大鏡子，返照着庭中和圍牆，連帶那巴奔廣場的一邊。批立那靠着窗，自語道：『到現在已經有兩個星期了，那些混帳的偵探，却還在廝守着，真是討厭。』說着，恨恨地坐下，翻閱着來信，見無關緊要的信，閱後便把他毀去，還有那求助請見等信，都一一加上簽註，閱畢，按鈴喚僕人去叫里文色女郎拿報紙來。原來批立那囑咐過里文色，報紙上有關於方維耳父子暗殺案的新聞，每日做個簡明的報告，這位女書記衣服常穿玄色，身材苗條，性情幽靜，常常沉沉地若有所思，弄得批立那也不能推測他胸中的深淺。這會女書記拿着一疊報紙，婷婷地走進書房，批立那接過報紙，看了幾行大字標題問道：

『沒有什麼緊要新聞嗎？』里文色便把報紙上關於方夫人的幾條新聞，念給他聽。批立那聽後，知道警署裏調查，並沒有偵查出什麼，又問道：

『還有什麼嗎？』女郎答道：

「法蘭西回聲報上，有一段論文，標題叫做『爲什麼不捕捉他。』」

批道：「那就是暗指我了。」說畢取過報紙看着，吩咐女郎退去，就打電話給少佐亞司多里，問道：

「你是少佐嗎？我是批立那。」

那邊道：「是的，什麼事？」

批道：「你看過法蘭西回聲報上的論文嗎？」

答說：「看過了。」

「你能爲我勞駕去訪那主筆，求個滿意的解答嗎？」

少佐道：「哦，這是要決鬥了。」

批道：「這事已不能免了，這主筆仗着文才，攪亂我的神經，須得給他個警戒，可以殺一儆百。」

少佐道：「你若決意辦的話，我可以替你跑一趟。」

批答道：「我已決定了。」

少佐不敢怠慢，立刻去訪問那主筆，據說這稿子是外面寄來的，既沒有具名，又是用打字機打的文字，發表出去，他又沒有知道，他只有負完全的責任，就約定在這天下午，舉行決鬥。到了三點鐘，批立那和少佐亞司多里，還有一位官員，一個醫生，同坐着他的自備汽車，出了巴奔廣場，後面跟着一輛街車，坐着那批奉命看守的偵探，一直到了一處叫做親于公園的地方，那主筆還沒到場，便一起下車等着。亞司多里引批立那到一旁道：

「親愛的批立那，你的真姓名，我也不細問，人家文字上說你是虛是實，我也不來考問，我只知你是駐外兵團裏的一份子，你的歷史開始在摩洛哥。我知你必將替小摩而登復仇，保護他的嗣續人，但我有一件事，很是擔憂。」

批道：「你儘管說吧，少佐。」

少佐道：「你得應許我，不可要把那主筆弄死。」

批道：「叫他臥病兩月，可好嗎？」

少佐道：「太久，兩星期得了。」

不久，兩造都到了，各守着劃定的地位，用短劍做武器，不到兩合，那法蘭西回聲報的主筆，一不提防，被批立那一劍洞胸，一交跌倒在地。

少佐埋怨道：「批立那，你太壞了，你不是許我……」

批道：「少佐，我沒有騙你。」這時雙方醫生忙過來看視傷人，一個醫生說：

「不要緊，至多不過休養三星期，倘傷口再深人一英寸三分之一，那就沒命了。」事畢，批立那便回到巴奔廣場的私宅中，那班偵探依舊跟着。這天批立那對於回聲報上的那篇論文，得了一個發明。原來批立那在住宅的天井裏，看見有兩只小狗正在弄那絨線球。這狗是車夫養的，尋常總關在馬房裏，不大放出的。那線頭不住地惹它，到後來那繞線的紙捲兒露出來，批立那見那紙有些字跡，便拾起一看，不覺吃了一驚，他認出那幾行字，就是法蘭西回聲報上那篇論文的開首幾句，全文用墨水寫在滾軸紙上，略有添改的地方，這簡直是那論文的原稿了。批立那喚過馬車夫問道：

「這線球是那裏來的？」

馬車夫道：「想是從那放馬韉轡房裏來的……」

批立那急問道：「你們幾時把線繞上那紙的呢？」

「昨天晚上。」

「這張紙是那裏來的呢？」

「我可不知道，想是從馬車房後面垃圾堆裏拾來的。」

批立那又吩咐女書記去查問用人，也查不出個究竟。但是照那拾得的草稿看來，就可知道那篇論文的作者，必是住在這所住宅裏的人，或是和這住宅中人接近的。原來仇人就在這裏，但這是個什麼仇敵呢？他有什麼用意呢？想是要

批立那受苦。批立那煩惱了一天，到了晚上十點鐘光景，下人報說有個叫麥直路司的要求見，不一會進來一人，身上裹了一件舊大衣，把領頭扯得高高的，批立那見了，忽的向麥探身上撲去，說道：

「我對你怎樣說，你到底要來了，這件事，我知道你們警署裏的人，必然找不出頭緒來，你這會來，可是爲那警長范洛遇害時，出現在勞牛府咖啡店裏的那個，烏木手杖人？」

麥說：「是的。」

「你已找出那人的蹤跡嗎？」

「是的，當時還有一個顧客，已被我查出，和他同時出店，聽他向路人問到紐來地方去的路徑。」

批說：「那你必在紐來地方，查訪他出來了。」

麥說：「我還查出他的名字，叫做牢梯，住在羅爾街，但他已在六個月前，只帶了兩只衣箱，離開那裏了。」

批問道：「在郵局裏你問過嗎？」

麥說：「我已到郵局裏去查過，說明形狀相貌，有一個書記却認出他，說這人每隔十天八天，到這裏來取一次信，但也不過一兩封，又說那批人已好久不來。」

批問道：「來信上寫誰的名字呢？」

麥說：「是縮寫字，好像是 BRW8」

批說：「好了，你去吧，半點鐘內，在那人的地方，我和你相見。」

「誰？」

「就是那烏木手杖人。」

「你沒有知道他的住址。」

「那縮寫字母，不明明指着是里却華倫路八號嗎？你去吧。」說着，帶笑地推麥探出去。不久，他自己也和那班偵探

出門，到了一帶平頂樓屋前，囑他們等候在兩個門口，自己却雇了一乘街車，奔到紐來地方，一到馬德里路口，他便下車步行到里却華倫路，這路就在巴冷森林的對面，在一所小小的三層樓屋前，麥探早已在着，批說：

「這就是八號嗎？」

麥答道：「是的，請告訴我怎樣……？」

「老友，且略等一會。」說着，便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麥懷疑道：「主人，你想些什麼？」

「我不想什麼，我在找尋一個根據，造個理想的議論，我知道這是一個小小魔窟，呀別做聲……」說時，拖着麥直路到一個暗角裏，聽得有開門的聲音，接着前庭裏有了腳步聲，外門上的鎖響了一響後，便露出一個人，路燈的光，恰恰照在這人的面上，麥探輕輕地說：

「就是他。」

批說：「不錯。」

麥又道：「你只要瞧他那根黑手杖，還加着個亮晶晶的杖柄，還有那副眼鏡和一嘴鬍子。」

批說：「不要響，我們且暗暗地跟蹤他。」

這時那人已穿過里却華倫路，轉入梅勒路，燃了一枝捲烟，舞着手杖，急匆匆的走完了梅勒路，趕望附近的一個火車站走去，進站買票上車，批麥兩人仍緊跟着，不久，火車開到了奧透，那人便下了車，

麥道：「奇怪這人的行徑，和兩星期前一樣，上次人家也在這裏碰見他。」

這時那人沿着砲台走去，到了方維耳父子遇害的那所屋子前，爬上對面的砲台，朝那屋子站了一會，又走到巴冷森林的黑影裏去了。

批立那急跟上去說道：

「做事別胆小。」

麥說：「什麼？」

批說：「這會我得捕捉他了。」

麥說：「那不可以。」

批說：「你若害怕，我一人去幹得了。」

麥說：「平白無故，怎麼能去捕他，我却少一件東西。」

批道：「蠢牛，他不是一個暗殺犯嗎？你還少什麼？」

麥答：「我少一張拘票，就是他有犯罪的行爲，當場爲什麼不捕捉他？」

麥探的說話，很是決絕，批立那笑道：

「拘票嗎？我來給你看，可需要拘票不要？」麥一把抓住批立那道：「不必給我看，總之你不可驚動那個人。」

批急道：「你也太老實了，這機會一錯過，再向那裏去找呢？」說時，批立那真的怒了。

麥說：「容易，他現在正回家去，我去報告警署，打電話到那邊警區，明天早晨……」批接着道：

「倘他溜走了呢？」

麥說：「但這時我沒有拘票呀。」

「你難道要我簽給你不成？」這時批立那自己平了氣，知道麥直路司的倔強，多說也是無用，或許他要幫助敵人咧，便說了句再會，你辦好了這事打電話給我吧，便氣憤憤地回去了。他覺得辦這事，一些自由都沒有，定要屈從別人的心意，心中很是不快。

到第二天醒來，麥探已打電話來，叫他接話，他急忙披衣起來，趕到樓下書房裏，對着聽筒問道：

「你是亞歷山嗎？」

「是的，我現在在里却華倫路附近的一家酒店裏。」

「那人怎樣了？」

「還在，我們正來得湊巧。」

「當真嗎？」

「他今天要走了，皮包也已經打好。」

「你怎麼知道？」

「他那管家婦告訴我們的，他將要開門放我們進去。」

「那人是獨任的嗎？」

「是的，那婦人替他做飯，晚上回去，那人的來賓，只有一個幕面女郎，他住在這裏，攏總來過三次，那婦人也瞧不清他是怎樣的人，至於那人是個學士，據說他常常看書寫字。」

「現在你已有拘票了嗎？」

「是的，我將要使用他了。」

「那我立刻就來。」

「你不可以來，我們已有宛伯做領袖，還有你沒有知道嗎？方夫人，昨天晚上要自尋短見呢。」

「尋短見嗎……」批立那聽了，長嘆了一聲，忽然身旁也起了一個歎聲，不覺回頭一看，只見女書記也立在書房裏，鐵青的臉色，和批立那的目光碰個正着，批正要問話，她已走了開去，批立那很是詫異，想她來聽什麼？那形狀又怎麼那樣慌張，正想時，那邊麥探又道：

「他想圖個自盡。」

批問道：「他用什麼方法呢？」

「我下回再告訴你，現在他們喚我了，無論怎樣，你可不要來。」

批說：「我定要來，因為這事的線索是我找出來的，到了這當兒，我總得來幫點忙，我只要躲在後面得了。」

麥說：「那末快來，十分鐘內，我們要動手了。」

「不到十分鐘，我就和你們相會。」說罷，掛起聽筒，轉身想走，忽然在頭頂有種響聲，急忙跳回，只見有一扇大鐵絲門帘，掛在他的面前，批立那險些兒被他壓住，這一嚇他嚇呆了，仔細一定神，見那鐵絲門帘，恰恰把門攔住，移動不得，像囚犯似的把他關在裏面，盛怒之餘，他忽想起女郎方才也在這室內，像是偷聽電話，現在不知道可在，他叫喊了好久，仍是沒有人答應，便喃喃的道：

「里文色，她是什麼意思！……」他靜默了一回，及想起那女郎的奇怪態度來。又想到那鐵絲門帘本是吊起的，如今那機關怎會放鬆，險些打破我腦袋呢？」

(六) 烏木手杖人

里却華倫路八號的大門口，站着一羣人，裏面有代理探長宛伯，總警長哀西尼，副探長麥直路司，三名警長和紐來警署裏的一批警士。這時麥探正一眼釘住那馬里路，因為批立那定得從這路來的。從他們打電話到現在，已有半小時了，麥看見批到此刻還沒有來，恐怕誤了公事。宛伯道：

「現在可動手了，那管家婦告訴我們，那人已經在整理行裝了。」

麥說：「我們可等他出來，把他捉住。」

宛伯道：「不，我們對付這種人，須得謹慎些，倘他從別條我們不知道的路出去呢？所以我們還是到裏面去捉他，來得妥當。」

麥探還要說話，宛伯引他到一旁說：

「麥直路司，你不看見這班人，心中已很懈怠嗎？就是那人是一只野獸，我們也得上前去撲捉他，況且這事，最好在總監沒有到之前幹好。」

麥道：「他也來嗎？」

宛伯答道：「是的，他對這事很是關心，他要親自來臨看，現在你們準備起來，我要去按鈴了。」於是這家的門鈴鏘鏘地響了，那婦人趕來開了門，外面警察一擁而進，到了庭中，忽然二層樓開了一扇窗子，有人喊問什麼事，宛伯並不答話，直闖進那屋子去，那人也已穿好衣服，趕下樓下，恰在樓下會見，宛伯喝道：

「站住，舉起你的雙手。你可是赫百牢梯嗎？」說時有五枝手鎗，一齊指着那人，但他却毫不驚慌，安閒地問道：「先生，你們來幹什麼？」

宛伯答道：「我有一張拘票，用法律的名義，來逮捕你。」

那人道：「捕我的拘票嗎？」

宛伯道：「這拘票上寫明逮捕里却華倫路八號內的赫百牢梯。」

那人道：「爲什麼呢？那太不講理了。」

這時衆人一擁上前，擒住他的雙臂，推到一間廣室裏去；室內除了一張靠背椅，三張藤椅和一張堆滿亂書的桌子之外，別無他物。宛伯指着那房子道：

「你靜坐在這裏，想逃也是白討沒趣。」

那人倒也並不反抗，只是沉沉地默想，像要明白這會被捕的緣故。兩邊有兩個偵探握住他的領巾，他的面龐倒也俊秀，綠眼紫鬚，從帶着的一副眼鏡裏，露出一種剛毅的目光。肩膀和頸項，很是寬大，可見這人深有膂力。麥探向宛伯道：「我們要縛住他的雙手嗎？」

宛伯答：『且慢，我已聽得總監的聲音，他快來了，他袋裏沒有武器嗎？沒有什麼小瓶兒和其他可疑的東西嗎？你們搜過沒有？』

麥答：『已搜過了，都沒有。』說時總監但斯曼林已到一邊聽宛伯講述捕捉情形，一面不住察看囚徒的臉色，說道：『這事幹得很好，現在這案件，已有了兩個共同犯被捕，等他倆招供出來，真相便可大白。他沒有拒捕嗎？』

宛伯答：『沒有。』

總監道：『雖然這樣，但仍得戒備着。』

那囚徒這時仍是思想着，好像始終不明白這件事，但也已知道這新來的就是警務總監，於是抬頭望了一眼，總監便對他說道：

『拘捕你的緣故，想也不必告訴你。』

囚徒道：『先生，請原諒，我正要動問這事的緣故，我想也許是你們偵探做錯了。』

總監聳聳肩道：『打樣工程師方維耳遭暗殺的一案，你受了嫌疑。』

囚徒聽說，身子發抖，發出啞啞的聲音問道：『怎麼？你說什麼？海泡死了嗎？被人暗殺嗎？愛得門也死了嗎？』

總監道：『你喚他小名海泡，就可知你和他很是熟識，就是你和這案無關，在最近兩星期的報紙上，你也該看到這案的新聞。』

囚徒道：『我向來不看報紙的。』

總監道：『什麼，你不是說……』

囚徒搶着道：『這話我知道，人家不會相信，但確確實實，我過着忙碌的日子，終日在科學上研究，預備一種著作，從來不留心外面的事，幾月沒有看新聞紙，所以我說沒有知道方維耳被害的消息，確是實話。』

總監道：『你倒底可認識方維耳嗎？』

「認識是認識的，只是我們爲了家務，時生意見斷絕了。」

總監道：「家務，你們有親戚的關係嗎？」

「有的，海泡和我是表弟兄。」

「表弟兄嗎？海泡是你的表兄嗎？現在我們且來敘一敘海泡力維耳和他的夫人，是羅穌氏兩姊妹伊里沙和洲美的子女，從小和一個名喚維多的表兄弟一同撫養長大的。」

囚徒接着道：「是的，維多桑佛來他的祖父也是羅穌氏的一份子，他在外邊娶了一份親，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在十五年前死去了，還有一個便是我。」

總監聽說，十分駭異，原來那囚徒說的，確是實話，他的確是維多的親生子，這維多官府還沒有查出他的蹤跡，這樣一來，現在方維耳父子既死，方夫人倘被定了暗殺犯的罪名，剝奪了權利，那末這次捕捉的，不是谷士摩摩而登的一個最後嗣續人了嗎？那時囚徒繼續說道：

「我方才說的話，使先生很駭異，這也許可以證明，我這被捕是弄錯了。」說話時，很是柔和安閒，很像學士的吞吐。

總監道：「那末你的真姓名叫什麼？」

「我叫甘司冬桑佛來。」

總監道：「那末你爲什麼又喚做赫百牢梯呢？」

囚徒答道：「這不干巡警的事，除了我自己之外，與外人有什麼相干？」

總監道：「這話可不是這樣說，我且問你，你爲什麼不住在羅爾街，偷偷摸摸地住在這裏，而且移居時，怎的不留下個地址，又爲什麼自己到郵局去收取信件，信上又用縮寫字呢？就此種種，你都爲什麼呢？」

那人答道：「是的，這些都和我知交上有關，你可無權顧問。」

總監道：「這種話，和那共同犯却是同氣連枝，我們也時常聽受他這樣的話。」

那人道：『我的共同犯是誰？』

總監道：『就是方維耳夫人。』

那人嘆道：『方維耳夫人嗎？』他這會的驚叫，比前更甚，加着有些怒氣，臉色大變，又嘆道：

『什麼，你說什麼，唉，曼麗……不確吧……』

總監見他裝聾作啞，知道多辯也是無用，只是不答。那囚徒已怒到極點，喃喃的道：

『曼麗，她可和我一樣地被他們誤捕了嗎？她在獄中嗎……』說時，雙手作拳，向空中揮着。總警長哀西尼和麥

直路司用強力壓住他，他微微地抵抗，便倒在椅子裏，手掩着臉自語道：『我可不明白，這是怎樣的祕密？』

宛伯在十分鐘前出去了，這會已經回來，總監問他道：

『都齊備了嗎？』

宛伯答道：『齊備了，除了先生的汽車，還有一輛街車，停在門口。』

總監道：『你們共有多少人？』

『八個人，方才又來了兩個偵探。』

『這屋子你們已搜查過嗎？』

『已搜查過了，但並沒有什麼要緊東西，有的已裝在你的車子裏。』

總監道：『很好，現在把囚徒押去，好好看守。』

宛伯便和麥直路司押着囚徒，往外便走，到了門口，那囚徒回頭說道：

『總監，你們搜這屋子，請你們注意我臥室裏桌子上的那些字紙，這都是我深夜研究的心血，還有……』說到這

裏，遲疑不決起來。

總監問道：『還有什麼？』

囚徒決然地說：『這所屋子裏，有一個地方，藏着一批信件，價值重於我的生命，但倘誤解了這些書信，也許會成功一個不利於我的證據，但那些書信，總該保存，你將見這些信件，包含着重要的文件，我交託你保存着，只託你一人。』

總監問道：『在那裏呢？』

『那地方倒也很好尋，只要到我的臥室上面的閣樓裏，在窗子右面的一個釘子上一揪，就有一個地方出現。』說着，跟着押解的兩人便走，總監又喚回來道：

『慢來，麥直路司，你到閣樓上去取那書信來。』

麥探應命去了不久，就回來道：『那機關我開不來。』

總監便命總警長哀西尼和麥直路司押着囚徒同去，令囚徒指示怎樣開法，自己和宛伯守在室內，等候消息，又翻開桌上的書看着，看見都是些科學書，還有幾本有機化學和與電氣有關係的書，裏面的空白處，都有着簽註，總監正拿着一本書在翻看，忽聽得有叫喊的聲音，急忙走出室外去，還沒有走出，早有槍聲從梯級上傳下來，接着一陣呼痛聲，又是兩響槍聲，格鬥聲，亂嚷聲，又是槍聲一響。總監和宛伯連跳帶跌，趕上扶梯，過了第二梯，到第三梯時，那扶梯又狹又豎，總監剛到轉角上，忽然有一個人從上面直跌下來，倒在他的懷中，一看正是麥直路司，已受了槍傷，梯級上還有一個人，就是哀西尼。那囚徒正像野人似的站在上面一個小小的門口，他又向空放了一槍，一眼看見了總監，便把那可怕槍膛，移向總監的頭上，這會總監可嚇得不小，正在這時，忽有人從他後面開了一槍，那囚徒的槍，已脫手落地，總監瞧這人是救過他性命的一腳跨過哀西尼的身上，把麥直路司扶起來，靠在牆邊，望上面直趕上去，偵探們跟在後面。總監已認清這人就是魯意，批立那。這時囚徒已退進閣樓，批立那趕進去，只見他已立在窗檻上，從三層樓上，直跳下去，總監也接踵跟進，說道：

『他已跳下去了嗎？我們可捉不成活的了。』

批道：『死活都捉不成，你看他已爬起來了，正奔向大門呢！』

總監道：「我們的人呢？」

批道：「他們被槍聲振驚，都集在樓梯下撫視傷人。」

說也奇怪，那凶徒逃了，竟沒有一個去攔阻，路旁的兩部汽車，車夫坐在裏面，沒有瞧着屋子裏的惡鬥，總監的車夫只見那凶徒跳下來，隨手在車內拿了一根烏木手杖，對那逃走的人奔去，在那園庭口，竟把那凶徒追着了，那凶徒向車夫直撲過來，搶了那根手杖，折做兩段，拿了一段奔開去了。另一個汽車夫，會同了三個偵探，一同趕去，那凶徒已在前三十碼之遠，一箇偵探向他放了幾槍，都沒有打中。這裏總監和宛伯下樓來，只見總警長躺在一張榻上，腦際中了一彈，面如死灰，不久便死去了。麥直路司的傷勢還輕，他一面裹傷口，一面細細地講述，那凶徒把他們引到閣樓外面，牆壁上掛着些下人們的破衣衫和一只舊麻袋，那凶徒忽的探手麻袋中，取出一柄手槍，向總警長便放，警長應聲倒下，麥探就把那囚徒擒住，但終於被他掙脫，連開三槍，就在這時，麥探的肩頭也中了一槍，總監這時已氣得臉面變色，連聲道：

「我們竟中了他的鬼計，書信啦，活動釘子啦，都是謊話，真胆大。」說着下樓，走到園庭中的樹蔭下，正遇着一名退了凶徒回來的偵探，便問道：

「那凶徒怎樣？」

「那囚徒轉過一條街，便有一輛像是早已預備好的汽車，等他一跳上車，便飛也似的去了。」

總監道：「那末我的汽車呢？」

「等你的汽車開行，已是來不及的了。」

總監道：「那車子是租來的嗎？」

「是的。」

「這倒容易，我們只要登一個懸賞，那車夫自會來的。」

宛伯道：「這事可有些麻煩，也許那車夫也是同黨，你就是找到那車子，凶徒難道不會掩飾他的蹤跡嗎？」

批立那也低聲道：「正是，你們把已促住的人放走，怎不麻煩呢？唉，麥直路司，我昨天晚上已對你說過，那凶徒決不是單獨一個人，在我的住宅附近，必定還有共同犯。」說畢，向麥探問了桑佛蘭被捕的情形，便回巴奔廣場私宅中去了。這會他得注意兩件事，第一是桑佛蘭訛名爭那小摩而登那份遺產，一是那女郎里文色的行動，太詭異了，記得他和麥直路司通話時，那女郎的驚呼聲，恰起在得到方夫人圖自盡的消息之後，這倒不免費解起來。這時他走進書房，到電話機邊查看，只見機旁有一幅絨幕，幕內牆角上，裝着一個電鈕，只要一掀，那鐵門帘便會倒下來，批立那一試並沒有損壞，因想難道那女郎要圖害我嗎？只是他爲什麼呢？想到這裏，正要按鈴喚她，問個明白，只是沒有這個勇氣，那女郎苗條的姿態，正可從窗子裏遠遠地望見呢。

有一天早上，批立那坐在沙發裏，含着雪茄，心想這案子鬧了好久，非但找不到一點把握，反而越弄越不明白，障礙重重，無從着手，又不知道敵方是怎樣的人。到了十二點鐘，正想按鈴進午餐，却有一個下人，捧着一個茶托，趕了進來，說：「主人，外邊有警務總監請見。」

批立那道：「在那裏？」

下人道：「在樓下，我起先不知道怎樣好，想要通知里文色女郎，但又……」

批道：「你不會錯的嗎？」

下人道：「有名片在這裏。」

批立那過來一看，見上面印着但斯曼林字樣，便在窗口鏡中一望，看見巴奔廣場那面，站着那批以前看守他的偵探，心想沒有別人，總還不要緊，那總監對我決不會有惡意，那天在危急的當兒救了他的性命，正爲今天留下這後步的呢。那時總監靜默地走進來，對着批立那點了點頭，跟着宛伯也進來，態度很是驕傲，批立那也不在意，拉了兩隻椅子，請他們坐下，總監只是在室內，來回踱着，這樣靜默了好久，批立那有些不耐煩了，總監忽停住了，向他說道：

「批立那，你離開里却華倫後，是一直回家的嗎？」

批答道：『是的。』

總監又問道：『是一直住在書齋裏的嗎？』

『是的。』停了一會，總監又道：『我回署的時候，在你走後的四十分鐘，當我乘車到署里去的時候，接到一封快信，看去乃是在九點半鐘從巴奔廣場投寄的，你且看一看。』

批立那接過一看，只見信上用大體字寫着道：

『甘司桑佛蘭脫逃後，又和同黨批立那聯絡，原來批立那就是亞森羅賓，他把桑佛蘭的地址，告訴你們的目的，是想除去這人，他便可獨得小摩而登的遺產，但今晨他們倆又相好了，亞森羅賓替桑佛蘭尋了一個藏身處，桑佛蘭的半截手杖，給羅賓帶去，藏在書房裏窗口的沙發坐墊下，這種舉動，他倆顯然是同黨無疑。』

批立那看畢，安閒地把信摺好，靜靜地交還總監，等總監先開口，總監向他問道：

『你對這個控告，有什麼答辯嗎？』

『沒有。』

總監道：『但總得證明一下虛實才是。』

批說道：『那很容易，你只要看那張沙發就得了。』

總監略一遲疑，便走向沙發前，揭起坐墊，果見下面有着半截手杖，批立那既怒且詫，總監見他不響，便道：

『代理探長宛伯在里却華倫路拾得的下半截，現在我處，我們且來接一下。』

說時從大衣袋裏取出半節手杖，拿來一驗，果然合符，批立那心知這事定有仇人作對，栽賊誣陷他，使他有口難辯，和那鐵櫃裏發現翡翠的事一樣，便閉口不言，總監等得燥急，便道：

『怎麼，你為什麼不替自己辯護呀？』

批立那道：『我却未便和自己辯護。』

總監急道：『怎麼，你已承認了嗎？……』說時伸手便想開窗，只須呼嘯一聲，那班警士一進來，事就完了。批立那道：『我來代喚那班警探們可好嗎？總監！』

總監只是不答，放鬆了窗梢，又在室內踱起來，批立那正在想他還在躊躇些什麼，總監忽對他說道：

『倘我把這件手杖問題，作爲你的下人們誣害你，也可說我願你替我効命的前情，還你自由，你看怎樣？』

批立那笑道：『還我自由，不再有人看守我嗎？』

總監點頭稱是，批又道：『倘報紙再登載攻擊我的文字，千方百計誣害我，再引起輿論的反對，你將怎樣？』

總監道：『我都不聽。』

批又道：『那末宛伯先生反對我的偏見，也可打消嗎？』總監遞了個眼色給宛伯，宛伯哼了兩聲，表示答允。

批道：『那我決聽官長的命令，定能得到勝利。』

總監問道：『你還要什麼不要？』

『有的，報上說，在警長范洛的衣袋裏，發現一本日記簿，這日記簿裏，可有什麼線索？』

總監道：『沒有，只有些私人的記事……喔，我記起來了，裏面有一張女人的照片，我不認識她是誰，也不想到和這案有關係，所以我沒有交給報館。現在在這裏，你去看吧。』說能把照片傳給批立那，批立那接過一看，吃了一驚，總監已經瞧出，便問道：

『你認識這女人嗎？』

批道：『我先以爲是認識她，但不過是面貌相似，你倘可把這照片留下，今晚我可以證明。』

總監道：『今晚嗎？那可以，你查明以後，把他交給麥直路司，我也要叫他幫你辦理這件摩而登的遺產案。』這場風波，至此已經平息，總監便走了。批立那目送他們出去，將要下階，總監掉頭道：

『今天早上，你救了我的性命，要不，那惡徒桑佛蘭……』

批立那接着道：『這算得什麼？』

總監道：『我知道這些事是你幹慣的，但你也得接受我的謝意。』說罷向批立那深深地鞠了一躬，像是真的把他當作西班牙貴人，外兵團的英雄魯意批立那一班的看待。至於那宛伯却像一只套了嘴套的獵狗，對敵人看了一眼，兩手插在衣袋裏，走了過去，批立那見了，心想這廝還對我不滿，保不住還要乘隙進攻我呢。這時從一個窗洞裏望出去，見總監的車子，已飛馳而去，一羣警探們，也一夥兒隨着宛伯離去這巴奔廣場。

批立那想道：『現在已還我自由，我得幹正事了。』便按鈴喚僕人進膳，叫里文色女郎來講話，他便往餐室一坐，把那照片摸出，仔細地瞧着，見那片子已是很暗淡，像是久已夾在紙堆裏的，照像却是個年輕的婦人，穿着晚服，面帶笑容，片角上隱約有個簽名，却是佛路倫絲一個名字，心想這可是里文色女郎的小字嗎？口裏又念着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但他怎的會到警長范洛的手裏去呢？這女郎和這案又有什麼關係呢？正想時里文色女郎已進來，批立那吩咐用人去後，自己去倒了一杯水，放近唇邊要喝，那女郎忙搶前奪了水杯，擲得粉碎，問道：

『那水你吃過了沒有？』

批答道：『沒有。』

女郎道：『那瓶裏的水……』

『怎樣？』

『那水有毒。』只這一句話，把個批立那嚇得直跳起來，扯住女郎的玉臂，大聲問道：

『你確知這水裏有毒嗎？你講講看。』

女郎默然不答，批立那又追問了一聲，女郎才答道：

『這不過是個猜測，事有湊巧，我只觸着了這個念頭。』

這時女郎有些懊悔的樣子，說了這話，却想縮回去。

批道：『我要曉得個實在，你是否確知道這瓶裏的水，是有毒的嗎？』

女郎答道：『不，這或許是……我料想是……不，但不……』

批道：『要知道實在也不難。』說着伸手去取那水瓶，却不防被女郎搶去，又擲得粉碎，批立那大怒道：

『你做什麼？』女郎道：『你也不必當真，我說錯了。』

批立那不再和他多辯，便奔去餐室，奔到那通廚房走廊的盡頭，走進他通常汲水的一個濾水池邊，就在這間牛乳房裏，他取了一只碗，盛滿了水，奔到園子裏，見那小狗還正在馬房玩耍，便喚了那小狗，把這盃水喂他，那狗喝不了幾口，便不喝了，腳爪緊縮起來，那小小的身子抖了一下，哼了一聲，打了幾個回旋，便倒地死了，這時里文色已經趕到，批說：

『你的話確是不錯，但你怎會知道的呢？』

女郎等心房的跳動住了，便道：

『我看見另一只小狗，在牛乳房裏喝了水死了，我便通知汽車夫和馬車夫，接着我起來警告你。』

批道：『那末這事是無疑了，但你怎的還猶疑那水有毒無毒呢？』這時馬車夫和汽車夫也從馬房裏出來，批立那引開女郎，說道：

『我們且到你的室內，去開個談判。』說着便回到走廊的轉角上，原來在這牛乳房附近，另有一條走廊，盡頭有三個石級，階頂便是里文色女郎居室的入口，他倆進了門，走進一間會客室，批立那便把入口的門和會客室的門都關上了。堅決地說道：『現在我們得開始談判了。』

(七) 飛來的信

里文色女郎的居室，批立那却是第一次涉足，室中陳設很是簡樸，批立那心中雖然有事，但也覺得這室精美，室內

擺着幾只舊的烏木椅子，一張圓桌，一只帝國式的寫字檯，和幾本書，潔白的門帘，映照全室，壁間掛着些影印的名畫，如建築物，山水，意大利的別墅，西西里的廟宇等，女郎安閒的站着，批立那靜默了一會，說道：

『你可知道這宅子裏，今天早晨在我打過電話後，出過什麼事嗎？』

女郎道：『現在我已經知道了，我聽見管家說過這事。』

批立那道：『我且把這事來一講，在我正想離開電話機的時候，那牆壁上部的一扇鐵門帘，忽然倒下，我既無法脫身，便打了一個電話給少佐亞司多里，他立刻趕到，會同我的管家把我救出，你聽說的可是這樣？』

女郎道：『是的，那事我一些不知道，因為我已在臥室裏了。』

批立那接着道：『事後我一調查，知道這屋子裏的人，都知道有這個門帘，你是怎樣知道的？』

女郎道：『這是前主人曼龍泉伯爵告訴我的，他說法國大革命時，他的外祖父死後，外祖母躲在這屋子裏有三個月，那時候鐵門帘外面，有着木板。』

批立那道：『我却沒有知道這會事，險些兒把性命送在這裏。』

女郎道：『但那門帘怎的會倒下來了呢，也許是那機鈕有了損壞吧。』

批立那道：『不，我已試過，這決不是偶然的事。』

女郎道：『那末有誰來幹這勾當呢？』

『有一個仇敵，暫時不能指出他的名姓。』

『但總得有人瞧見的呀。』

『只有一個人能瞧見他，就是你，因為那時你正走過我的書房，聽說你得着方夫人的消息，還駭叫一聲呢。』

女郎道：『是的，我聽了這個消息，不問方夫人有罪與否，我終覺得伊是很可憐的。』

批立那道：『那時你離那機鈕不遠，那奸徒必不能逃過你的眼光。』

女郎面帶微紅，說道：『是的，聽說我走了不過幾秒鐘，就出事的。』

批立那道：『是的，但你可聽見那鐵門帘倒下來和我叫喊的聲音嗎？』

『沒有，也許我已把房門關上了。』

『那末另有一個人，早就躲在我的書房裏，這人和那暗殺兩條命案的凶徒定是同黨，因為警務總監，剛在沙發坐墊下發現半段手杖，這手杖也是凶徒中的一個人。』女郎聽說，十分詫異，像是對於手杖一事，實在有點知道似的。批立那靠近女郎，釘着她道：

『這不是奇怪嗎？方才早上鐵門帘的倒下，昨天我又在園庭裏發現法蘭西回聲報上那篇論文的原稿，今天又發現半段手杖和一瓶毒水，這種種明明是有凶徒在這宅裏設計陷害我，這人畢竟是誰呢？』

女郎聽說，退後幾步靠在一張圓桌上，批立那跟過去，仍釘着她道：

『這人倒底是誰呢？』

女郎道：『這也許是你誤會了，我却不知道，這不過是偶然的事吧了。』

這時批立那想把女郎面斥一頓，說他就是同黨，但轉念又想對婦人們却不可這樣，使道：

『好，我去調查那些下人，倘誰有了嫌疑，我便斥退誰。』

女郎道：『不，你不可這樣，我都知道他們。』說畢，靜默了一回，批立那和女郎的距離很近，他想着那張照片上的麗妹，正和目前站着的一個一樣，姿態畢肖，誰也不能認他是個暗殺犯，想罷說：

『請把你的基督教名告訴我，你告訴我的並不是真名。』

女郎道：『那是真的。』

批立那道：『你的真姓名，可是喚做佛路倫絲里文色嗎？』

女郎吃驚似的道：『佛路倫絲嗎？你從那裏知道的？』

批立那取出那照片道：

「請看你的照片，上面的具名，幾乎瞧不清楚了。」

女郎一見大駭道：「你從那裏得來的……唔，這是警務總監給你的，我知道這照片是來證明我，可是嗎？他們也要找我嗎？這又是你……」

批立那道：「請不必害怕，這倒我會幹，只要在照片上描上幾筆，便可形像大變了。」

這話女郎却没有留心聽着，只是注目在那張照片上，自語道：「我拍這照片時，却在意大利，剛剛二十歲，那時我是多麼快樂，時常自願爲美貌，到後來那照片和別的物件都不見了，給人偷去了。」說時又默念着佛路倫絲，佛路倫絲，說時淌下淚來，像是對一個不幸的女友說話，批立那心想，這婦人我却不相信是個暗殺犯，但是……想的時候腳步却已移動到門邊，依着牆上掛着的意大利風景畫瞧過去，又瞧那架上的書本，見都是些法文和外國文的小說和各種名家作品，他逐一瞧過去，瞥見有一本書，皮面挺硬，沒有一些污跡和裂痕，和新的的一般，上面題着沙氏樂府，心知有異，便輕輕地取出一看，果然是假的，乃是個套板做的書形木匣，裏邊藏着一疊素牋，和各類大小一律的信封，寫字紙，批立那一見這些寫字紙，和那篇法蘭西回聲報上論文的草稿紙，大小花紋一般無二，他便把這疊寫字紙逐一翻看，到末後第二張上面，見急急忽忽地寫着幾行字和數目，念道：「松溪路第一封信四月十五夜，第二封二十五夜，第三和第四，五月五日和十五日，第五封和轟炸，五月二十五夜。」細看那些日期，都是相隔十天，筆跡和那論文章稿上的差不多。批立那便從袋裏換出日記簿，預備取出那張草稿來對一下，誰知展開日記簿一看，那稿子已不翼而飛，他明明記得早上和麥直路司打電話時，那日記簿是在大衣袋裏，那大衣曾在電話機近邊的一張椅子上放過，那書房裏只有自己和里文色二人可以來去，心想那女郎在書房做什麼呢？這會批立那又發起怒來，又要向女郎發作，現在證據確鑿，難以抵賴，但轉念一想，不可這樣，便仍把紙片夾入假書裏，歸還原處，走到女郎的近邊，細看她臉孔的下部，見他閉着嘴，不則一聲，批立那恨不得扯開他那張嘴，一睹他那副牙齒，可是和蘋果上留下的一樣，他所說的虎齒，還是她的，還是方夫人的呢？

批立那離開女郎，走到書室裏，打一個電話給麥直路司道：

「麥直路司，請你告知總監，說我命你在我的下人們中，查出桑佛來的同黨，還有一件，須得請他准許我們倆，今夜在方維耳的私宅中過一夜，因為我知道那邊快要發生一件事了。」

「什麼事？」

「我不能說，但我們須得早到那邊，今晚定得有事。」

「那末我們晚上九點鐘在松溪路會面吧。」

這所方氏住宅，自從出了暗殺案之後，屋內房室，除了書房因要不時開看外，其餘一律封鎖起來，由管家的看守，書房的鑰匙由巡警掌管。批立那當晚在飯店用了晚膳，到松溪路和麥探會合，已經是九點鐘了，進了書室，只見所有的字紙都已移去，寫字檯上已沒有書報，積着一層厚厚的灰塵，在電燈光下很是清楚。兩人便歇在這間房內。批立那對麥探說：

「老友，我對於這房子的感觸很深，常常在夢中出現，今天是四月十五日，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說畢各自安歇，到了室外人聲大動，天光大亮的時候，批立那醒來，室中除了麥探的鼻息之外，別無其他的聲音，批立那心裏很是詫異，暗想難道我誤會了麼？那沙氏樂府集中的祕密，難道不是指這裏嗎？或者是指去年的事嗎？他一邊想，一邊推開窗子說道：

「亞歷山，你臉色發青，不會死的吧。」

麥探笑道：「你睡着的時候，我守望得好難過。」

批立那道：「你害怕嗎？」

麥探說：「是的，我聽了你話，心中便牢牢地記着這件事，你的面色也不甚好看，難道你也……」說時只見批立那現着驚訝的神色，他問道：

「什麼？」

「你瞧桌上。」

麥探抬頭一看，看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一邊已經撕去，外面貼着郵票，批立那道：

「這是你放的嗎？亞歷山。」

麥道：「不是我，這只有你。」

批道：「但不是我。」

麥道：「那末誰呢？」批立那取了那信一看，見上面的地址，郵章，受信人的姓名地址都已被刮去，只有發信地和日期，倒還寫着「二〇〇年一月一日巴黎」批道：

「照這看來，這信是在三個月前發出的，又念着裏面的信道：

「我親愛的老友，現在我只能把前天給你的信來證實，現在那個計劃，已密佈我的四周，我不知道那個計劃怎樣實行，也不知是個什麼計劃，只是一切已給我個警告，末日近了，我能在伊的眼光中看出來，伊有時奇怪地瞧着我，想不到伊會到這個地步，親愛的老友，我簡直是個不樂的人。」下面寫着海泡方維耳的簽名，麥說：

「我一瞧就知道，這確是方維耳的親筆，只是他在死前三個月，寫這封信是什麼意思，這朋友的姓名，我們却須要找他，他或者能給我們需要的證據。」又說：

「證據，這不是方維耳先生自己給我們的證據嗎？」他說：「末日近了，我能從伊的眼光中看出來。」這伊字不是指那方夫人嗎？伊丈夫證實了我們對伊懷疑，你看是嗎？」

批道：「不錯，但昨夜一定有人到過這裏，否則這封信誰把他拿進來，上次那班凶徒偷天換日的在這裏做事，我們是在走廊裏，這會我們却離這桌子不遠，昨晚這桌上空空的，今天却發現了一封信，這不是太奇怪了嗎？」說畢二人便在室中仔細的搜查了一會，却沒有一個人躲着，便關上了門，出了宅子預備乘車到松溪路一面的盡頭，忽的批立那瞧

見一個騎腳踏車的，這人新剃臉面，兩目閃閃地看着自己，急忙說了聲『仔細』，把麥直路司一推，麥探站立不穩，退後了幾步，只見那人已取出手槍，開了一槍，彈子從批立那的耳邊擦過，批便大呼道：

『快追，麥直路司，你沒有受傷嗎？』

麥答：『沒有。』便一同跟追下去，口裏還呼人幫助，只是這裏地僻人稀，加着還在早上，腳踏車開足速力，向前逃去，轉過了一條街，便不見了。批立那恨恨地道：

『惡徒，早晚總得把你除去。』

麥問道：『主人，這人是誰？你並沒有認識他？』

批道：『怎麼不認識，他就是烏木手杖人，昨天早上，在里却華倫路梯頂上槍殺總警長哀西尼的就是他，他現在臉兒刮得光光的，我却還認識他，只是他怎麼知道我在方氏宅中過宿的，難道有人一路跟着我麼？這人是誰呢？怎樣偵探呢？』

麥直路司想了一回道：

『主人，昨天你打電話給我時，聲音雖低，但或者給你宅中的人偷聽去。』

批立那不答，只是想着那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

這天早上，批立那的信件，不由里文色女郎傳遞，但也曾見過她，只使喚新來的一班下人。後來便不見了，想是回到自己屋子裏去了。下午，批立那奉了總監的命令，和麥探再度往方氏宅中搜查，但仍沒有結果，只得一同回來，晚飯後，批立那又要到那烏木手杖人的住宅去探訪一下，便一同上了汽車，囑咐車夫開往里却華倫路，車子在塞納河的右岸駛着，批立那從話筒裏對車夫道：

『快些，我這車子是開慣快的。』

麥說：『你總有一次得翻車。』

批道：『翻車那是愚人幹出來的。』說時車向左轉彎，批立那又連聲催快，汽車飛也似的開着，忽然在路上掀了幾掀，撞在路旁的一棵樹上，車子便翻了。轉眼間便有十數個人圍住，開了車門，批立那先鑽出來對眾人道謝，說明自己並沒有受傷，遂又扶出麥直路司，身上却受了些微傷，那汽車夫却在坐位裏被掀翻在路上，頭上的血流個不住，就把他送在附近的一家化學藥舖裏，不多時就死去了。麥直路司也覺得有些頭昏，便在藥舖裏喫了些提神藥，回到車旁，只見兩名巡警，已把這事的詳情錄下，在向看客們錄取證詞。批立那從車中出來後，早已跳上街車，奔回方場，進了宅子，直向里文色的住室趕來，上了石級，敲門進去，女郎打開坐起室的門，却被批立那推回室內，怒道：

『完了，這決不是舊用人做的，因為他們不在那邊，今天下午，我沒離開過汽車，所以這人弄這詭計，定在今天晚上六點到九點鐘的時候。』

女郎驚駭地道：『你說什麼？』

批說：『這詭計你定能明白，那凶徒的同黨，你知道不是這裏的一個新下人，你能明白這計定可成功，但可惜有人做了我的替死鬼。』女郎道：『請不要驚嚇我，告訴我到底出了什麼意外？』

批道：『翻了汽車，死了汽車夫。』

女郎道：『可憐呀，多麼害怕呀。』說時聲音漸低，臉色慘白，忽然立腳不穩，倒了下去，批立那和女郎本是相對立着，距離不遠，忙上前用雙手把他扶住，女郎還想掙扎，但已沒有力氣，批立那便把他放在一張椅子裏，女郎還呼着可憐。批立那用一臂枕了女郎的頭，另一手拿了女郎的手帕，拭着他頸裏的汗。女郎的面上，淚流不止，看去已全失了知覺，因他一身任憑批立那擺佈，毫不抵抗，批立那也不再動搖，只是注意那小口，見那常紅的嘴唇，已是全無血色，口輔比方夫人略為小些，便伸手微微啓開他的櫻唇，露出二排白齒，心想誰能說他這付牙齒留了個咬痕，便會毒死人的。這時女郎呼吸漸漸平復，批立那俯首接近，覺得有一陣異香，沁人心肺，自己忽有些頭暈，使用力把女郎的頭靠在椅背上，站起身，頭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八) 古屋骷髏

巴奔廣場批立那新買的那所宅子裏，一切都好像沒有出過事情一樣的安靜，那些敵人對批立那的攻擊，也一些沒有動靜，好像已經議和一般，里文色女郎依舊替批立那收讀信函，和報紙上關於他自身或摩氏遺產案的論文，批立那也覺得很安靜，沒有危險，倒和女郎談天說地，和常人一樣，其實却在暗探她的行動，心想『你到底是如何的一個女魔，你這樣四處實行暗殺，還不能滿意，還要害死我，使你達到目的，你是誰？從那裏來的？還得到那裏去？』他胡思亂想了一回，忽然心上一動，記得他買這所宅子時，是接到一封打字的匿名信，才買下來的，這信又是那裏來的，難道又是這女郎來探他嗎？這個疑團，批立那也沒有向女郎質問。

一天早晨，女郎對批立那道：

『報上說，那事今夜要發生了。』說時指着報上一段論文道：

『依照你給那巡警的報告，松溪路方氏住宅中，每隔十天有一封信遞去，到第五封信時，那所房屋便得轟燬，今天已是二十五日了。』

批立那聽說，兩眼釘着女郎，女郎也不退縮。

批道：『是的，今夜我定得趕到那裏去。』

女郎正想回話，却又不說了。

這天批立那可更小心地防備她，預備把巴奔廣場看守，和麥直路司用了膳，這天下午，女郎沒有出房，到了晚上，批立那吩咐麥探的部下，倘見有什麼人出外，便跟蹤前往，說畢便和麥探在方氏住宅相會，已經十點鐘了。批立那引麥探至一旁說：『他們在懷疑我呀。』

麥探道：「那只要總監在暗裏幫忙，他們也奈何你不得，只有宛伯說這些事情，都是你在作弄人。」
批問道：「我有什麼用意呢？」

「用意是在證明方夫人的罪狀，把她定罪，你便可得到那份遺產，所以我請了代理探長和兩個人同來，來證明你的誠實。」說完，各自歸位。今天那小方的臥室也去查看了一回，完畢後把門鎖上，兩名便衣偵探，在書室裏輪流坐守，到了十一點鐘，便熄了燈，批立那和宛伯簡直一夜沒睡。

到了次晨七點鐘，開了百葉窗，只見桌上有了一封信，和上次一樣，大家愕然的呆了半晌。宛伯取了那信，也並不宣讀，後來在報上登出來，又經過專門家的研究，證明這信確是海砲方維耳的親筆，那信上道：

「親愛的朋友，你可曉得，我已瞧見他了。他把衣領翻起，帽邊拉到耳朵邊，在市上一條小路上走去，我相信他沒有看見我，因為天色將黑，但我已立刻認出他，他那根銀鑲頭的手杖，正是那惡徒甘司冬桑佛來，他背了約言，在巴黎鬼混，他要在巴黎就是要活動的意思，我為他要受害到什麼地步，我的幸福已被他奪去，現在他要我的命了，我怎能不害怕呢？」

依着信上說來，方維耳確知那個烏木手杖人，甘司冬桑佛來要設計害死他，他用親筆證明這個。那信上的話，正合着桑佛來被捕時的幾句口供，可見他倆是有過瓜葛，現在已不做朋友了，並且桑佛來已應許過不再到巴黎來。這封信也可以作摩氏遺產案進行的一點線索。但這信怎樣會出現在桌上呢？四月二十五日夜和四月十五夜一般的在一間門窗緊閉的書室裏，有只神祕的手把一封信遞進來，而且有五個極具智識的人看守着，門窗未動，一些沒有聲息，起先以為另有一條祕密的道路，後來在牆壁上察看了一次，又和造這所屋子的工人詢問後，才知道這室並沒有另外的道路。

到了五月五日，警務總監因好奇心，帶了幾名巡長，親自到場督看，巡長分佈在園庭走廊和屋頂閣樓中，宅外也有人守望着，自己同了宛伯、麥、直路司和批立那一起斷守着，今晚他不聽批立那的話，不把電燈熄滅，所以始終沒有什麼

信發現，竟失望了。

到了五月十五日晚上，那些人依舊到方氏宅中去守候，這會却把電燈熄滅了。但總監的手仍把着電鈕，有幾次忽的把燈開亮，却總沒有發現什麼，到後來只聽見有種奇特的磨擦聲，震驚全室的人，總監立刻開亮了電燈，驚叫一聲，原來又發現了一封信，却在桌邊的地毯上，巡警們的臉都變了色，麥探又手做了個十字形，總監瞧着批立那，批立那只是點頭，他們查察了門上的鎖栓，都沒有動過，又看見那封信，又是方維耳的親筆簽名，是二月八日寫的，受信人的姓名住址也是沒有，信上道：『親愛的朋友，我因不願像一頭羊，被屠戶拖往屠場，所以我得奮鬥，衛護自己，近來事勢變了，我已得着真實證據，就是他們來往的書信，知道他倆仍相愛如初，他們定要結婚，不容有人妨礙，伊親自寫着說：『我自己甘司冬呀，你儘可忍耐，我的勇氣，一天天地增強着，只是最可厭那從中作梗的人，他快要完了。親愛的朋友，倘我最後的奮鬥失敗，請你取出那些經我搜集來的種種證據，藏在小玻璃櫥後面的一只保險箱裏，復仇的重任，託在你的身上，再會。』

這幾句簡單的說話，就是那第三封信的全文，也可以說海砲方維耳在墳墓裏在告發他的夫人，完全解釋了伊這幾次犯罪的緣故，原來曼麗和甘司冬桑佛來是一對情人，這些奸徒定然知道小摩而登立有一張遺囑，所以他們劈頭就害死小摩而登，因了急於要得到大批遺產，才釀成這樣的大禍。一種根深蒂固的舊時情愛，作了暗殺的起因，不過這個方維耳托他報仇的受信人，到底是誰？爲什麼他把這些書信偷偷摸摸地逐一交出來，却不一起去交給警署，難道他這樣行事是於他有益嗎？只此種種，都不易解決。

過了一星期，警署提出方夫人，詢問他丈夫生前有幾個知交，叫什麼名姓？但伊只是一味違拗不說。當夜方夫人在獄中用一塊玻璃，割破伊手腕的血管，意圖自盡。

麥直路司在次晨八點鐘，手提皮包，趕來把方夫人圖自殺的消息告訴批立那，批立那聽了很是着急，忙問：

『伊死了嗎？』

麥說：「死雖沒死，但她有了這個決心，總有一天再要實行的。」

「他在死前，沒有招供嗎？」

「他在一張紙片上留下幾行字，說那些祕密的書信，你們還是去問一個名叫來其惱先生的，他或許知道，因他是我丈夫的知交，只有他我呼他親愛的朋友，他能證明我無罪。」

批說：「但伊爲什麼還要自盡呢？」

麥答道：「她說她一生都完了，只有一死自白。」

「她除了死，便沒有別的等待的方法嗎？倘真相一明，伊便可以脫險，並且真相也不難探查出來。」

麥說：「你莫非已探明什麼嗎？」

「我也不甚明白，只是那信上說得很清楚，像是一種暗示……」批立那想了一回，又道：

「那第三封信上擦去的地址，他們複驗過嗎？」

麥答道：「驗過了，並且已經設法使他現出來其惱的字樣。」

「這人住在那裏呢？」

「據方夫人說住在一個叫做譚米尼的村子裏。」

「這譚米尼可是在信上發現的？」

「他們發現的是一個在譚米尼附近的市鎮，叫做亞倫空。」

「現在你可是要到這地方去？」

「是的，總監命我一直到那裏去，我得到火車站趁火車。」

批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坐我的車子同去？那也好，我正閑着，想去幹些事情，連帶換些新鮮空氣。」

過了半小時，兩人已坐上車子，沿着凡而賽路，飛也似的駛去，今天批立那自己開車，把個麥副探幾乎急壞，連連嚷

道：

「你怎麼開得這樣快，你難道忘記那天……」

批立那只是不答，一霎時已到了亞倫空，用了午飯，便到總郵局去詢問來其惱，局裏並沒有知道有這個人，況且譚米尼那個地方也有郵局。於是批麥兩人趕到譚米尼，這裏的局長也是不知道來其惱這個人，村中不過一千多個居民，

批道：「我們去問這裏的市長吧。」

於是兩人到了市長署，由麥探敘了履歷並說明來意，市長會意道：

「老來其惱，不錯，他是一個上流人，常到鎮上來的。」

麥問道：「他可是常到亞倫空郵局來取信的嗎？」

市長答道：「是的，他每天借此去散散步。」

麥問道：「他住在那裏？」

市長答道：「就在你們來時經過的市槍頭。」

麥說：「我們可能會見他嗎？」

市長道：「你們可不能見他，因他在四年前離了家，直到現在，足跡都不會到過這裏，或許可以說是死了。」

批麥兩人各露着驚訝的眼色，批道：

「那末一定已經死的了。」

市長道：「正是，是給槍殺的。」

批道：「莫非是被暗殺的嗎？」

市長道：「不，當他家裏人在地上發現他的屍體時，原當是被人害死的，後來官廳檢驗的結果，證明是偶然肇的禍，是他當時抹拭一枝槍，偶不小心，忽然槍彈射發，中在胃部死了。不過村中人很是懷疑，因為老來其惱原是個打獵能手，

怎會闖禍的呢？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批問道：「他有錢嗎？」

市長道：「正爲這事有些蹊蹺，他雖有錢，但家裏人竟找不出一個錢。」

批立那想了一回問道：「他可有什麼子女和同姓親屬嗎？」

市長答道：「沒有，連一個同族的弟兄都沒有，他儘有的一所古堡，官廳把他封鎖起來，暫由公家掌管，法定期內，倘沒有承繼的人出來承受，便充入國有的了。」

批問道：「那些遊玩的人，不到堡中去走動嗎？」

市長答道：「不，那古堡的牆很高，並且不知從那一年起，人家傳說這堡中有鬼，所以沒有人去走動。」

批麥兩人聽罷，心下很是詭異，便一同告退，批對麥道：

「這事很希奇，方維耳竟寫信給死人，况且據我看來，死者也許是被暗殺的。」

麥說：「我看是另有一個人收拾那些信件。」

批道：「收信管收信，寫信管寫信，兩人却各不相干，方維耳把信寫給死人，把一切託付一個死人，並把他夫人的犯罪原因告訴給死人，這可不是奇怪嗎？」

麥探低頭不語。

到了下午，他們便向那些熟識來其惱先生的人，探問他的平素，但仍找不到一些線索，到了六點鐘，他們打算回去。批立那覺得車子汽油已是不夠，便叫麥探到亞倫空去採辦，自己便踱到市梢去探訪那所古堡，他沿着一條竹籬，走到一處空曠的地方，兩邊種着樹木，瞧那堡牆委實很高，並且除了中間一扇鎖着的大門外，其他連窗子都沒有。一扇批立那便攀着樹枝，跳了進去，裏面是一個開着野花的荒場，右邊有數條草徑，一面通着一個池沼，左邊却通着一間破了的小屋，百葉窗七橫八豎的靠着。批立那靠着左邊走去，見路上有一帶新印的足跡，形狀却是婦人穿的小靴子的樣

子，那路上的泥沙還沒有乾燥。心想這又有誰來走動過呢？他在稍遠處又見一帶足印，離了小屋，走進樹叢，在樹林裏又瞧見兩種足跡，再遠便不見了。這時他立在一所大倉屋的近邊，這屋依着高高的河岸建築着，那些門戶已蛀得不成個樣子，批立那湊近門縫向裏面一瞧，只見裏面是一間沒有窗子的倉屋，那些破隙都用稻草塞着，所以室內光線很暗，加着天色將晚，更是看不清楚，只能看見裏面有一堆木桶破酒罈和一些舊鐵等東西。心想那婦女決不會散步到這裏來的。想忽然聽得裏面有一種聲音，定神一聽，却又聽不出了。於是他便推開一塊木板，挨身進去探個究竟，從這個缺口裏，射進了一線光明，瞧見自己正站在兩只高桶中間，地上放着些破窗子，那邊却有一塊空地，他越走進去，目光在暗地也自然慣了，忽然頭上撞着一件硬的東西，却沒有瞧見，那東西經人碰動，便蕩着發出一種怪聲，這裏太暗了，批立那便拿出電筒，旋亮了一照，不覺嚇了一跳，原來上面掛的却是一具骷髏，接着他又罵了一聲，原來旁邊還有一具骷髏，那兩具骷髏用繩索縛着，並肩掛在屋樑上的一個鐵圈上，經批立那一碰，那些骨節便發出各落各落的怪聲，批立那拉過一張破桌，爬上去仔細地瞧着，見兩個骷髏面對面地相着，大小差得很多，明明是一男一女，就是經那隙縫中進來的風一吹，也能放出有節拍的聲音，宛如跳舞一般，只是一件，就是那兩具骷髏，雖然赤裸裸一絲不掛，但手指上却仍各戴着一只金戒子，雖然因為肌肉沒有了而寬泛，但仍被彎曲的指節骨鈎住，批立那輕輕地取下一看，見是婚戒。裏面同樣刻着日期，是1887年8月12日，還有兩個名字，一個是亞佛蘭，一個是維多理，心想這兩人是夫婦了，但是大家自盡的呢，還是被人暗殺的呢？並且直到現在，為什麼還沒有被人發覺？從老來其惱死後，這屋子被官廳封鎖，誰也不能進來，這兩具東西，難道是那時候在這裏了嗎？但是我方才在園子瞧見的足跡，就是那婦人今天到過這裏，誰也不能進來的話，那就不確實了。想時他跳下桌來，搜尋了一會，正想出去，忽然左邊閣樓上，掉下幾個鐵圈來，這閣樓下也堆着些雜物，有梯子通着，批立那心想莫非那個留足印的人因我來了，躲在這裏面，才把東西碰下來的嗎？接着他把電筒放在高桶上，光線直射到那閣樓中，他急急地爬上梯子，剛近樓板，忽又有東西倒下來，一個可怕的人出現在廢物堆裏，閃電似的用一把鐮刀，向批立那的頭上斫來，批立那眼快，急忙避過，險些把頭被他斫去，那鐮刀很快的擦過他的衣角，這時他已躺在

地下，但他已瞧見那人正是甘司冬桑佛來，在那暗淡的燈光裏，又瞧見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的那張可怕的鬼臉。

(九)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批立那只是不響，只聽見上面有器物推動的聲音，在電光右邊，忽露出一個缺口，漏進日光來，缺口前面，有兩個人影，像要越過屋頂逃去的樣子，他便取出手槍放射，但只是射不準，這是因他想着里文色女郎，懷着『投鼠忌器』的一個念頭的緣故，他兩手發抖，接着連開了三槍，却都打在欄樓鐵片上，等到第五槍放過，就聽見一陣呼痛的聲音，他便重又奔上梯子，慢慢地爬過一堆農具和幾只胡桃乾箱子，也顧不得腳上擦傷，爬出缺口一看，只見自己立在平地上，不覺詫異起來。原來這所倉屋依着一個斜勢的河岸築的，這裏便是岸頂。

批立那向左邊下去，走到屋前，並不見有人，重又回向右邊上去，想仔細偵察，但這時天色漸晚，深恐敵人再來攻擊。但他却領悟了一件事，原來那河岸和牆頂是平行的，這裏有十六英尺高，桑佛來和里文色兩人定是從這裏逃出去的。於是他沿着闊牆，走到一處比較低的所在，跳到一塊田裏，田邊一個小小的樹林，那兩人定是從林子裏逃去的，便在林內探望了一回，但因樹葉茂盛，總也看不見什麼，知道再追也是無益，便回到村裏。這時麥直路司也已回來，在方場上裝灑汽油，點起車燈來，可巧譚米尼市長經過方場，批立那便拉他到一旁問道：

『你們村裏可有人談起，兩年前有一對年約四五十歲的一男一女同時失蹤嗎？男的叫做亞佛蘭……』

市長不等批立那說完，便接着道：『那女的不是喚做維多理的嗎？我像是曾經聽說過，他倆住在亞倫空，靠着些積蓄過活，現在都已不知去向，失蹤前他們出賣了屋產，共得約有二萬法郎，也在那時失去，還記得很清楚。』

批立那聽罷，便稱謝告別，和麥直路司一同坐着汽車，向亞倫空奔來。

麥問道：『你到那裏去了？』

批道：「到車站去，我相信昨夜方夫人告訴我們老來其惱的話，已被桑佛來知道，今天他在來氏屋外偵查，也是另有目的，我料他來往都是乘火車的。他倆在車站上果然探得有一男一女，在兩點鐘時從巴黎到這裏，並在隔壁旅館裏雇了一輛車，在幾分鐘前，已乘了七點四十分快車回去了。那兩人的形狀，正和桑佛來里文色二人相合。批立那瞧了瞧時，便道：

「去吧，我們已遲了一小時，或者可在勒門司地方追着他們。」

麥道：「那末可追上他，把他們雙雙擒住。」

批立那道：「雙雙擒住嗎？但……」

麥問道：「什麼？」

批立那直到進了車廂，車子開行了才說道：

「但你可不要捕那女的。」

「爲什麼？」

「你有拘票嗎？你知道她是誰？」

麥道：「沒有拘票。」

批道：「那末你算了吧。」

麥道：「但……」

批道：「亞歷山！你再這樣說，我便在半路上攆走你，那時任你去捕誰好了。」

麥探低頭不語，有時仰望天空，這時車行很速，經過那些山谷、平原和土阜，一會兒，勒門司已在望了。批立那道：

「老友，這裏到車站的路徑你認識嗎？」

麥道：「認識的，由此向右一直去便是。」

到了車站，只聽見一聲汽笛，有一輛火車正要開行，批立那跳下汽車，也不及買票，奔到月台，查票員也沒有攔住，他奔向列車，攀住銅欄杆，向車窗內逐一瞧去，準備瞧見那對共同犯，以便逮捕，但在那後段列車裏，瞧不見那兩人，這時火車開行了，忽的他大叫一聲，原來他已看見里文色躺在座位上，頭靠在桑佛來的肩上，桑佛來雙手也摟住女郎的腰圍。批立那見了這個形狀，氣得什麼似的，抓住車門不放，却被查票員和麥直路司拖了開來。

麥道：「你不怕做車下鬼嗎？」

批狂喊道：「快放我前去，就是他們倆。」

這時列車隆隆地經過，批立那還要跳上一塊踏腳去，却被他們扯住，幾名夫役和站長也都趕了過來，火車已經出了站。批立那嚷道：

「蠢才，你們簡直都是些笨蟲，快放我自由。」說完，用力推開衆人，跳上自己的汽車開駛，他只預備搶先趕到第二站，查當世去捕住桑佛來。

車在樹旁閃電似的駛過，口裏喃喃的道：「他倆是一對情人，共同合謀陷害方夫人的，必是他倆，把一切都歸在方夫人身上。」

批立那記起他倆偎抱的情形，不覺怒火中燒，定要報這大仇。

忽然車機發出爆炸的聲音，急忙呼喚麥直路司，原來麥探早已躲在車廂裏，這時便鑽了出來，批立那問道：

「這汽油你從那裏買來的？」

麥道：「村中雜貨鋪裏。」

批道：「那你上了當了，這簡直是泥水，你可聽見那機聲嗎？」

這時車行漸慢，結果完全停止了。批立那急道：

「這最後的機會，可給我們錯過了。」

麥道：「來，我們把車子修好，再到巴黎去趕上他就得了。」

批道：「混蛋，修車得費去一小時，並且修後難保不再壞。唉，這是泥水呀。」

這時車停在一處曠野，絕無燈火，批立那在暗中發怒，幾乎要把汽車踢碎。說道：

「麥直路司，這些都是桑佛來的女伴幹的，他外表絕對瞧不出，他住在我的宅中，名字喚做佛路倫絲里文色，我不能捕她，我見了她，便失去了一切胆力，但我們却始終沒有發生過戀愛。唔，還有一個桑佛來，這一對混蛋，他們害死了方維耳父子，還有那來氏屋中的兩個人，乃至警長范洛和谷士摩而登，都是這對妖精幹的……」說到這裏，聲音已經模糊不堪，竟因失望而倒地。麥探急忙把他扶起，抱進車子，說道：

「你且等一會，這些涉及女人的事，可以拋到腦後去，我也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我來講給你聽，一待天明，見有村人經過，便可叫他去辦一切需要品和食物來，現在我已覺到飢餓。」

批立那這時已疲倦到了極點，沒有心去聽這些話，一忽兒已睡熟。到醒來時，已經不早，他又回復到常態，對麥探道：

「我昨夜不知說了些什麼，但我並不懊悔，我得盡力捕到真實犯人，救出方夫人，這是我應盡的天職，今晚我得使里文色女郎在監獄裏過夜。」

麥道：「我可盡量幫助你。」

批道：「我不需要，你若損伊一毫一髮，我可不與你干休。」

麥探低頭不語。這時他已差了一個乘自由車的路人，辦了一切物品，九點鐘時，汽車已又開駛了。車過合廣場，轉向杜呂里，麥道：

「你不是回家嗎？」

批道：「不，我得先幹一件最急要的事，就是去告訴方夫人，真犯已被我發現，使他除去自殺的念頭，然後再去賤總」

監。」

麥道：「總監須到下午才回署。」

批道：「那麼去瞧瞧推事。」

麥道：「十二點鐘前，他決不在法庭，現在還早。」

批道：「去了再說。」

到了那裏，果然法庭上一個人也沒有，便在附近進了餐，麥直路司又到偵探辦公處去了一趟，再來引批立那到推事那邊去，在走廊裏，麥探瞧出批立那那付惶惑不安的神情，便道：

「你心地還是這樣嗎？」

批立那道：「比前更惡，我在新聞紙上已瞧見方夫人第二次圖自殺的消息，他進了醫院，又把頭撞在牆壁上，醫院裏在他身上加了一件緊密大衣，使伊兩手不能妄動，但伊現已拒絕一切飲食，現在應該趕快去救她。」

麥問道：「怎樣救她呢？」

批道：「交出真犯，我將告訴這案的經管人，今晚無論是死的活的，我定把里文色女郎交給你。」

麥問道：「桑佛來呢？」

批答：「不久也將捉到。」

這時走廊裏有幾個報館訪員，在一塊兒等候新聞，批立那認識他們，便招呼道：「諸位，今後你們可說我專心担任替方維耳夫人辯護。」

眾人都抗議道：「搜集種種證據，歸罪於她，不是你嗎？現在却和前言自相矛盾，這不是可笑嗎？」

批道：「那些證據，我能逐一消除，要知道方夫人這次確是爲奸人所害，我將使伊得到公理的伸雪。」

訪員們道：「那些齒痕呢？」

批道：「這也是偶然的事，但因此却解釋了她的罪名，你們試想，倘方夫人有了造成暗殺案的能力，他還肯把齒痕留到一個水果上去嗎？這樣一點小智計，難道伊想不到的嗎？」

麥探道：「但……」

批道：「我就得告訴推事，伊是無罪的，我還得告訴伊我替伊出力的話，使她有一線生望，否則她又自殺了。」說到這裏，目光注着一個近邊的訪員，這訪員正在靜聽並記錄下來，這時推事室的門開了，推事見了批立那名片，立刻要請他進去問話，批立那舉步向前，正要和麥探入室，忽的對着麥探道：「哼，這訪員就是桑佛來扮演的，趕快攔住他，不要給他逃跑了。」說時閃電似趕過去。麥直路司和一班警探，訪員們都跟在後面，不一會，批立那後面已沒有人聲。這裏據兩個路人告訴他，說有一個人，從這裏很快的走過，批立那也追了好久，却沒有見到桑佛來，知道已走錯了路，後來才知道桑佛來是從王宮路逃去的，會同一個年輕的美女子——這顯係是里文色女郎——同乘一輛往漆拉撒的街車去了。

批立那回到自己停車的所在，開動汽車，直向漆拉撒駛去，在那街車站上又誤入了歧途，費了一小時的辰光，才回到原處，這時才查明里文色女郎是獨自跳上街車，往巴奔廣場去的。批立那怒不可遏，便掉轉車身，駛回家去，急欲去會那女郎。到得廣場，只見有六七個警署中的人，麥直路司見了他，急忙避入門後，批立那便喚他出來問道：

「你們到這裏來，可是爲我？」

麥道：「不，你是受我們愛戴的，我們怎能如此。」

批立那聽了，心裏一動，知道麥探定已違反他的囑咐，把女郎告發了，便問道：

「你有拘票嗎？」

麥道：「這是湊巧的事，總監回署時，我剛巧提起女郎，把名字告訴了他。」

批立那等得不耐煩，又問道：「你到底有拘票沒有？」

麥道：「這有什麼法子呢？你自己告訴我，你是太軟弱，叫我捕他，你瞧，總監，推事，都對於你有益的，我有什麼法子呢？還有代理探長？」

批道：「這樣說來，宛伯也已知道了嗎？」

麥道：「怎麼不知道，自從總監知道了那照相上的人在你家裏，就有些疑心你了，一小時後，宛伯或許要帶些伙件來，他已查出那婦人常到桑佛來家裏去，有時還在那裏過夜，他的名字叫做佛路倫絲里文色。」

批立那道：「胡說，」這時他因妬成恨，神志模糊，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可巧有一個賣報童子走過，口裏嚷着巴黎時報的特號大字標題道：「魯意批立那驚人宣言，方維耳夫人宣告無罪，兩真犯旦夕就捕。」

批立那說道：「對啊，這齣戲快要完了，佛路倫絲欠社會的債也得償還了。」說罷，把汽車駛進柵門，車夫過來接去。批立那交代了車夫說不時就要出發的話，便跳下來向管家僕道：

「里文色在家裏嗎？」

「在伊房裏。」

「他昨天不是出外去的嗎？」

「是的，他接到一個電報後，說是請他到鄉下去探望一個害病的親戚，昨晚他已回來了。」

批道：「我有話問她，你快去請她來。」

管家僕問道：「在書房裏相見嗎？」

批道：「不，在我臥室隔壁的梳洗室裏。」

這時麥探緊跟着批立那，批立那便挽他上了石級道：

「還好，我恐怕她起了疑心，不回到這裏來，伊却沒有知道昨天我已瞧見她，現在她可逃不了啦。」說時，已走到第一層樓，麥探搓手道：

「現在你已清醒了嗎？」

批道：「我已決心不使方夫人含冤自殺，因此不得不犧牲文色。」

麥道：「你不會懊悔嗎？」

批道：「不會懊悔。」

「這樣，請你原諒我。」

「原諒你，我還得感謝你。」說時，麥探領下已吃了他一拳，跌在第二層石階上，暈厥過去，在半樓梯上，有着一間暗室，是下人們堆積雜物的，批立那便取了兩塊手帕，塞住了他的嘴，又用桌布縛住他的手足，把他推進暗室，在牆壁間兩只釘上，縛住了桌布的另一頭，這時麥已漸漸蘇醒，批道：

「請你在這兒打一回盹。」說畢，把門鎖上，一盞時計道：「只有一個鐘頭了。」這時他目的是要找到女郎，逼出個口供來，便上了二層樓，先用冷水沐了頭，只聽見樓下已有人聲，知道只有女郎一人，便很歡喜地跑到梳洗室前，取出鑰匙，開門進去，不覺大吃一驚，原來桑佛來那廝，却已叉手立在裏面，好像專等他來問話似的。

(十) 三角戀愛

這時批立那倒退了一步，摸出手槍對準了桑佛來，喝道：「舉起你的手，否則我要開槍了。」桑佛來却很是鎮靜，對桌上放着的兩枝槍望了望，說道：

「武器我也有在這裏，但我是來談話，並不是來用武。」

批立那見這人很安閒，更怒道：「告訴我，你怎樣進來，可不是用一個假鑰匙，但這鑰匙你是那裏得來的。」桑佛來只是不答，批又怒問道：

「快告訴我，否則……」

這時女郎也已趕到，從批立那身旁擦過，也不顧批在旁邊，一直撲進了桑佛來的懷裏，說道：

「你不是允許我不來的嗎？快去吧。」

桑佛來掙脫了女郎，把伊放在一張椅子裏，說道：

「佛路倫司，我允許你是暫時的呀。」

女郎道：「那可不行，你不許講一句話。」

桑佛來道：「里文色女士，請你許我照自己的計劃行事。」說時俯身下去，替女郎分撥覆額的金髮，女郎也已默然，好像給他那柔聲馴服似的。

這時桑佛來又附了女郎的耳，說了好些話，批立那却聽不清楚，只是站着發呆，伸出了拿槍的手，指按着槍機，見了這種情形，幾乎按捺不下，放下了手，把桌上的兩枝槍，放進抽屜裏去。然後再走到門邊，想把門鎖上，忽然梯頂有人聲，便向外一望，見管家拿了一只茶盤，盛着一封信進來，

批道：「什麼？」

僕人道：「一封信，是給副探長麥直路司的。」

批道：「副探長和我在一塊，你把信交給我好了，以後沒有事，不許來打擾我。」

管家答應着去了，批立那把信拆開一看，見是急急用鉛筆寫的，由外面一名在職的警長具名，上面寫道：「副探長，請謹慎些。廿司冬桑佛來已躲在屋裏，據對門鄰居說，有一個這裏的女管家，在一點半光景進來，這時適當我們尚未到場之先，接着伊便在居室的窗口出現，不多時，居室下面的一扇低小的地窖門，像是被她開啓了，這時便有一個男子進了方場，進入地窖，瞧去實在是桑佛來無疑了，注意，副探長，只要你打一個招呼，我們便可進來協助。」

批立那看畢，才知道這仇敵進來的方法，便關門上栓，拉了一張椅子，對着兩個罪犯坐下，這間狹小的房間中，擠了

三個人，幾乎碰着，批立那和桑佛來相去沒有一碼遠，中間隔着一張長桌，上面堆滿着書籍，窗子是和舊式屋子一樣的從厚牆裏鑿出來的。里文色女郎却旋轉伊坐的椅子，背着燈光，批立那瞧不見伊的神色，只注視着桑佛來厲聲道：

『快講，我們的談判是不能久延的，至多是講幾句必要的話，現在時候已到，你可害怕，你可懊悔嗎？』

桑佛來含笑，道：『我並不害怕，也不自悔失策，我以爲我們須得到一種諒解。』

批立那一動道：『諒解，你我訂一個和約嗎？』

桑佛來道：『這有什麼爲難，我已想過好幾次，我見你登報宣言方夫人無罪，那我便決心和您訂和約。』說時用手作勢做耳語道：『先生，一切關鍵都在你那方夫人無罪的一句話上，現在你確信方夫人是無罪的了嗎？』

批道：『方夫人有罪無罪，都和這案沒有關係，爽快些，就是你倆的關係比我大得多，你可瞧見那報上，我宣言方夫人無罪外，後面我還說真犯也將就捕。』桑佛來和女郎聽說，同時起立，桑佛來道：

『據你說，那罪犯是……』

批立那接着道：『這大家都知道，那罪犯是拿烏木手杖的人，那女的就是，一切罪惡的共同犯，男的殺死總警長哀西尼，他們還會圖害我，像松溪路上的槍聲，翻汽車死了我的車夫，昨天又在那間倉屋裏，懸空掛了兩具骷髏，你可記得，昨天那柄可怕鐮刀，只差一線，把我的腦袋斫去。』

桑佛來道：『你的意思我完全不懂。』

批道：『意思是他們認識里文色女郎，也知道你在這屋中，他們已把這屋包圍了，代理探長宛伯這時正在路上，向這裏來。』

桑佛來不防聽到這些嚇人的話，身子也覺不安起來，旁邊的女郎，臉色已變得不成樣子，喃喃的道：

『可怕呀，我可不能承受，』說時奔向批立那道：

『卑怯奴，你已把我們告發了，這種卑劣的手段，我知道你能使出來的，你簡直像個流氓，唉……』說到這裏，倒在

一張椅子裏，嗚嗚地哭了。批立那也不去睬他，反而恨她更深一層，毫不覺得可憐，在室內來回了一趟，立在他倆面前，見他們互握着手，像是在患難中互相勸勉的一對好友，不由得妒火上升，便一把拖住桑佛來的臂膀說：

「我不許你這樣做，你沒有這種權利，她可是你的夫人嗎？那來……」

桑佛來對他呆看了一回，批立那倒也難爲情起來，里文色也露出輕視的目光來，不一會，桑佛來道：

「我們已是被捉的野獸，無法可想了，但我可以說個明白嗎？」

批立那道：「你說吧，門已鎖好了。」

桑佛來道：「我的話很簡單，要知我和方維耳夫婦，雖然時常通信，但並沒有會過面，直到五年前，那所松溪路的住宅正在建築，他們夫婦倆在派拉馬度冬，那時我和他們會見了五個月，他倆却不甚和善，有一天晚上，爭吵得格外激烈，我去時只見方夫人正在痛哭，我見美人流淚，便情不自禁地把隱情顯了出來，我初見伊後，便一心愛伊……」

批立那道：「你別說謊，昨天我親眼瞧你們倆同由亞倫空乘火車回來，現在却說愛起方夫人來了。」

桑佛來道：「我這些話，原不希望你相信，但你只當是實話是了。方夫人也傾心於我，彼此立了一個誓，這樣便過了幾禮拜的快樂日子，方維耳時常喜歡到音樂場去，他的兒子身體很是薄弱，我費了不少煩勞，把他鍛練好了，這佛路倫絲也是由我保荐他在他家做保姆，伊的來歷，說起來也是很長，十五年前，我的哥哥在南美智利國京城收下一個女孩，那是朋友的孤兒，在女孩子十四歲的那一年，由這朋友託付給我的兄長，我哥哥便把他交給一個曾經撫養我的保姆，那時他也在南美，後來這保姆領了女孩到我這裏來，不料伊到法國不上幾天，便遇險死了，我便把女孩帶到意大利，放在朋友家裏做工讀書，伊性喜獨立，在意大利當一位女教師，後來由我荐給我的表兄，在派拉馬我見伊做小公子愛得門的保姆，又做了曼麗的親密的閨友，並且曼麗也做了我的知友，只是不久，我們的歡樂便遭破壞，那時我把每日的情史，記在一本日記册上，一天忽被方維耳發見了，便立意要和曼麗脫離，後來經曼麗幾度辯白，又允許永不和我再見，方維耳的怒氣，才平了下來，同時佛路倫絲也被離去，此後我和曼麗便完全斷絕了，後來我便作客旅行，所到之處，仍舊

恢復我的研究學問的生涯，方夫人和他丈夫在巴黎新屋中，過着安樂的日子。」

批立那道：「你怎樣知道伊寫信給你的嗎？」

桑佛來道：「不，曼麗是一個守本分的婦人，從不幹偷偷摸摸的事，因有佛路倫絲做了你前屋主梅龍藥的書記，常在樓下私室裏，接見方夫人，但並沒有提起過我一回，也不許佛路倫絲提起我，後來我嫌離伊太遠了，便回到巴黎來，大約一年前，我在魯而路找到一所平頂樓屋，悄悄遷入，方維耳也沒有知道我已回來，這事只有佛路倫絲知道，伊時常來看我，我出外時很少，只在天晚後在極僻靜的地方散步，有一天晚上，正當星期三，約在十一點鐘光景，我偶然走到松溪路，可巧曼麗倚在窗口閒眺，我倆相見後，便一徑走了過去，以後我每逢星期三，必然走到松溪路，同時曼麗也常在窗口。」

批立那焦急道：「你快講些實事。」

桑佛來道：「我將講出一件要事，使你明白，有一天我正在散步，無意中被海砲方維耳碰見了，於是我只得遷居到里却華倫路的一間小屋中，佛路倫絲仍不時來看我，曼麗雖來看我，但我却嚴守秘密，通信時也把信留在郵局裏，由自己去取，我得到方維耳已死的消息，是在警務總監等來捕我時才知道的。」

批立那道：「這我可不信了，這事發生已有兩個星期，新聞紙咧，里文色咧，都會報告你，你怎會不知道呢？」桑佛來道：「這却有個原因，報紙我是不常看的，在發生暗殺的那天早上，我寫信給佛路倫絲，說我要出門三星期，事後我又不走，但卻沒有通知她，所以她也無從來報告我案情，直到警廳聞報烏木手杖人就是我來捕我時，伊還沒有知道我回來呢。」

批立那道：「那末暗隨警長范洛到旁牛府咖啡店去的，你不能承認就是你嗎？」

桑佛來道：「這個我得辯白，那不是我，我從沒有到過那個咖啡店，你得相信我的話，我的反動，却正出在這裏，我聽到曼麗因犯了暗殺罪而被捕的話，幾乎發狂，我槍死總警長，排開總監和副探長時，只存着一個逃的念頭，我以為我一

得自由，便可營救曼麗……」說到這裏，他身子已經有些發抖。「我在里却華倫路逃脫一班人的目光後，轉過一個角，佛路倫絲已駕車前來相救，伊在兩星期裏，在日常念給你聽的報紙上，得到一切消息，和你的談話中，得知曼麗唯一的敵人就是你，因為你在摩而登遺產事中，沒有我倆來干涉，於你更有利益。」

批立那道：「什麼？」

桑佛來想了一會，明白地道：

「伊知道你的真姓名，伊知道亞森羅賓什麼事都會幹出來的。」

這時大家都靜默了，批立那和佛路倫絲四目相對，却瞧不透伊的感情。

桑佛來又道：「佛路倫絲既然身為曼麗的閨友，就應對亞森羅賓攻擊，因此伊寫了那篇你在線球內發現的論文，並且日夜偵探着你，那天早上伊聽見你打電話給麥直路司，說快要把我捕住，於是他便冒險把鐵門帘放下，一面雇車來救我，但伊來得太遲了，警探們早已入屋捕我，但伊總在最危急的當兒，救我出險，並且在二十分鐘內，迷了追捕者的耳目，同時伊告訴了我，你在他們裏面做了領袖，所以我們便開始向你攻擊，在我送消息給警務總監的時候，佛路倫絲回去把我那半段手杖，藏在你的沙發坐墊底下，這事雖然沒有發生效力，但已顯示戰鬪已經開始，要知我是一個學者，一切都很消極，起初我只在日間研究學問，晚間能在曼麗的窗口望見伊，便滿意了，自從曼麗被捕後，我的心中，只有營救伊一個念頭，並且我能置你於死地，似乎對曼麗能夠增加一層安全似的，因此我幾番圖取你的性命，一次我躲在佛路倫絲的私室裏，預備把你毒死，還有那次松溪路上我又對你發了一槍，還有你那汽車間，恰恰靠近伊的私室，那天我把你的汽車略施小技，預備把你和麥直路司統統送到鬼門關上去，不料仍舊便宜了你，倒枉死了一個汽車夫，這次以後佛路倫絲便極力勸阻我，我才住了辣手，便一心去營救曼麗，好在我的家資還算富有，就把獄中和病院裏的看護人役，個個巴結好了，並且得了一張法律訪事的入場證，總想在法庭上或是檢察官的走廊裏，得到曼麗的一些目語，或是簡單的幾句談話，以便安慰伊，但伊總是受着黑獄之苦，你提出了方維耳的信件，對曼麗又加了一層不利，這信的言語，

來源，都是神祕不測的，這些我們却不得不歸根於你，佛路倫絲昨天早上見你和麥直路司談話，聽見什麼有個叫來其惱的，有在譚米尼，伊知道這人是方維耳的老友，你和麥探乘車是不是去找他的？我們也在半點鐘後乘火車到亞倫空，我們在譚米尼村外，得到來其惱已死的消息，便決計去到來氏宅中一探，在那裏佛路倫絲看見你也在場地上，便扯了我走到草場那邊的叢林背後，但你仍跟隨我們，我們那時瞧見一間倉屋，佛路倫絲便和我走了進去，跨過許多木料，走上了扶梯，躲在閣樓裏面，這時你也進來了。以後的事是你身歷其境，不用多講，你怎樣發見骷髏，你怎樣聽見里文色碰動物件的聲音，在我們出走時，你又開放手槍，槍彈中在伊的肩頭，但我却直到在火車裏見伊暈過去才發覺的，傷勢雖然很輕，但伊的恐怖已達到極點，你在勸門司見我們時，伊正熟睡着。』

說時湊近批立那，細看他的臉色，低聲問道：

『你相信我的話嗎？』

批立那道：『我不信。』

桑佛來竭力道：『不，你得相信，要知我是一個熱情的人，我痛恨你是爲了情愛，昨天我們等候你既不回來，就在今天早晨，一心要探訪曼麗，在牢獄的四周，和法庭上，都巡視了，最後我在檢事官的走廊裏，碰見你在呼着曼麗的名字，告訴一班新聞記者，說伊實是無辜受冤，證據已在，先生，我久積的痛恨，到這裏才一洗干淨，把仇敵一變便成了知友，我便預備等你回家，上門來懇求你救救伊，因爲只有你能做這事，望你看在上帝分上，救救伊吧！』他說時流淚屈膝，身子發抖，佛路倫絲也低泣不住。批立那道：

『只要時間允許，我定能救伊。』說時又呼道：

『去，去，住在這裏有什麼意思。』

桑佛來道：『這屋子不是已被包圍了嗎？』

批立那道：『那我們可以奮鬪，但我還有些懷疑，你們能替我打破了，我才可以救方夫人。』

桑佛來道：「但這屋已被包圍了，我們將怎樣處置呢？」

批立那道：「我自有方法。」

桑佛來道：「探長宛伯呢？」

批立那道：「他不在這裏，我可負完全責任，你們遠遠地跟我來，等候我的信號。」說時取去門栓，預備開門，可巧這時有人敲門，原來就是管家，批立那問是什麼事，僕人道：

「代理探長宛伯到這裏來了。」

(十一) 陷 筭

批立那雖然早已料到這層，但仍像不曾預防似的道：

「宛伯來了嗎？你可曾給他進來？」

管家道：「你沒有對我說不給他進來。」

批立那道：「他一個人來嗎？」

管家道：「不，他帶着六個人來，這六個人都在院子裏。」

批又問道：「那末宛伯呢？」

管家道：「他叫我領他到第一層，預備在書室裏相見。」

「他已知道我和批直路司里文色女郎在一起嗎？」

「他已知道了。」

「你去回復他，說沒有找到我，預備到里文色的私室裏去找我，最妙他和你一同去找。」說畢重又把門鎖上，他回

頭見佛路倫絲臉已變色，便對伊道：

「你不要害怕，你倘能一切依我，你沒有一些危險。」

女郎不答，像是還不相信，批立那又道：

「時機已迫，我們也許不再相見，但你對我說的話，一些證據也是沒有。」

桑佛來道：「像你這種人，聽了我這樣的話，也能知足了，我現在已經失敗了，只能聽你的命令，請你救救曼麗。」

批立那道：「我要救你們三人。」說畢推開室門，向外探望了一回，說道：

「你倆候在這裏，在我回來之前，無論有誰，講什麼話，你們可別開門，不久我就得回來。」說完走出室外，把門鎖上，在第一層梯子口，望見院裏有六名偵探，探長宛伯，在他書房的一個窗口和他們遙遙相應，批立那見他守定地位，知道這事有些棘手，預備下個先着，便走進書室，宛伯見仇人已到，默然了一回，便帶着譏諷的口吻說道：

「據你的管家說，你在里文色女郎的私室裏，但仍是不見你。」

批立那道：「我是在樓上臥室裏，在下樓前，我得完畢一樁事，我的下人只能照我的吩咐講話。」

宛伯道：「現在完畢了嗎？」

批立那道：「完畢了，在我臥室裏，桑佛來和里文色兩人被我雙雙縛住，口裏還塞住了，只等你去捉他。」

宛伯道：「哦，那麼人家見他進來的是桑佛來了。」

批立那道：「正是，他還是里文色的情人呢，當麥直路司帶伊到私室裏去查問的時候，桑佛來這廝胆也不小，他因恐里文色被捕，竟敢在我們手裏來救伊。」

宛伯道：「你把他們禁閉了嗎？」

批立那道：「是的。」

宛伯對批立那的一番話，實在一個字也沒有相信，他從麥探和總監口裏，得知批立那和里文色是一對愛人，雖然

已發生了姦心，但決不會因此把愛人犧牲，所以更加注意地道：

「現在可領我到你的室內去，你不是已經過一場決鬥了嗎？」

批立那道：「倒還不甚利害，我已把那斃的武器解除，但麥探已受了些微傷。」

宛伯道：「傷重嗎？」

批立那道：「不重，現在他已到一家化學店裏去裏傷了。」宛伯道：「怎麼麥探不在你的室內看守囚徒呢？你那管家的說……」

批立那道：「那是管家弄錯的，他在你未到這裏前，已經出去了。」

宛伯道：「那希奇了，我的部下都知道他還在室內，沒有出去。」說時細看着批立那的神情。批立那道：

「他們沒有見嗎？那末他在那裏呢？他只對我說他去醫治傷口了。」

宛伯聽說，更加疑惑，心知這明是批立那要調使他去找麥直路司，使得他暫時離開，便道：

「那化學店離這裏不遠嗎？我可差個人去找他。」

批立那道：「就在這裏巴根路轉角，我們可以打個電話去問他。」

宛伯也道：「不錯，我們可以打電話去。」

這時宛伯真是忙極了，既想去打電話，又要攔住批立那的去路，批立那也被控制着，退到電話機邊，取下聽筒，一面拿了一把大剪刀把電話線剪斷，一面呼道：「喂，二千四百零九號，你是化學店嗎？副探長麥直路司可在那裏，怎麼他傷處中毒嗎？」

宛伯聽說麥探傷口中毒，急忙推開批立那，並且做勢不許他走開，一面問道：「喂，我是代理探長宛伯，我要探問一個副探長麥直路司，他在那裏嗎？喂，你怎麼不答應呢？」說時一眼瞥見電線已經割斷，臉上便現出一種奇怪的神色，知道已受愚弄。這時批立那立在他背後，不過二碼遠近，靠在一扇木門邊，左手放在後面對着他微笑作勢道：

『不要動。』

宛伯見了那副笑容，像是害怕得很的樣子，果然一點不動。批立那又道：

『別動，我不會傷害你，只是請你小坐一會。』說完用手把牆上機鈕一按，就有一扇重大的鐵門帘，倒在地上，宛伯便做了一個被禁的囚徒了。批立那先把會客室和這間屋子中間的門，反鎖了，然後又把通耳舍的門也鎖了，聽宛伯在裏面把那門帘撞得播鼓般響，並且大聲叫喊，心想有的窗子開着，外面的人定能聽見，便道：『探長，你的叫喚是無用的，讓我來代替你吧。』說畢，取手槍開了三響，一顆子彈從窗上玻璃中穿出去，批立那急忙離開書室，從一扇小門中溜了出去，這裏有一條隧道，圍繞着兩間屋子，盡頭通到耳舍，批立那經過這隧道，躲在耳舍的門後。這時那喊聲和槍聲，已被外面偵探們聽見，便奔上樓來，經過耳舍，見各門都已上鎖，只有一條夾術，探長的呼聲，便在街底發出來，這六名偵探便齊向那邊奔去，這裏批立那却又把術門鎖上，這樣又多了六個囚徒了。這時批立那見汽車夫和管家的一同奔來，便各給了一千法郎一個人，又對汽車夫道：『你把車機開了，不要給人攔阻去路，倘我乘這車脫身，還得賞你們二千法郎一個，你們且在這裏等我。』說完便走到第二層，到了梳洗室門口，笑道：

『好了，你們現在可跟我走了。』說時開門進去一看，不覺嚇了一跳，原來室內已經杳無人影了。他喃喃地道：

『怎麼，他倆怎麼走了。』起初批立那疑心桑佛來有個假鑰匙，可開這門，這會却證實了，因為這屋有許多偵探看守着，他倆怎樣脫逃的呢？於是向四下瞧看了一周，發見那厚厚的牆壁上，有一個窗口，窗上向外靠着一塊木板，木板下隱隱地有一個小梯，批立那到此才明白，這厚牆裏定有一條地道，通着一個去處，佛路倫絲和桑佛來這樣自由地進出這所屋子，不用說，都是靠着這條地道的，但他們爲什麼不告訴我呢？難道還有些懷疑我嗎？想時瞥見桌上有着一張紙，取來一看，是桑佛來匆匆地寫下的，上寫道：

『我們不希望牽你在內，所以脫逃了，倘我們一被捕，還有自由的你，一切都記在你的身上。』末後又有佛路倫絲的註筆，『援救曼麗。』

批立那看完，說道：

「現在他們不照我的話行事，那就失敗了。」想時只聽見樓下那扇夾街的門，偵探們正在碰着，於是急忙跨上窗口，由梯級上下去，到了第一層樓，開亮了電筒，走入牆底的一條隧道裏，這路非常狹窄，只能挨身行走，走了三十碼光景，便到了一處轉角，這裏是另一條隧道的盡頭，也有一扇門開着，露出另一個梯子，批立那已走到一個大櫥裏，櫥門前的一張布幔，也已開啓，正對着一只大榻，批立那走出來，走到隔壁一看，原來就是里文色的私室，批立那到此才知道處身那裏，知道這路雖然並不十分秘密，倒也很是安靜，那頭是通巴奔廣場的，桑佛來和佛路倫絲想是時常從這裏出入的。於是他穿過門口，走入地窖，走下梯子時，見有日光從一扇門隙裏射進來，便在暗中摸着了門鎖，設法開了，剛探頭出去，急忙又縮了回來，原來窖口有兩名警士把守着，警見批立那，就想上前抓住，虧他縮回得快，沒有捉住。心想這二人是怎樣知道的，女郎和桑佛來脫逃時，沒有撞見他們嗎？還是已經被捕了？這時已走上地窖梯子，想要偷入園庭，駕着汽車逃走，剛到天井時，見那剛才被禁的四名偵探，都上來呼喚着，大門口又是人聲大起，批立那想乘這紊亂的機會，溜出去，便探頭一望，只見桑佛來被一班警探們圍住在牆邊，手上已有着手銬，心想他既被捕，不知佛路倫絲究竟怎樣，這時階上出現了宛伯，因被禁住了好久，所以見了囚徒，大怒不已，便道：

「很好，他是甘司冬桑佛來，你們在那裏捕到他？」

一個警長答道：「在巴奔廣場的地窖門口。」

宛伯道：「還有那女的呢？」

答道：「那女的沒有瞧見，因伊先出去。」

宛伯道：「魯意批立那呢？」

答道：「五分鐘前，他也從地窖中出來，但又縮了進去。」

宛伯道：「誰這樣說？」

答道：「一名把守地窖口的警士報告我的。」

宛伯歡呼道：「這樣我們可以捕住他，他非但有拒捕的罪名，而且還是一個共同犯。現在派你們兩人看守桑佛來，四個人帶槍把守廣場，兩人上屋頂去，其餘的跟我來，我先去把里文色的私室查抄，然後再抄批立那的居室。」

這裏在宛伯等未到里文色私室之前，批立那早已到達了，他查看那扇機關小門，沒有損壞，那大櫥想來那班警探們也不會找到，於是走進夾街，上了第一層梯子，在那通梳洗室的梯子上爬了出來，把這扇小門看了一遍，便拉了下來，不久，頭上已有有人在搜查了。這樣看來，五月廿四日這天下午五點鐘時，可作這樣的一個記錄：桑佛來被捕入獄，里文色已由警署通緝，方夫人在獄中拒絕飯食，批立那雖然確知他們無罪，欲去營救，但却被禁在自己屋子裏，並且有人搜捕他，摩而登遺產事根本談不到了。不覺冷笑道：「松溪路明天又將開會，但亞森羅賓却不能到會，方夫人又怎能去救桑佛來，里文色和批立那都已不能出頭了。想時只聽見上面有重大的打擊聲，原來那批人已上屋在拷牆壁了，於是他便索性以倒了，閉目細思起來。」

(十二) 困獸

時光很快地過去，這時已是午夜。批立那已覺得很疲乏，很飢餓，在這數小時內，他把這案的真情，猜透了八九分，覺得以前種種，都是誤解，桑佛來的話也許是事實，但現在最要緊的却是脫逃一事，所以他便穿過地道，爬到梯頂，從小門裏聽見室內有着人聲，知道這路已被斷絕，於是走到里文色私室裏的那口大櫥裏，按機關開了櫥上的板，正想跨出去找些食物來吃，忽然聽得隔室有人道：

「麥山路司，你昨天在這裏一晚，沒有新消息麼？」

批立那聽出是警務總監的聲音，心想好危險，幸虧這櫥板沒有發出聲音，於是再留心聽他們談話，只聽得麥探道：

「沒有消息。」

總監道：「那末這人到那裏去了呢？」

這時又有人說道：「我已決定，這人除了會飛，否則決不能逃出這屋子。」說話的是代理探長宛伯。批立那從空隙裏望去，只見總監在室內來回踱着，說道：

「雖然我們能在這屋子裏捕到他，但可不是必須的呢？」

宛伯道：「總監說些什麼？」

總監道：「你得明白，這是國務總理的意思，羅賓是不能捕捉的，因他已成了個正直的人，非但沒有幹壞事，並且還於我們有好處，昨天他割斷電話的一件事，你只能當他是和你開玩笑，國務總理也贊成我這樣的話。」

宛伯道：「據我看來，這裏並不是玩笑。」

總監道：「這些都不管，他在你的面前，敢幹下這樣的事，足見他膽子很大。麥直路司，今天早上你喚人把電話修好後，在這兩間房間裏，已經搜查過了嗎？」

麥道：「正是。」

總監道：「里文色這個女子，我看不是個好東西，但我得探明，伊和桑佛來批立那有什麼關係呢？你們在伊的字紙裏，沒有發現什麼嗎？」

麥探道：「沒有，都是些商人來往的信札和帳票。」

宛伯道：「我却發見一樣東西，這是沙氏樂府第八集這本書的式樣，和別的截然不同，裏面却是個隱藏文件的所在。」說時指着這本書給總監看，又道：

「裏面的文件，都在這裏，你請瞧吧。」

總監接來看畢，說道：

「這正是證實里文色罪狀的鐵證，由此批立那知道發信日期的來源。」

宛伯道：「這裏有一張紙，上面寫的是：『記着，轟炸的事，將在午夜三點鐘發生。』你看怎樣？」

總監道：「依照表上的宣言，轟炸該在第五封信發現時實行，這話批立那原也說過，但時光儘多着呢，現在只出現了三封信，今夜是第四封出現的日期，並且轟掉一所住宅，不是件容易的事。」

宛伯道：「這裏還有一張紙，上面用鉛筆劃着一個大方形，方形裏又有幾個小方形，和幾個直角平方形，你看還不是一所住宅的圖形嗎？這裏是前庭，進去便是住宅，僕役室，里文色的私室，從這裏起有一個小的紅十字，有一條細小的虛線，直向着那大宅子，那裏還有一處像是一個煙囪，也許是櫥櫃吧。」

總監道：「這虛線想是一條通那大宅的夾衝，你看那頭還有一個小紅十字。」

宛伯道：「正是，我們將來再切實考查吧，現在我已派人在二樓的一間小室中看守着，倘合我理想的話，批立那出路中的一條，已被我塞住了。」停了一會，又道：「這次我被他作弄，差不多無論誰都已知道，他放走了里文色和桑佛來，你看多麼可惡，想你一定允許我捕捉他的吧！否則那我可要辭職了。」

總監笑道：「由你是了，因為這是批立那自己不好。麥直路司，今夜是第四封信出現的日期，你等電話修好了，打個電話給我署中，你們可在松溪路相會。」

宛伯道：「第四封我想因了批立那被禁，是不會發見的了。」

總監道：「你可別這樣只管疑批立那。」批立那把這番話聽得一無餘遺，便輕輕地退入地道，心想倘到那一頭出去，那不是自己送死嗎？剛立住腳步，聽見櫥板上有了拷擊聲，嚇得又退了下來，走向另一頭去，這時他飢餓已極，頭暈眼花，頭上的響聲，越來越大，只得走到那一頭，想要頂門出去，但上面仍有着腳步聲，知道這裏又是失望了。忽然一聲大響，接着一陣人聲，從隧道裏傳來，心知不妙，便用電筒向四下一照，見梯子那邊的石牆上，缺了一大塊，可容一個人蹲伏，於是急急地滅了電筒，到洞口挨身進去，批立那在閃爍的燈光裏，瞧見麥直路司和宛伯等已經進來，便用力抵住那個缺

口，預備不給他們瞧見，不料那石板經他一靠，漸漸地轉動起來，批立那已跟着跌了進去，那石板也漸漸轉了回來，歸復原來的態度，批立那這時心寬了許多，只聽見外面麥探在說道：

「這是地道的盡頭了，你瞧那邊不是一扇門了嗎？我想他在我們未來前，早已逃跑了。」

宛伯道：「不錯，依着地勢的推測，這地道必和第二層樓平行，那頭的紅十字，該指着二層樓上的梳洗室，那裏我已派人看守着，倘他從那逃去，那可要被捕了。」

麥直路司道：「我們可到那頭去打門，有人來開便罷，不然我們打出去就是了。」接着只聽見一陣打門聲，便又有聲和這裏的人聲鬧成一片。這裏批立那自己把住的地方一瞧，見約有一碼多點長，盡頭堆着許多磚石，兩旁的磚石並不穩定，一動就得跌下來，心想倘在這裏多動，豈不要被活埋了嗎？他現在正據在梳洗室和書室之間，因想這地道和電話機中間，必定另有一個通路，否則前屋主人在鐵門帘後面怎能活着呢？這時他飢渴交加，連神智也昏沉起來，便直睡到了晚上八點鐘才醒覺過來，心知這地位很是危險，便想離開這裏，便把那石塊推了幾推，但一點也不動，那機關一時又找不出來，用力又推了幾推，那牆上的碎石，紛紛地落了下來，把這地方又估狹了些，批立那更加着急了，心想難道我羅賓或這樣被活埋了不成，或者是呼喚那班警探們來救助我，但這個可不能幹，因想我雖然已知道真正的犯人，並且要去救方夫人等一班人，但現在在這裏，又將怎樣呢？還有那松溪路的會議，現在想已開始了，再有那沙氏樂府中的宣言，發信和轟炸是截然兩事，各不相干，批立那心裏在附和總監的話，自念不錯，現在還只發現三封信，今夜是第四封，相距還有十天，但忽然心機一動，立刻現出一個恐怖的现象，眼前只見松溪路那間宅子，已被炸去，血肉橫飛中，眼見警署中的一班人，一個個地倒下，不覺嚇出一身冷汗，原來這時他因飢餓到了極點，知覺漸漸地消失，頭暈腦眩，昏厥過去，口裏還不住地念着『佛路倫絲曼麗。』

警務總監和他的秘書長，偵探長，以及宛伯和麥直路司等，在當天晚上十點鐘時，就聚集在方維耳被害的室中了。另外的幾間室內，也有十五名偵探分頭看守，屋頂屋外和花園，又有二十多個人奉命看守着，這屋內外，雖然又搜查過了，但仍是沒得結果。警署中的人本是不相信迷信的，所以今夜決議大家清醒守望着，要把那神祕不測的遞信人，看個明白，到了十二點鐘，總監自己喝了兩杯咖啡，又吩咐分給眾人，自己在室內，閣樓中，甬道和梯廂間來回地踱着，又吩咐各處的門和電燈，都開啓着，這樣可以便利檢查了。這時麥直路司却反對道：

「總監，你前次不是已試驗過了嗎？要那信出現必須在暗中。」

總監道：「我想再試一試看。」

總監心裏也有些疑心批立那，所以這樣實行。到了深夜，大家有些不耐煩起來了，忽然第一層上起了槍聲，接着一陣喧嘩，原來是兩個偵探發生誤會而起的，先前門外瞧熱鬧的人很是擁擠，這時夜已深了，看客漸漸散去，總監便解除禁令，准許看客們走近些，但那班人仍是遠遠地站着，麥直路司道：

「總監，好在今天離開轟炸還有十天，否則我們都很危險的。」

總監道：「今夜倘不發現信，那末十天後還沒有轟炸的事哩。」說時已經兩點十分了，忽然電話機上的鈴聲大振，總監急忙取下聽筒，問是誰打來的，只是那邊的人，竟遠遠地說着話，聲音模糊不清，總監又問是誰，那邊告訴了他名字，竟使總監聽了吃驚，便又問道：「請你說清楚些，你是誰……什麼？你是魯意批立那嗎？你要什麼？」

那邊回答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總監道：「你問這個怎麼樣？你現在在那裏？」

「我在書室的天花板裏，就在鐵門窗簾上面。」

總監道：「在天花板裏嗎？」

批立那道：「正是，我快要悶死了。」

總監道：『那末我喚人來救你好嗎？』

批立那道：『且慢，你快告訴我，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總監道：『三點缺二十分。』

批立那吃驚道：『三點缺二十分嗎？那末請你們都快走，因為根據宛伯給你那張紙上的宣言說，第四封後十天，這所屋子便將轟掉，這就是指今天，因為那幾封的出現，曾遲延了十天，那宣言聲稱，書信和轟炸是截然兩事，轟炸的實行，將在深夜三點鐘，記着，就是今晚三點鐘，你們趕快退出吧。』

說話的聲音，到此漸漸模糊，總監雖仍聽見那聲音，遠遠地哼着，但已像離了電話機了，總監便把聽筒掛起，笑道：『我的好友魯意批立那告訴我，今夜三點鐘，這屋將被炸毀，現在距離只有十七分鐘了。』大家聽了這話，雖也有人當他開玩笑的，但總也有些膽寒起來。

宛伯道：『總監先生，他真是魯意批立那嗎？』

總監道：『正是，他躲在那書室的天花板裏，已飢餓極了，他似乎像跑不出來的樣子，麥直路司，你去放他出來，倘你怕他施甚鬼計，那你帶了拘票去也好。』

麥直路司聽說，臉面發青，靠近總監問道：

『他不是說我們快將被炸了嗎？』

總監道：『正是，他是根據那本沙氏藥房裏那張紙所說的，距今不滿一刻鐘了。』

麥探又問：『那末你主張怎樣呢？』

總監道：『你想我們難道去聽那人的妄測不成？』

麥探道：『這也不是個妄度，因為我曾和他共過事，知道他發言是定有個理由的。我懇求你聽他的說話，這屋將在幾分鐘內被炸，請你允許我們退出去吧。』

總監道：『那你也可以說要我逃跑了。』

麥探道：『這是預防之法，並不是逃跑，況且有你老人家在裏面，倒底不可以冒險。』

總監道：『那使得。』

麥又道：『總監，據批立那說……』

總監怒道：『我已說過了，那使得，你害怕的話，儘可趁此機會，去見批立那。』

麥探行了個最敬禮，說道：『我也留在這裏，總監。』說畢，便自歸原處去了。室內寂靜，總監來回地踱着，又對着偵探

長和祕書長道：『你們想也和我表同意，你想炸彈這東西，須得有人來攢，平空怎會落到人家頭上來呢？』

祕書長道：『炸彈的來法，和出現信件用一個法子。』

總監道：『怎麼，你也這樣說麼？』

祕書長低頭不答，總監心裏也有些不安起來，焦急和時間一樣，一分一分地增加，幾番取出時錶來看，只見剩十二分鐘了，十分，八分七分，六分了，那麥探却遠遠地跪倒在地上，做禱告，祕書長和偵探長作勢想要上前去陳說，但總監却掉轉了頭，在踱步，一忽兒，他覺得批立那在電話裏的一番忠告，到底不可忽視的，終於下令吩咐：『去吧。』衆人聽說，便從容地出去，總監是出室的末一人。屋內燈火仍是明亮無比，走到外面，總監命探長吹哨，齊集那批警探，令他們一齊退出，然後將門關上，再對那些管路的便衣偵探道：

『快叫看客們退後去，你們站得遠些，半點鐘後，我們再行入室。』

麥探問道：『總監，你也不留在這裏吧。』

總監道：『正是，我若信任了批立那的話，那末總是全盤相信的。』

麥又道：『那末只剩兩分鐘了。』

總監道：『老友忠告我是三點鐘，並不是兩點五十八分。』說時已穿過馬路，在方宅對面砲台的斜坡上，爬了上去，

衆人的心裏都十分焦急，不多時，有一處正打了三句鐘，總監冷笑道：

「你們瞧，這可不是胡鬧嗎？」

說時遠遠地又敲了三下，接着這裏鄰家的鐘也在敲了，只是三下還沒有打完，陡聽見「轟」的一聲，好像天崩一般的響了起來，對面的屋內，磚石橫飛，好像火山噴發一樣，大家見了，吃驚不小，總監吩咐道：

「你們注意，倘對面火起時，你們趕快打電話給救火會。」說畢又吩咐麥探道：

「你快坐我的車子去找尋批立那，見了他，你把他領到這兒來。」

麥道：「不然就逮捕他。」

總監道：「不行，不能對他行非禮。」

麥又道：「那末宛伯……」

總監道：「這事有我負責，他將無話可講。」

麥探聽說，依言坐了總監的汽車，趕到批立那的住所，見樓下一間室內，有三個人輪流坐守着，麥探在他們口裏問不出一些動靜，便自顧自趕到樓上，走進書室，開了電燈，不見半個人影，連喚了幾聲主人，也沒有人答應，又想起批立那曾打過電話，多分是離此不遠的，一看電話聽筒，仍好端端地掛在一根繩上，便踏着一堆亂磚碎泥，走到裝電話的亭子裏，把電燈開亮了，瞧見上面破碎的天花板上，掛着一只手，肩膀却挨不出來，那人當然也瞧不見，便跳上一張椅子，一摸那手還是溫溫的，這才放了心，只聽見低低地一聲呼喚道：

「麥直路司是你嗎？」

「是的，你沒有受傷嗎？」

那人道：「沒有，只是我餓得怪利害。請你聽好，在我那寫字檯左邊第二只抽屜裏，有一塊朱古津糖，請你快去拿來給我吃了，實在我餓得太利害了。」

麥探依言，取來給了他，批立那拿來吃了，不久果然精神恢復了許多，欣喜地道：『現在好得多了，你再到廚下去替我取些麵包和水來。』

麥探道：『那末你等一會，我去了。』

批立那道：『且慢，你回來時，可打從里文色的臥室和那祕密隧道，到那通機關小門的梯子邊，轉動那壁間的石板，挨身進洞來救我出去。』

不到十分鐘，麥探已設法爬進洞內，把批立那拖了出來，批立那問道：

『轟炸發生了嗎？』

『發生了。』

『三點鐘正嗎？』

『正是。』

『那末總監當然吩咐——衆人退出室外的了。』

『正是。』

批立那又問道：

『我想必是在最後一分鐘內才退出的，可是嗎？』

麥探答道：『正是。』

批立那笑道：『我料到他非在危急的最後一刻，他決不肯佩服，你當然早已着急了。』這時批立那邊吃邊說，精神好了許多，批立那道：

『飢餓這東西可真奇怪，人若遇到了他，便會顛輕腳重起來。』

麥直路司道：『誰知道你會餓了四十八小時呢？』

批立那道：「不久我便會換一個人了，現在我要理髮和沐浴了。」

一小時後，批立那已在用麥探替他預備好了的早餐和鷄子了。吃畢說道：

「我們去吧！」說完兩人便趕到松溪路，見看客們十分擁擠，一路有警士防守着。兩人下了車，穿過人堆，由麥直路司領導，到了那座砲台上，麥探道：

「你且等一會，我去稟明總監去。」

這時批立那從那模糊的曉色裏，望見了對面轟炸後的殘址，有幾處天花板已經下陷，從窗子裏可以望見那些殘破的東西，園子裏和馬路上，堆着些破碎家具，有警士們看守着，但是屋子裏的電燈，却仍是通明地開着，這可奇怪了。這時麥直路司已來了，說道：

「你跟我來。」說畢便領着批立那走到方宅的書室裏去，只見地板已一部分被炸毀，左邊的外層牆壁，也已炸掉，天花板正被兩個方在木材廠裏叫來的工人在撐起來，照局面看來，轟炸的結果，倒還沒有像理想中的利害，室內除了宛伯一人，其餘的人都在着，衆人因批立那的入室，驚異不少，總監先立起來接着道：

「萬分的感激你，你的料事之明，也不用我來贊譽了，這裏的人都同聲稱謝你，至於我這次，却是第二次應當感謝你的了。」

批立那道：「謝倒不用謝，只是須請你允許我完成我的職務，把這案情偵出個結果來。」

總監道：「這是你的職務嗎？」

批立那道：「正是，昨天是我的開場，最後還得釋放方夫人和桑佛來兩人。」總監微笑。批立那又道：

「總監先生，我的請求不致過分吧？」

總監道：「這也無所謂過分，他兩人的有罪沒罪，全不在我。」

批立那道：「正是，不過我只能證明他倆無罪，曉諭還得仗着你的呀。」

總監道：「只要你能澈底證明，這個我倒也可同意。」

總監見批立那態度鎮靜，很是佩服，便道：

「我們查察這裏的結果，或者也可以幫助你，我們已決定那炸彈是埋在大門口地板底下的……」

批立那道：「請總監不必細心，這些都是小節，那大綱是最要緊知道的。」

總監便又靠近批立那一步，其餘的人也圍繞批立那站着，大家抱着個猜疑，心想這案情難道他當真已明白了麼，因了轟炸的事，應驗了批立那的話，所以這時的一言一動，誰還不信任他呢？只見批立那道：

「總監先生，那第四封信，昨夜你們又候了個空，現在却有機會當面試給你看，由此你便可知一切一切的犯罪動機，是出在一只手裏，這是誰的手，你也可以知道了。」說畢對麥直路司道：

「你去把窗帘拉過，再閉了門，這樣，這裏便可變個暗室了。這電燈是偶然開亮的嗎？」

「正是。」

「你們誰有電光手燈嗎？哦，可不必，這燭台上還有洋燭在着。」說完，點亮了燭，關滅了電燈，室內半明半暗，風吹燭，晃個不住，批立那護住燭光，把他移到一張桌上，說道：

「依我看，幾秒鐘後，自然可以完全明白了，並且比我口說的還要真切。」說畢，室內默然，總監也不覺好奇起來，呆地望着批立那，見他坐在桌沿上，眼睛釘住天花板，正在吃着麪包和朱古津糖，默靜了三四秒鐘，還是一無動靜，大家有些心焦起來，忽聽得批立那叫道：「來了。」大家跟着批立那的目光向上看去，只見有一封信，從天花板上，慢慢地落下來，恰巧觸着批立那的頭頂，落在桌底下，批立那急忙拾起，遞給總監道：

「來了，總監，這就是預備在昨夜送到的第四封信。」

(十四) 一死明冤

總監這時却弄得不信了，從批立那的身上直瞧到天花板上，批立那道：

「這個却沒有什麼妖怪的變異，天花板上也沒有小孔，更沒有有人在送信，只是有個小小的機關罷了，說明了也是很簡單的。麥直路司現在你可把窗帘拉開，使室內光明了。」

麥直路司依言做了，總監正在瞧那封信，信上說的，無非是證明前幾封信上說的話罷了。」

批立那却在壁角裏，搬了一個梯子過來，放在一個電燈架下面，那燈架是黃銅做的，四周掛着裝飾品，下面有一個三角架，每個角上裝着一盞燈，三角架裏放着這些電線，批立那爬了上去，把電線割了出來，又把燈架卸了開來，再把燈架的着力處，用錘拷去四面的泥沙，叫麥探幫他取了下來，這電燈架的分量倒也不輕，眾人仔細看時，只見燈架上面，有着一只四邊八英寸大小的立方形小鐵箱，總監便問這鐵箱有什麼用，批立那道：

「你把蓋啓開，自己去看看吧。」總監便把箱蓋掀起，見裏面有一部像時辰鐘一樣的一只小機器，批立那伸手進去，取出一個機件，却是一只自動機器，會轉出字條來的，一看地位，正在天花板和鐵箱接合的地方，上面有一條槽，槽邊又有一封信，批立那道：

「這就是第五封信，再瞧那燈架中央，本有一盞燈裝着，現在却移去了，你想這機關多麼巧妙，能夠把信，按時按刻地一封封推出來，使人摸不着頭腦。」四周的人都寂然地聽着，總監道：

「雖然這個做得很巧，只是我還是不明白，這屋子自從出事以後，日夜有人看守着，他們做這事，怎麼沒有知道呢？」

批立那道：「這個是在你們沒有看守前做下的。」

總監道：「那末據你的意思，那信上的言語，是有意陷害他夫人和桑佛來的碼？還有這些計劃，當然他在暗殺案未實行前預定的了。」

批立那道：「正是，一切都是事先預定的。」總監想了一回，又問道：

「但那信既是方維耳的親筆，怎麼還控告他的夫人，難道那信是假的嗎？」批立那道：

「這却不是假的，因為誰都認得，這是方君的手筆，這些計劃，是一種達於極點的報復手段，我已聽見過桑佛來的供狀，所以我已完全明白，此後我的思想，也都跟着這個怨毒的一條路上根究下去。那書信的出現，連警察們在看守都會照樣出現，加上我曾聽到海泡方維耳是個機器師，因此我才會意到遞信的方法，定是運用機器的能力的。」

總監仍抗議道：「但每次出現的時間，却是參差不一的呀。」

批立那道：「這個我想是爲了電燈明熄的關係，想這機件做下的時候，是必須在電燈熄滅後才能出現，否則是有物件阻礙着的，現在機關在你面前，你也得贊美靈巧了吧。這東西既是藏在這間屋子裏，信件又是方維耳的親筆，你想除了方維耳自己，還有誰做下的呢？」

總監道：「這樣說來，方維耳的書信，是有意陷害他夫人和伊的情人了。」

批立那答道：「正是。」

總監道：「方維耳受了暗殺的恐嚇，倘暗殺實現，這罪便歸到他夫人和情友的身上，這樣看來，他的報復是爲了兩人的情愛而起的，所以他這樣佈置，使他倆犯了暗殺自己的罪名，可不是嗎？」

批立那道：「正是。」

總監道：「那末方維耳竟做了暗殺自己的共同犯了，但我仍懷疑，因爲他到我署裏來的時候，那時你也見到他，他心中只有一個怕死的念頭，要從死裏去掙扎出來，你想他到了這個田地，還有胆子去設下陷阱，去害他夫人和伊的情人嗎？」

批立那道：「這案情我來詳細地解釋一番吧，在暗殺案發生的三月前，方君寫了幾封信，給一個已死的朋友，名叫來其惱，這些信付了郵，又不知怎樣被他在半路上截了下來，把信面的郵章和住址擦去，放在一個做就的機關裏，使他在死後的兩星期間，出現第一封信，以後每隔十天，出現一封，他探知他的情敵，每在星期三的晚間，必在他家窗下經過，

夫人也必在窗口等候，所以在一個星期三日，他打發他夫人到戲院子裏，和攸心琴的家裏去，他却把一切都預備好了，末後他又寫信給你，請你援助他，說他有人在謀害他，但請你在次早才去。你想次早他不是已死了嗎？這時他以為一切都順利，不料中間又來了一個警長范洛，他奉了你的命令去調查摩而登的後嗣，他和方維耳的情誼怎樣。我們雖不能知道，但我可以假定警長范洛在這裏帶去了一塊留着齒痕的朱古津糖，並且從方維耳的口裏，探知了他的計劃，這是從他臨死的幾口話裏聽出來的，范洛原把這個計劃寫在一封信上，但經方維耳發覺了，深怕他破壞自己的計劃，因此大胆地把他下了毒，又改扮了桑佛來的模樣，在旁牛府咖啡店，掉換了警長的信，他知道桑佛來的住址，所以又在路上問了個到紐雷火車站的信，意思是叫那路人作證他就是桑佛來。事畢又到警署裏來，假托求你去援助他，實在他是來探聽警長生死的消息的，我和麥南路司到他家裏，他顯得很慌張，深恐被我們破壞他的計劃，但他既一切安排好了，豈肯爲了這小小的原因而中止，所以當晚仍把他夫人用看戲和赴會的話遣了開去，這晚下人替他預備的果裏，有一盆蘋果，他却沒有吃去，末後他在鐵櫃裏，顯露了他的日記後，我和麥探便退到走廊裏，這樣書室裏只有他一個，便可任他所爲了，事前他又仿了桑佛來的筆跡，寫了一封信給他夫人約在離他家不遠的地方相會，所以那晚十一點鐘，在方夫人赴會之前，又在那裏徘徊一小時，同時桑佛來已照例在方夫人的窗口徘徊着，這樣一來，他倆被巡警查見了，那謀殺的罪，還能推到誰的身上去呢？再有那蘋果中有一只，有方夫人的齒痕留着，這又是一個鐵證，等到那些控告他們的信一發現，他們還能辯白麼？所以可以說方維耳的擺佈，是精細到無可容隙的了。總監先生，你可記得在那鐵櫃裏發現我那戒指上的鑽石嗎？我當時曾說，只有四個人能瞧見拾得，他也是四個人中的一個，衆人都能把他除去，誰曉得這事正是他幹的。」

批立那說到這裏停住了，衆人靜默了一回。

總監道：「那末方維耳雖然確知這晚將被人暗殺，但有你兩人在走廊裏守望了一夜，又有誰能謀斃他們父子呢？」

批立那道：「除了方維耳自己，還有誰呢？」衆人一聽這話，都提出抗議。

總監道：「你說了一大篇話，說得頭頭是道，那知你結果都說出這樣逆理的話來。」

批立那道：「我的話雖然好像逆理，但你那裏知道方維耳神祕不測的行動呢？你只要瞧他那付慘白的臉色，不是生了什麼死症，不能治愈……」

總監接着道：「好了，你一味胡說，我們現在只等待你一個證據。」

批立那道：「在這裏。」

總監奇怪道：「你說什麼？」

批立那道：「這裏有一封封口的信，裏面寫着實行暗殺的日期時刻，是三月三十一日午後十一時，還有海泡方維耳的簽名，是我在移去燈架時取出的，這燈架的地位，恰恰裝在他公子的臥室下面，他只要在方公子房裏掀起一塊樓板，便可達到他自製的機關裏。」說時取信遞給總監，總監接來一看，大罵道：

「惡徒，惡徒。」一面用發抖的聲音念道：

「末日到了，我和我的愛子愛得門死期已到，他已中了毒，將長眠不醒，我也將投入坟墓，我雖然受苦已極，但快樂也同樣地增長，四個月前，我和愛得門同赴倫敦，我懷恨那婦人，伊也厭棄我，我們經過一個名醫的檢驗後，知道我已成爲廢人，毫無希望了，我兒也害着同樣無救的癆病，於是我便想得一個報復的方法了，我能使那對情人，受盡苦楚，直到身死，什麼牢獄啦法庭啦，苦工啦，末後還得上斷頭台，證據確鑿，使他們有口也難分辯，所以我很快樂，我自己毒死的時候，他倆的受罪也開始了，那末比較將來病死，使他們開始快樂的好得多了。我兒愛得門，既無生望，那末也樂得給他個快死，也可加重曼麗和桑佛來的罪名，現在我得定一定神，一切多麼靜寂，屋外有警探們，在視察我的暗殺案，曼麗因了我那假造的情書，正在那個去處守候，同時他的情人，也正在窗下徘徊，等候他的倩影出來，誰料得到這一對傀儡，由我在提線呀，哈哈，今天早上，我把警長范洛下了毒，又扮了桑佛來暗暗地跟隨他，還有那個蘋果，伊雖沒有咬過，但却有着

伊的齒痕，我寫信給那死者來其惱，也是我小施鬼計，我更發明了一個機器，能把這些信，按時按刻地次第送到，這樣，他倆的一切都已完了，我想到這裏，竟不自知地笑了，笑了，我能斷定這祕密沒有人會揭穿，數星期後，他倆的罪定了，所有的信都進了警署，一到五月二十五夜之點鐘，機關一動，一切都全行毀滅了，這裏有我那本布面日記簿，毒藥瓶，注射針，一根烏木手杖，和警長范洛的兩封信，總之凡是能够答救他倆的東西，都要毀滅了，這有誰知道呢？除非那牆壁和天花板沒有炸掉，或者有個萬能的人，識破了這個機關，取出這最後的一封信，我這信也正是爲這人寫下的，明知這人是不会出世，我還顧忌什麼，那時他倆冤沉海底，有誰知道，這封信也就歸之造化了。」總監看畢，低頭不語，衆人也大爲駭異，那紙上接尾有數行小字，潦草模糊，很難辨出，總監又瞧着那紙，低聲念道：

「海泡方維耳……」停了一停，才道：

「哦，這廝倒在這最後一口氣裏，還有能力很清楚地簽下字呢？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趕快救方夫人，我還得告知推事官，注銷他的罪案。」

說畢總監又傳令警探們，再仔細地搜查，證明批立那的理論是否確實，一面對批立那道：

「來呀，去受方夫人的感謝要緊，麥直路司，你也去吧。」說畢他們三人便坐了汽車去了，到了滲拉撒監獄門口，總監跳下車來，命監門去找那管獄的來，自己不耐久等，便一徑走到通病房的走廊裏，在第一層梯頂，正撞見管獄的，總監也不說別的，只問道：

「方維耳夫人在那裏，我要見她。」

管獄的一聽這話，臉面變了色，總監忙問什麼事，管獄的道：

「我已打電話到你署裏，你們沒有知道嗎？」

總監道：「究竟是什麼事？」

管獄的道：「方夫人在今天早上，服毒死了。」

總監聽說，急拉了管獄的望方夫人的病室奔去，批麥二人跟在後面，踏進病室，只見方夫人躺在一張榻上，淺黃色的條紋，佈滿了她的臉面和肩頭，和方維耳父子警長范洛身上發現的一樣，總監着慌道：

「只是那毒藥是從那裏來的呢？」

管獄的道：「這個小瓶和注射管，是在她的枕頭底下發見的。」

總監道：「在她的枕頭底下嗎？怎麼會到她手裏去的呢？是誰給她的呢？」

管獄的道：「請恕罪，這個我們倒還沒有查明。」

總監對着批立那呆呆地不響了。

過了兩天，又是一件驚人的消息，原來桑佛來在獄中，用自己的被單縊死了，在他身旁的桌子上，發見了不少的新聞紙片，上面滿載着方夫人自殺的消息，他從那裏得到，是誰給他的，倒底也沒有知道。

(十五) 不知名的後嗣

上次已經說過，在慘劇發生後的第四天晚上，批立那的住屋前，有一個年老的街車夫，蒙着一件大褂，在撥電鈴，遞一封信給批立那。不久，侍者把他引到第一層的書室裏，那客人也不及脫衣，一徑趕到批立那的跟前，說道：

「主人，可不好了，你還是趕快收拾收拾，出走吧。」

批立那却安然地答道：

「麥直路司，你吸雪茄呢？還是捲煙？」

麥直路司正色道：「主人，這可不是和你開玩笑，你可瞧過新聞紙，自從桑佛來和方夫人一同自殺後，新聞紙上眾口一詞都說方維耳夫婦兒子和表兄死後，摩而登的後嗣案，已沒有人從中作梗了，主人，你道這是什麼意思，雖然轟炸

松溪路住宅的事，應驗了你破案的能幹，只是還有一件事，却成了衆人議論的主題，說是羅蘇氏的三支嫡派既完全死亡，天然的嗣續人已絕，這份遺產的承受人，只有魯意批立那了。你在桑佛來在世的時候，不過是個候補的遺產嗣續人，人家倒還不十分注意，如今人們都說批立那的幸運多麼好，羅蘇氏的後嗣，竟會一起死去，這利益只有批立那去得了。

批立那道：『那些真是奸徒呀。』

麥直路司道：『奸徒這個名稱，宛伯在警署裏，常常加在你的身上，他說佛路倫絲是你的同黨，誰也不能抗議他，總監雖感你救命之恩，並贊嘆你的功勞，國務總理范能來氏那邊，也常替你去伸雪，但這有什麼用呢？除了他倆之外，什麼公庭起訴律師啦，全班包探啦，推事官啦，報紙輿論啦，人民公意啦，都要找出這案的真罪犯來；這罪犯又是指你和卑文色女郎。』

麥探說到這裏，見批立那面不改色，不覺失望道：

『你這樣逼我做的一件事，你可知道嗎？老實告訴你，明天早上，你將被傳到推事官面前受審，那時你無論怎樣說，也要送你進牢獄去，拘票現已簽好字，這個是你那仇敵對付你的手段。』

批立那罵了一聲奸徒，麥探道：

『這還不算，他恨你已極，已經討得許可權，他要看守你的屋子，使你不能像佛路倫絲一樣逃出去，一點鐘內，他將帶人來了。』

批立那仍很安閒地道：『你到那邊沙發底下去望一望。』麥探過去一看，見有一個大皮包在着。

批立那道：『在里服里路一百四十三號，我用里各克的名字租了一間平頂樓屋，我等候你已有三天，這是爲了沒有可靠的人，替我送這皮包的緣故，十分鐘後，等我打發下人們去睡了，你可把這皮包，替我送到那個地方去。』

麥探聽說，呆呆地問道：『你究竟走的嗎？』

批立那道：「既是告知我有危險，我怎麼還不走呢？我所以放在警署裏，正要你探聽他們怎樣圖謀我呀。」

過了幾天，麥直路司仍不時來看批立那，並把男女兩監內探聽得的消息報告他，他查得桑佛來在被捕前，曾賄托一個女監病房裏來往送東西的小販和方夫人通消息，心想難道這個毒藥瓶和注射針也從這裏送進去的嗎？還有那記載方夫人身死的新聞紙片，又怎樣地送進男監去的呢？總之，各人都在暗中摸索，總監呢？本要依照那張遺囑上所說，在立遺囑人死後至少四個月，由他召集嗣續人開會一次，現在他却更改，在下星期六月九號開會，這是奇怪極了。

開會前，那班有關係的人，都不耐煩地等着，只有批立那，却每日在月台上吸捲烟，吹肥皂泡。麥探見他這樣安閑，便道：

「你怎麼這樣自在，你被人家控告了，還不替自己想办法，又不去替方夫人和桑佛來伸冤，却在這裏吹肥皂泡。」

批立那道：「這是消遣中最妙的玩意兒呀。」

麥探道：「難道你在這案中，已找出什麼頭緒來了嗎？」

批立那也不說是否。時光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他却仍在月台上消閑，正像這案已完全結束，一無牽連了。到了開會那天，麥直路司手裏拿着一封信，來見批立那，說道：

「這裏有一封信，外面寫明是遞給我的，但裏面却另外封好，寫明給你的主人，這是什麼意思？」

批立那道：「這是我的仇人，因為不知道我的住處，明知我們交誼很好，所以借你來傳給我。」

麥問：「什麼仇人？」

批立那道：「到明天晚上，我再告訴你。」說完拆開信來一看，見上面用紅墨水寫着道：

「亞森羅賓，你現在退出戰場，還不算遲，倘你再不覺悟，自以為得勝了，當我扼住你的咽喉，呼出戰勝的口號時，你的一切便完了，你的死所已經揀定，坟墓已經做好，小心些，亞森羅賓。」

批立那看完，笑道：

「這信你從那裏得來？」

麥直路司道：「是一個住在太納士路的警士給我的，據說他也是由隔鄰一個人給他，叫他送到我這裏來的。」

批立那聽說，跳起來道：

「你認得那個人麼？」

麥答道：「他是在太納士路一家病院裏當僕人的。」

批立那道：「我們快到他那裏去問問他。」

麥道：「很好，你倒又高興起來了。」

批立那道：「左右不過是閑着，預料將來必有一場決鬥，現在那敵人既有失着，我何不乘隙進攻呢。」

批麥兩人到達太納士路病院的時，已在下午一點鐘光景了。有一個男下人來開門，麥探用手推推批立那，批立

那知道那人就是送信的了，經麥直路司盤問之下，那下人承認今天確到警署裏去過，說是這裏女院長叫他去的。

麥問道：「是女院長叫你的嗎？」

「正是這裏還附設着一個由道姑們管理的醫院。」

麥道：「那末你那院主，我們可能會見她？」

「可以的，只是現在她不在這裏。」

麥問道：「她幾時回來？」

「不一定。」說完，便引他們到了會客室裏，兩人等了一小時，還不見回來，進出的都是些看望病人的和看護們，看護們全身穿白，腰束皮帶。

麥直路司道：「主人，我們在這裏做什麼？豈不是耗費時光？」

批立那道：「你怎麼這樣性急，你的情人在等你嗎？耗費光陰，我却沒有，總監那裏的會，須到五點鐘才開始。」

麥探道：「你怎麼要去參加會議嗎？」

批立那道：「我爲什麼不去參加？」

麥探道：「爲什麼嗎？那邊已有一張拘票，你若去，他們便得拘捕你。」

批立那道：「拘票可以說是廢紙。」

麥探道：「就是廢紙，他們也得實行拘捕，你若到會參加，豈不是有意去激怒他們嗎？」

批立那道：「一個將要承受千萬金遺產的上等紳士，到了議這遺產問題的一天，却隱伏不出，這豈不是自己招認了罪名，所以要保持權利，我得只有去參加會議。」

麥探正要開口，忽然一個看護婦經過，掀起門簾，驚叫一聲，飛也似的沿着一條走廊，走了走廊，又有一扇牛皮包的大門，費了好許時光，把門開了，只見自己立在上下兩個梯子中間，批立那走下那地窖的梯子，走進一個廚房，抓住那廚娘問道：

「剛才有個看護婦，可是從這裏出去的？」

廚娘道：「那個新來的求曲羅嗎？」

批立那道：「是的，快說。」

廚娘道：「從這邊門裏出去的。」

批立那急忙走過堂路，門外便是太納士路，麥直路司也在後面跟了出來，批立那望見那邊勝福迭內方場上，有一輛汽車正在開行，便急喚了一輛街車，吩咐跟隨那汽車駛去，麥探道：

「這又是那佛路倫絲嗎？」

批立那道：「是的。」

麥道：「很好，你瞧那輛車已停了。」

批立那一看，果然已經停了，里文色從車中走出，四下一望，便換坐一輛馬車，向渣拉撒車站飛馳而去，批立那的車子，也在霍是門路角停下，暗暗地跟隨着，不多時，見伊已在候車室的盡頭在買票了。批立那一看火車時刻表，知道一分鐘內，有一輛快車開出，便喚麥直路司道：

「快把你的名片，給那賣票的瞧，再打聽那女郎買好什麼票。」

不多時，麥探回來道：「她是買往羅因的二等車票。」

批立那道：「你快替自己去買一張。」事畢兩人趕到月台上，見佛路倫絲已經上車，火車也將開行，批立那道：

「快上車跟去，你到了羅因，打個電報給我，今晚我自來找你，只是你千萬別讓這斯溜走，她的狡猾你當然知道的。」

麥道：「你爲什麼不同去呢？」

批立那道：「不，這車子不到羅因，不會停下的，倘我同去，回來去趕那會議，是要來不及的。」

麥道：「那會你必要到的嗎？」

批道：「無論如何會來的，你快些上車吧。」

說完把麥直路司推進車廂，車子也已開行，轉入地道去了。批立那却回到候車室內，假裝看報，足足坐了二小時，心裏不住付着那佛路倫絲到底有罪無罪。

五點鐘到了警務總監的辦公室裏，已到了幾個人，亞司多里伯爵，李百多氏，和美國使館的書記官。這時使役室裏來一個人，拿出一張名片，交給使役，使役接來向記板上一瞧，又對那些聚談的一望，問道：

「請問先生可是被邀約來的？」那客人回答道：

「你只要去通報，說是魯意批立那來了。」

這時那人叢裏，走出了代理探長宛伯來，兩人四目相對，批立那現着和悅的微笑，宛伯却板着臉兒，四肢發着抖，却

還竭力鎮靜，後邊站着四名偵探，和兩個新聞記者，批立那不覺嘆道：

「唉，那班可惡的人竟又在我了，但瞧他們這樣慌亂，可見他們預料我是不敢來的，但他們可要捉我嗎？」

這時宛伯却不動聲色，露出得勝的臉色，好像在說：「這會可被我找到了，你還逃得了嗎？」

使役在這時，一聲不響地替批立那引路，到了宛伯面前，批立那對他深深地一鞠躬，又對那班偵探們點了點頭，走了進去，伯爵亞司多里見了他，便起立伸手去握批立那的手，從這裏可以看到外面的評論，都不能損傷一些批立那的人格，仍是很敬重他，只有總監這時却抱着冷靜的態度，伸手摸着一疊紙據道：

「各位，我們今天又像兩月前一般的來共議摩氏遺產案，今天的會議，可說是沒缺一人，雖然祕魯參贊卡歇爾氏因病重沒有到場，但他的來也不是必要的。」

批立那忽然說道：「還有一個人沒有到。」

總監遲疑了一回，問道：

「你說是誰？」

批立那道：「就是那摩氏後嗣的暗殺犯。總監先生，你可能允許我把這案的詳情宣布？」

總監低頭默許，批立那接着道：

「我們已知道方維耳在這幕戲裏所扮的情形，那真情雖似很複雜，但實際却很簡單，在你離開方氏住宅的時候，曾問過我方維耳的供狀裏，為什麼不提及摩氏財產一事，總監先生，一切的機鈕，都在這句話裏，方維耳的供狀裏，沒有提及這事，正爲了他沒有知道有這麼一會事，桑佛來對我說的說話中，也像他一樣地沒有提起這遺產的事，還有方夫人和里文色也都是一樣，我已說過，方維耳的動機，完全出在報復的念頭裏，你想他既知有承受這麼一大批財產的權利，怎麼還肯自殺，所以遺產的事不能打破方君行事的決心，正爲了這個緣故，但那些遺產承受人的死去，太有次序了，像先是名士摩摩而登，繼者便是海泡方維耳，其次是公子斐得門，再次是方夫人，末後是甘司冬桑佛來，這樣先死業主，

後死嗣續人，好像挨着次序似的，不是很奇怪嗎？所以我斷知除了方維耳之外，還有一個罪犯在暗中作怪，並且這人是摩氏的後嗣，我既不是這人，那末定有另一個方維耳的後嗣在暗了，我要控告他很多的罪名，他私開李百多存放遺囑的寫字檯抽屜，又私入摩而登室內，把一瓶毒藥水，換了那注射用的滋補藥水出來，又冒了醫師的名義，來檢驗已死的摩而登，並發給假證書，又把毒藥水供給方維耳，先後害死警長范洛和方氏父子，並號令桑佛來，三次圖害我，未成，誤死了我的汽車夫，並乘桑佛來和女監病房通信的機會，送進了一瓶毒藥水和注射針，使方夫人能速達自殺的目的，再把記載方夫人身死的新聞紙片，設法遞進男監，使桑佛來也葬送在他手裏，總監先生，別的都不論他，他暗殺了一位富翁和四個嗣續人，他不是第五個嗣續人還是誰？不久，這人將到這裏來。」

總監驚訝道：「你說什麼？」

批立那道：「我推測的結果，他將到這裏來，因為遺囑上說明，承受人非親自到場，其他遺產要求，都是非法。」

總監又厲聲追問一句道：「倘他不來呢？」

批立那道：「那你就可把我當作這案的罪犯，在五六點鐘時，你能在這裏瞧到他，以論理判斷，非彼即我，你等着吧。」

總監道：「不決不，因為這人既犯了這樣多的罪名，那裏還敢到這裏來送死，他到底不是個笨伯。」

批立那道：「不，他到這裏來是人們不能料到他的，他並不知有什麼危險，況且他有什麼險冒呢？」

總監道：「冒什麼險嗎？倘真實的話，那許多暗殺罪……」

批立那道：「他沒有直接幹一件事，他只是指使人家，所以不疑心到他，正爲了這個緣故，你知道了嗎？」

總監道：「不論是指使或是自犯，法律上總有制裁他的方法。」

批立那道：「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未來的一切，當然都能預料的，因為沒有證據，可以指控他的地方極少，只能依

道德上的罪名指控他，所以法律也不甚容易制裁他。」

總監道：「那末你想……」

批立那道：『我想他來時，你還是不要表示什麼不相信的好，你只要聽他的解釋，他的假面具，不久你自能揭穿的。』

總監道：『快別響。』這外室內忽有人走來，着便有人來打門，總監說聲進來，便有一個使役，用茶盤盛着一封信和名片拿了進來，總監把東西一起拿了過來，把名片上寫着的來意一看，頓時臉面變色，吃驚似的呼了一聲。

『喔』便對批立那呆望了一刻，回頭問使役道：

『那送信人還在那嗎？』

使役道：『等在外面。』

總監道：『等我按鈴時，再引他進來。』使役出去後，總監仍呆呆地站在寫字檯邊，批立那也有些焦急起來，只見總監拆開信來讀道：

『總監先生，我偶然接到一封信，才知道羅蘇氏的一族，還有一個不知名的後嗣在着，這些證明文件，在今天我才能得到，因中途又受了阻礙，所以到這最後的一刻，才派這個有關係的人，送這緊要文件來，我們婦人們，偶然干涉一件事，理應仍守祕密，所以請你原諒，在這封信上，沒有簽上我的字。』

總監念完，大家默然，總監揪了揪鈴，使役便引了那眾人急欲一睹的不知名的後嗣進來，這人是誰？原來就是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

(十六) 功虧一簣

這時的批立那，不覺也懷疑起來，心想佛路倫絲不是親見伊趁火車到羅因去了嗎？論理在晚上八點鐘以前，決不能回到巴黎，怎麼現在已來了呢？只有當他發覺有人跟蹤的時候，故意引我們到車站上，伊從這邊進了車廂，却從那邊

下去了，但伊到這裏來請求襲產，是伊犯罪的證據呀，想到這裏，便跳過去抓住女郎，厲聲道：

「你到這裏來幹什麼，爲什麼來的時候不告訴我？」

總監趕過去，扯開兩人，批立那道：

「總監，這可錯了，伊不是我們等着的人嗎？另外還有一個人躲在背後，伊是不會……」

總監道：「不錯，我對這女子，本沒甚懷疑，只是我得問伊到底來幹些什麼，這是我職分呀。」

說畢命那女郎坐下，自己在寫字檯前，也坐了下來，批立那直瞧總監，佛路倫絲也只是對他們兩人流注着驚奇的目光，伊現在已不穿看護婦的衣裙，穿着一件灰色長掛，身材和舉止，依舊很鎮靜端莊，總監問伊的來意，伊便開口道：

「我是受人差遣，送封信來，並不知道有什麼事。」

總監道：「你不知有什麼事嗎？」

女郎道：「這些紙據，是一個我最敬重的人託我送來的，那些文件，像是對你們今天開會所議的事有關。」

總監道：「你知道這個要求，除了今天提出，無法生產效力了嗎？」

女郎道：「我一接到這些紙據，便立刻趕來了。」

總監道：「那末爲什麼恰恰在這時候給你呢？」

女郎道：「因那裏我不是常常在的。」

總監道：「那末這些紙據於你有沒有關係，你是不知道的了。」

女郎道：「於我沒有關係。」

總監微笑道：「依那信上的話，這些文件是和你有關係的，似乎在證明你是羅蘇氏的嫡姓後嗣，那份摩氏遺產，你有充分的權利得到她……」說到這裏，衆人大家提出抗議，那女郎道：

「不，我並沒有這權利，我連摩而登君都不曾認識過，你可弄錯了。」

總監道：『把那些紙據給我。』

女郎便從伊的手袋裏，取出一個未封口的藍色信封，裏面那些紙據的摺痕已經有些破裂，分明很陳舊的了，總監接來看了好久，又用顯微鏡照看了一回，說道：

『上面都印着官署的印柬，件件都是真的。』

女郎吃驚道：『那末，總監先生。』

總監道：『你說一些不知，我却有些懷疑。』說時又回過頭來，對律師道：

『我現在且把這些文件上的說話，略述一遍，甘司冬桑佛來，原是摩而登氏第四系的後嗣，在南美洲阿根廷共和國裏，他有一位兄長，名叫羅耳，兄長在日，曾把一個五歲的女兒，託一個保姆送到歐洲，這女孩便是他那位里文色夫人生下的，夫人原在阿根廷的京城裏做法文教師，在這裏有伊的生育證書，這上面有伊父親的親筆簽名，還有保姆和三個做商人或律師的朋友，也在上面簽着字，還有伊父母的死亡證書，每件紙據上，都蓋着法國領事館的官印，件件合法，現在這個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無疑地，我得把伊看做羅耳桑佛來的女兒，甘司冬桑佛來的姪女了。』

女郎低低地道：『我是甘司冬桑佛來的姪女嗎？』說時想起從前和他叔父親熱的情形，到現在叔父已死，不禁流下淚來，批立那目注着總監的臉色，忽然覺悟女郎此番到這裏來，可要被捕的了，便過去喚了一聲『佛路倫絲』，女郎却没有回答，批立那又道：

『佛路倫絲，你得明白現在你所處的地位，多麼危險可怕，總監心裏，照理論的推測結果，誰到這間屋子裏來請求襲產，那人便是謀斃摩而登和後嗣的一個暗殺犯，現在你既到這裏，又是摩氏的後嗣，你要替自己辯白嗎？』

女郎身子發抖，臉色慘白，並沒有反抗。批立那道：

『你沒有反抗這個正式的控告嗎？你已接受……』

女郎道：『你以為我沒有回答，便是已接受控告了嗎？倘我是真的犯人話，又將怎樣呢？』

批立那道：「逮捕入獄。」

女郎更加驚慌道：「入獄嗎？我真沒有弄明白，你們在做些什麼把戲。」

過了一會，總監見女郎沒有說話，便在桌上擡一下鈴。批立那却仍很注意地瞧着女郎，不久宛伯進來了，後面隨着他那些跟班，總監指指女郎，又不知說了些什麼。佛路倫絲瞧了瞧那班人，知道不好，便倒退幾步，倒在批立那的懷裏，大呼救我，批立那也心動了，顧不得什麼嫌，便嚷道：

「不，這不可以，總監先生，天下也有不容……」說時俯首對着女郎，緊緊地摟抱着，衆人也扯不開來。批立那覺得這女子怪可憐的，親熱地說道：

「我愛你，佛路倫絲，你可知道我心理怎樣呀，哦，我委實很愛你，佛路倫絲。」

這時總監倒要瞧他倆玩把戲，便示意宛伯，宛伯便站在旁邊，批立那也已鬆了手，把佛路倫絲放在一張椅子上，拍着伊的肩說道：

「佛路倫絲，一切的祕密，我都已知道，我明白這些事不是你幹的，另外有一個人，在指使你，那人訓令你，連你自己也不知被引到什麼地方去，可不是嗎？」

女郎道：「不，我不明白有什麼訓令。」

批立那道：「你決不會獨自幹這些事，有些事情你以為不甚要緊，沒有明白幹後結果的利害，並且別人叫你幹的，佛路倫絲，請你明白地告訴我，你可以絕對自由，沒有勢力來屈服你嗎？」

女郎這時似乎有些覺悟，但仍決然地道：「沒有，我能決定沒有一些勢力來屈服我。」

批立那道：「不論你能決定與否，總之有一個你不能自知的人在指使你，你已是一個摩氏遺產的承受人，能得到一份巨大的財產，你仔細想一想，可有一個人，見你將要變成暴富而很關切你嗎？他可是你的朋友，你倆不是已有婚約了嗎？」

女郎聽說，跳起來道：『不，你說的那人，決不會……』

批立那道：『好了，你已承認那人果真存在着，我能斷定這惡徒……』

這時批立那妬恨已極，對總監道：

『總監先生，這封附着文件的來信，上面雖沒有簽名，但我已知道這是一個在太納士路私立醫院院長的手筆，現在你可立刻趕到那裏去，押着里文色同去質對，便可得到真相，不過事不宜遲，倘給那惡徒起了懷疑，便得逃走了。』

總監道：『不必，里文色女郎會告訴我的。』

批立那道：『伊除了那在他面前揭破了假面具，是決不會說的，我請你仍像以前一樣地信任我，因為我的話，不是都已應驗了嗎？你可記得力夫人和桑佛來，雖然受了冤，但仍只有委屈着，現在的里文色女郎，難道你還要把伊做法律上的犧牲者嗎？我的要求，並不是要釋放伊，是保障伊，現在可叫宛伯押解伊，再派幾名偵探和我同去，但人數不要太多，恐怕那惡徒聞風逃去。』

總監遲疑了一回，扯了宛伯耳語了一陣，似乎已贊同批立那的提議，只聽宛伯道：

『總監，請放心好了，我們並沒有冒什麼危險。』

總監點點頭，批立那便和那女子，宛伯還有兩名警探，同坐入汽車，後面還有一輛滿載警士的車子，一同開去，到了目的地，衆人一起下車，宛伯吩咐衆人在院外四周看守，不多時，總監也來了，由一個下人引進，那院長也便出來會客，見是一個老婦人。總監不用客氣，便當衆人問道：

『院長，我這裏有人送到一封信，說是有一種文件，關係一樁案件，但信上沒有署名，筆迹也是假冒的，聽說是你寫的，可是不是？』

院主婦却不慌不忙，對總監道：『不錯，我不願提及我的名字，那關係全在文件上，現在你們既然知道是我寫的，你們有什麼見問，我可以回答。』

總監看了里文色一眼，問道：

「這女郎你可認識嗎？」

院主道：「認識的，佛路倫絲在數年前，曾在我這裏當了六個月看護，很能使人滿意，這會伊來，我便又雇用伊，只是我在報紙上瞧見伊的記事，所以我叫他在這改了名姓，我這裏又新用了一班人，所以伊在這裏很是安穩。」

總監道：「你既知伊的新聞，可知道人家控告伊的罪名嗎？」

院主道：「這些控告，在素知伊爲人的人們，是不會相信的，因伊是個高尚純潔的女子。」

總監道：「我再問你，那些紙據，你是從那裏得到的？」

院主答：「昨天在我的室內，發現一封匿名信，照信上說，那人要想把一種關係里文色女郎的文件，來遞給我。」

總監搶白道：「但里文色在這裏，怎麼被人知道呢？」

院主道：「那我可不知道了，那信上祇約定在今天早上，由本人到凡爾賽郵局去領取，外面是寫明寄給我的，又命我不可對人說這件事，指定在今天下午三點鐘，轉遞給佛路倫絲，令伊立刻送到警務總監那裏，還有一封信，是命我寄給麥直路司的。」

總監道：「給麥直路司的嗎？」

院主道：「正是，那信和這事大約也有關係的吧，現在再說我本是很喜歡佛路倫絲的，所以我寄出了那封信之後，今晨便親到凡爾賽去，在那裏果然找到了那些紙據，我回院時，佛路倫絲恰巧不在着，所以在四點鐘時，才能交給她。」

總監道：「那些紙據是從那裏寄來的呢？」

院主道：「巴黎，那郵章是尼耳路，那是離這裏最近的郵局。」

總監道：「你室內發見了匿名信，你不覺得奇怪嗎？」

院主道：「是呀，但此外却沒有什麼可奇了。」

總監瞧了瞧里文色的神色，又道：

「匿名信發現在你的屋子裏，並且關係一個屋子裏的人，你不會疑心那人……」

院主接着道：「你的意思，可是指里文色幹的嗎？總監先生，佛路倫絲是決不會做這種事的。」這時佛路倫絲雖沒做聲，但也露出驚慌的神色了。批立那上前對伊道：

「佛路倫絲，祕密漸漸地揭穿了，同時你也怔住了，那信的發現，你到底沒有明白嗎？你可知這是誰施的詭計？」女郎仍是不答，總監回向宛伯道：

「探長，你可到里文色的臥室裏去搜查一下。」

院主反抗道：「那可不能。」

總監道：「我們要明白伊這樣沉默的理由，這是不可避免的。」說完便叫佛路倫絲自己領路，宛伯跟着出室時批立那喚道：

「仔細些，探長！」

宛伯回過頭來道：「留心嗎？爲什麼？」

批立那道：「我也不知道，只是警告你。」

宛伯也不等他說完，便聳聳肩，願自跟着院主走開去了。到了客堂裏，又叫兩名偵探同去，佛路倫絲在前走去，上了一個樓梯，過了一條長的廂樓，轉彎又是一條短狹的甬道，盡頭便是伊臥室的門了，那扇門却是向外開的，那女子走上前去開門，同時因爲門向外的緣故，向後退了幾步，宛伯也跟着退後，冷不防那女子閃的跳了進去，那門也跟着帶上了，宛伯急忙上去想去握手柄時，那門已砰的關上了，宛伯怒嚷道：

「伊的行李在那裏呀？這是伊想去毀滅一種紙據呀，那室可有第二扇門？」

院主道：「沒有。」

宛伯想去扳開那門，但已被下了鎖，並且加了栓，宛伯招呼一個大漢，一拳打破了一個洞，便一手推開大漢，拔去門栓，開了鎖，趕進去，那裏還有里文色的影子，對面開着一扇窗，那女郎必是從這裏逃去的了，宛伯一面嘆着晦氣，一面走到樓梯上面，大聲喊道：

『快把各處門戶把守，伊已逃走了。』這時總監也已上樓，宛伯把各種情形，報告了一遍，便走到房裏，見那扇窗外，是一個小小的天井，靠牆有幾根漏水管，那女子想是由這裏下去的，那些偵探雖已在各處把守，但不知那女郎從這裏下去後，臥室下面就是院長的臥室，伊奔了進去，換了一件道姑的服裝，混入追逐伊的人羣裏，這樣竟被伊逃走了。後來天色已黑，追伊的人們，到那裏去找他呢？總監面色很爲不樂，批立那因伊這次逃走，破壞了計劃，所以也很不樂，便埋怨宛伯道：

『探長，我早已告訴你，你得注意些，里文色的臉色，你也該瞧得出了，那罪犯伊是顯然認識的，現在一切都完了，那惡徒見已被人發覺，還有什麼幹不出呢？』總監仍把那院主婦盤問了一回，探知伊未到這裏前，在勝羅易島一家客社，住了兩天，總監聽說，立刻派宛伯帶人去偵訪，批立那便也跟了同去，到了那裏，打聽得佛路倫絲果然用了假名，在一家客寓租了一間房間，剛才伊到過這裏，有一個幼童來看伊，和伊一同去了。在晚上，那幼童却被宛伯找到了。是一個近處一家管門的兒子，宛伯便向他查問，他的父母也打呀罵呀騙呀地問他，可怪的那小孩竟不肯說出來，宛伯沒法，便在一個電報局裏做了個臨時機關，以便得到各處的消息，依理推測，那女郎也還沒有去遠，那些偵探們，不時受宛伯的訓令，並且總監那裏，也常常通着消息，不久，總監又派了一班偵探來，給宛伯使用，新從羅因回來的麥直路司，也氣沖沖地聚在裏面。到了十一點鐘，仍是沒有一些信息，批立那也焦急起來，忽然聽得一聲呼喚，偵探們立刻趕了出去，看見有兩名偵探和一小羣看客在着，那兩名偵探打聽得離此不遠，有個叫做享利第四方場的地方，在一家門口，有一輛汽車停下，車中有爭論的聲音，想要去打聽一下，於是衆人趕到方場，找見那家人家，臨街開着大門，汽車已開了數分鐘，這裏有一對男女，已走出樓屋，進了車廂，車門也已開動，聽見那男的吩咐道：

「向勝日耳曼路沿水步頭開去，轉入凡爾賽路。」這話說後，車中又爭論起來了，過了一回，只聽那男子道：「佛路倫絲，明天早上，我便可給你個清白的證據，倘你再不肯嫁我，那末我早已有備，要離去本國了。」過了一回，又大笑道：

「佛路倫絲，你可是怕我害死你嗎？不決不。」

批立那便扯着宛伯，說道：「快來，他已像一只惡獸，要去殺害伊了。」

離這裏五百碼的地方，有兩輛警署裏的汽車停着，批立那便扯住宛伯趕去，麥直路司抗議道：

「倒還不是先到那屋子裏去調查一下，或許有什麼線索可找到。」

批立那一邊扯着兩人走去，一邊答道：

「屋子是不會走的，那凶徒却已挾着里文色去殺害伊了。」

走到汽車前，便吩咐汽車夫道：「讓我來開吧。」說畢正想跳上去，宛伯一手推開他道：

「別勞你，這是車夫的事。」便和兩名偵探推了他進去坐下，麥直路司却和車夫同坐着，批立那大喊道：

「凡賽爾路。」

汽車便飛快地開駛了。批立那在車子裏，還不住的說道：「這會可被我們找到了，他車子開得雖然很快，但不知有我們在追着他呀，探長！這車裏爲什麼要這許多人，麥直路司，你可到另一輛車裏去，車夫，你開得快些呀……」說到這裏，忽然怔住了，他見自己坐在探長和一名偵探中間，便起身向車外一望，急道：「咦，這車夫不是在發瘋嗎？不是這條路呀。」宛伯在車中只是發笑，樂得不可開交，批立那待要開口咒罵，忽又停下，狠命要跳下車去，却早被六只手揪住，探長扼住他的咽喉，偵探扯住他的雙手，太陽穴裏，有一個冰冷的手槍口按着，宛伯大聲道：

「快住口，不然便轟穿你的腦袋，哈哈，這就是我宛伯報復的手段呀，你始終沒有想到這一着嗎？」

批立那還竭力掙扎，宛伯恐嚇着道：

「快別動，記着，我呼了三個數字，便得開槍了，二……」

批立那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宛伯道：「這是剛才接到總監的命令。」

批道：「是總監的命令嗎？」

「正是，他說倘佛路倫絲再逃走，便將你拘捕。」

批道：「你們有拘票嗎？」

宛伯答：「當然有的。」

批立那道：「拘捕我便怎樣處置呢？」

宛伯道：「送上法庭，解進牢獄。」

批立那這時更加發怒，眼見那汽車開進一個監獄的天井，便擊去探長的手槍，打暈了一個偵探。那時監門首早有一羣人在着，不容他抵抗，把他扶下車來，通體搜查了一遍，他還嚷道：

「饅子，你們不去捕那惡徒，却把一個安分的良民拘捕起來，把那奸徒放走了，唉！佛路倫絲，佛路倫絲！」在燈光底下，他像一頭野獸，用力推開那些偵探們，向麥直路司道：

「快到總監那裏去，請他打電話給國務總理范能來，說我有要事見他，我的名字他已知道，否則總監也會告知他的。」說完過了一回，又道：

「只要說亞森羅賓要見總理，哦，你就把這話，打電話給他，倘不然，一旦總理知道了，將要大怒，快去，回來再找那惡徒，還不算遲。」

這時典獄的已揭開簽名簿，問批立那叫什麼名字，批立那道：

「你就把亞森羅賓這個名字寫上就得了。」

典獄的笑道：「那拘票上本寫着亞森羅賓即魯意批立那，我當然寫不出別的名兒來。」

批立那聽說，打了一個寒噤，知道用亞森羅賓的名義逮捕他，是能把他的危險地位，更增加一層的。因又向麥探道：「麥直路司，可別忘了剛才囑咐你的話。」

麥探只是不答，批立那便仔細地瞧了一眼，不覺嚇了一跳，原來麥直路司也被一羣押着了，可憐他已急得在流淚了。宛伯得意地道：

「羅賓，恕他不能遵命，因他也將隨你入獄，只是不在同一地方罷了。」

批立那道：「麥直路司也要入獄嗎？」

宛伯道：「正是，這裏有張拘票，也是總監的命令，我們不能違反。」

「他有什麼罪名？」

「亞森羅賓的同謀犯。」

批道：「是我的同謀犯嗎？笑話，他是最忠實的人呀。」

宛伯道：「是你的忠實人。」

批立那安慰麥直路司道：

「老友，別哭，我能担保，在明天準教你我回復自由，你還能得到大佐的職位，給你一份大將軍的俸祿，放心吧。」

又向宛伯道：「剛才的話，就托你代庖了吧，只說我有個緊要消息，報告總理，還有今晚快趕到凡爾賽去，打聽惡徒的消息，探長，我素知你辦事十分能幹，熱心，明天十二點鐘再見吧。」說完便把他押入一間牢舍裏，下了鎖，批立那自思：總監就是肯替我打電話給總監，也非到明天早晨不能回復自由，這樣那惡徒更多了八個鐘頭的光陰，唉，可惜想了一回，便拋開一切，倒到囚牀上睡去了。

(十七) 大漠豪俠

會睡的批立那，這回却只睡得三個鐘頭，心裏總担着心事，深恐有許多阻礙，破壞他的計劃，心想囑咐宛伯的那些話，不知總監可能照辦。正在這時，忽然有一名看役，開門進來。批立那恭敬地道：

「有勞國務總理久候了。」忽然瞥見走廊裏有四名偵探在着，便道：

「這幾位想是護送我的了，朋友，這裏有念個金洋，給你做酬勞，煩你傳報，西班牙的親王，亞森羅賓要來參謁。」說畢走到走廊裏，忽然停住了說道：

「我從昨天到現在，沒有修過臉，又沒有手套，怎樣去參見。」

那四名偵探，硬拉了他便走，天井裏早有一輛汽車停着，批立那便和四名偵探跨了進去，偵探吩咐開往維尼路，便把窗簾拉下了，因此批立那在裏面，連時候都不能知道，到了總理的邸中，批立那才從一個鐘架上，瞧見已是六點三刻了。總理的住宅，是一所小的平頂樓屋，裏面有一座花園，園裏養着些禽鳥，園門對面，有一個石級通着書室，書室裏積滿着書籍，向圖書批立那由一個老婦引進了書室，不久鈴聲一響，老婦又進來領了一衆人出去，只剩批立那在着，他心裏總是很焦燥，不住瞧着那時辰鐘，過了一會，便有兩個人進來，批立那一見就認識在前的是警務總監，後面的便是國務總理范能來，總監那張佈滿皺紋的臉上，仍對着批立那微笑，說道：

「你倒沒有改變，只是稍微黑了些，你現在有什麼要求嗎？」

批立那道：「請先告訴我，探長宛伯，可曾找到載去卑文色的那輛汽車？」

總監道：「那輛車到了凡爾賽之後，車中人又另雇了一輛街車，到南迭地方去了。」

批立那道：「那末請你釋放我。」

國務總理笑道：「就在此刻嗎？」

批道：「最多在三十或三十五分鐘之內。」

總理道：「爲什麼？」

批道：「去把那暗殺摩而登，警長范洛和羅蘇氏一族人的凶犯拘捕。」

總理道：「只有你能捕到他嗎？」

批道：「正是。」

總理道：「那些警探們消息很靈，並且很活動，想那惡徒是逃不出巴黎的。」

批立那道：「警探們只能使他把佛路倫絲做第七個犧牲者，凶徒却是找不到的。」總理停了一會，又道：

「依你說，那女郎雖有種種嫌疑，實際却是很清白的，現在伊的性命很是危險，可不是嗎？」

批答道：「正是。」

總理又道：「你倆有愛情嗎？」

「正是。」總理聽說，很是詫異，心想亞森羅賓也會發生愛情，而且自己還承認着。批立那一指時鐘道：

「總理，時候不早了。」

總理笑道：「不幸得很，總監在昨晚接到一個控告狀，並附有詳細證據，指你就是亞森羅賓。」

批立那反抗道：「無論誰都不能用物質來證明亞森羅賓現在還活着。」

總理道：「但魯意批立那也未必活着。」

批道：「魯意批立那在法律上是存在的。」

總理道：「只不過是問題上有些爭論。」

批道：「祇有一個人有這權利，那控告的人，將自害自了，我萬想不到他會這樣愚笨。」

總理道：「他很狡猾呢。」

批道：「他不是祕魯參贊卡歇爾嗎？」

總理道：「正是。」

批道：「他不是已出洋了嗎？」

總理道：「他因私用了使館中的公款，所以法律上已成爲逃犯了。他在出國前，寫給我們一封信，這信已在昨晚接到，裏面還附着你和他來往的信件和各種文據，證明你冒名魯意批立那的事實，無論誰一瞧那信便知道你不是批立那，就是亞森羅賓。」

批立那怒道：「那笨伯卡歇爾，不過是一個傀儡，另外却有一個人，在給他錢，指揮着他，他已不止一次謀害我了。」

總監道：「我很願聽信你的話，但照那來信說，倘再不捕到你，那些原文，將在今夜送到巴黎一家大報館裏去刊登，所以我們只得暫時聽從他的話。」

批道：「現在卡歇爾既已遠出，那些紙據的購買者——凶徒，不能實行他的恐嚇政策，也已逃了，那些紙據可不怕再有人去刊登到什麼地方去了。」

總理道：「那倒也說不定，那惡徒或許還有同黨咧。」

批立那道：「沒有什麼同黨。」

總理道：「你怎麼知道？」

批立那目注總理道：「你到底要怎樣？」

總理道：「老實告訴你，昨晚你的行動，因總監急於要瞧看里文色的真相，所以沒有干涉你，後來見你的行動沒有結果，便乘機把那冒名魯意批立那的亞森羅賓拘捕了，如今倘放走了你，那紙據一被宣布出來，我們便在輿論上，處於可笑的地步了，所以現在你非法請求釋放，我只有拒絕，除非你去幹出一件有相當價值的偉大事情，我才能冒險將你

釋放。」

批道：「倘我捉到那真犯……」

總理接着道：「那倒不用你費心。」

批立那道：「那末我用我的名譽來担保，我的事一幹完畢，便回來就法，你看怎樣？」

總理拍桌道：「好羅賓，你要自由，得給我代價，你得明白，在輿論上，你和里文色女郎，是這件案裏的主動演員，是唯一的罪犯，現在女郎逃了，你却來要求釋放，只要你不教我爲難，這交易總能成功的。」

批立那道：「我決不使你爲難。」說時，像一個忠實的商人在總理對面坐下，慢吞吞地對總監道：

「不必多，只要給我二十四小時的自由，我把名譽來做代價，明天早上，或是我和女郎同來給你各種證據，或是不同伊來，準定自身來受法律的制裁，現在我先給你一個交換品。」說時從壁上取下一張非洲西北部的小地圖，攤在桌上，又拿着雜物壓好了，繼續說道：

「有一件事，使警務總監很懷疑，因爲這事他還派人去調查，就是在三年前，亞森羅賓在駐外兵團裏幹些什麼事業。」說時，用鉛筆在地圖上摩洛哥地方指指道：「在這地方，我在那年七月二十四日被俘了，這事使總監和知道這事詳情的人們，感到詫異，因爲想我這樣的人，這會被四十名巴巴馬兵擒住呢？獨不知我的被擒，却是計策，我因做了俘虜，却得了一條新生的路，但事情突然變化，幾乎失敗，這個巴巴馬隊，是游牧大部族裏的一部分，那個部族常到鄰近地方去搶劫，我被俘後，先到小族的篷帳裏，那裏有曾長的眷屬帳居着，有十幾個人把守着，他們立刻起程，走了一個星期，我却被兩手背縛，跟着步行，所以吃苦不少，後來到了一處狹狹的高原，磚石間都是些枯骨和殘廢的法國軍器，他們就在那裏立了個木樁，把我縛在上面，從他們的說話和行動裏看來，知道我已定了死刑，他們意欲在明天早上，先割去我的耳，鼻，舌，再把我斬首，到了明天，天色微明，他們便向我四面圍攏來，男的女的呼聲大起，到了我的影子，遮到預先割好的圓圈上時，大家便靜寂了，有一個人走上前來，命我伸出舌頭來，我依言做了，他便拔出一把小刀來，一看那小刀已斷了

半截，便大怒地趕到他一個朋友那裏，拔了一把刺刀來，一看也祇剩了半截，於是大家一齊舉起刀槍，四十多個人呼喚着對我沖來，但四十多件武器都已斷了，這時有一個人奔了過來，像是担負這次怪事的樣子，見他身材瘦長，背兒微曲，陪着一只眼，相貌極可怕，他便是會長。他用手槍對我描準了，他扳了扳槍機，只聽得「禿」的一聲，却沒有射出槍彈來，幾次都是這樣，他們不由得大奇，於是各人都舉起武器，什麼鳥槍，手槍，馬槍，和舊式西班牙槍，但都不會開放出來，總理！你想這事不能久延，因為他們弄死我的方法儘多，石塊可以擲死我，棍柄可以打死我，手可以扼死我，這時只見那會長同了兩個助手，舉起一塊大石，對我頭頂上擲下來，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我已跳在離他們三步遠的地方站着，先前被他們搜去的兩支手槍，現在却已在我的手裏了，那會長見了，冷笑不止，在他心裏，以為我的火器，將和他們的一樣無效，所以拾起一塊石子，對我的臉上擲來，他的兩名助手和其餘的人，也都預備看樣，我喊道：「快住手，否則我開槍了。」但這話沒有發生效力，我就連開三槍，他那兩名助手，應聲面倒，我便向四下問道：「誰敢再來送死？」這話却沒有人答應，這時我的槍裏只有十一顆子彈了，但摩耳人却還有四十二個，於是我便把一枝槍夾入腋下，從袋裏取出兩盒藥彈來，共有五十多顆，並且抽去，三柄鋒利無比的大刀給他們看，於是半隊人馬都向後退去，表示投降了，不久另外半隊人馬也表示了降意，這樣一場血戰，總算在四五分鐘裏解決了。」

（十八） 撲了一個空

批立那說起這事，真是得意萬分。國務總理和警務總監兩人，雖說是見聞廣博的，但這時却也呆呆地聽着他出神。批立那又指着另一張較大的地圖說道：「總理，你不是對我說過那凶徒的汽車，已離開凡爾賽到南迭去了嗎？」

總理道：「正是，我們已佈置停當，或在路上，或在南迭拘捕他，他也許要在勝南出趁船，我們或在那裏捕到他。」

批立那便在法蘭西道路圖上，用小指東指西劃，好像在我那暗殺犯逃去的路徑，一會兒，又回到桌邊道：

「那四十二個摩耳人，既失了會長，又親見我那番奇蹟，都以為我是一個天使，有神人相助着。」
總理笑道：「他們的念頭，也不算轉錯，因為你這次的詭計，連我也不會明白底細，很覺奇怪呢。」

批立那道：「你可曾瞧過小說家白耳石所著的奇情小說『沙漠中的熱情嗎？』」

總理道：「看過，只是白氏書中有只被馴服的牝虎，你那裏有什麼牝虎來馴服呢？」

批立那道：「但我那裏却有着婦人，這些却也可和白氏書中的牝虎一樣地用媚術來馴服伊們。」

總理稱奇道：「那是需很長的時間呀。」

批立那道：「我不是說我們有一個星期的行程嗎？那時行動雖不能自由，但眉目間可以互遞情意，從目光裏引起了伊們的熱情，戀愛和深求對方的志願，此後可要撞機會了。」

總理道：「可曾找到機會？」

批立那道：「來了，有一晚，他們都去睡了，我那束縛本來很易脫去，便走到附近一個帳篷裏，那裏是會長的心愛人所住，費了一小時的辰光，便把那婦人和白氏書中的牝虎一樣地收服了，但有一件難處，伊們有好幾個人，深恐伊們來仇視我，但一切倒還順利，都沒有發生妒心，這樣我已有了五個忠實的內友，在行程未終以前，伊們已實行我的計劃了，在深夜裏偷偷地把各隊裏刺刀弄斷，又把手槍裏的子彈取出，把火藥浸濕了，一切預備定當，只待行事好了。」總理點頭微笑道：「恭賀，恭賀，你的智謀的確不錯，想那五位女友，都是麗妹了。」

批立那閉目低低地說道：「醜極了。」

眾人聽說，都大笑了。批立那繼續道：

「伊們的面貌雖醜，但到底做了我的救星，一霎那間，那四十二個蠻人，因了怕死都來擁護我做他們的保護人，後來這小小的部隊和從前所屬的那個大部族聯絡了，我便做了他們的會長，又經過了三個月的訓練，才做了那全部屬的會長，這樣我已有了五個夫人，便一切依照他們的風俗人情學起來。當亞森羅賓在凱里浦懸崖自盡以前，有六十位

同志被他解散了，他們各有十萬法郎現金，到法國去謀生，其中有一個人我給他個煙店，有一個人荐他去管公園，其他也有做公家職員，也有做農夫，小販和管門人，總之個個都是正真的市民，我就職會長以後，便派了一個心腹的信徒，命他帶了六十封同樣的信，到法國來送給每個人。總理在我預料，六十人中，至多不過來十個或十五個，誰知竟一個不缺，都到約定的日期，在指定地點相會了，在大西洋的海口裏，他們乘了我那舊時的亞森台號武裝巡艦靠岸了，並且運來了一切軍器，篷帳，火藥，小汽艇和食物，還有許多名貴的商品，那六十個同志，把我分給他們的六十萬法郎，預備和非洲蠻族作重利的買賣，總理像這樣擁有六十名忠勇的同志，一萬個精嫻的摩耳兵隊的亞森羅賓，還有什麼目的達不到嗎？總共不過十五個月，我們已先後到達阿拉司嶺和赤哈拉沙漠，忍勞耐苦，共同幹出這樣的偉大事業，把蠻族征服。」

總理道：「這不是有亞森羅賓在裏面嗎？」

批立那道：「亞森羅賓不過是個志願兵，他在摩洛哥做了大將軍，也沒有什麼創建，不料他在十五個月裏，却征服了一個比法國大二倍的國度，任是古英雄阿開里愛尼百千撒，也及不了他。他費盡心機，征服了半個赤哈拉沙漠，就是古時的馬太尼國，國內有無數的富藏，一千萬人口，十萬戰士，這個國家就是我供獻給你的交換品。」

總理驚奇不已，手按着非洲地圖附耳對批立那道：

「你說得明白呢。」

批立那道：「最近幾年來，法國夢想要得一個非洲北部屬國，但先去損失了剛果的一部分，現在我可償他三十倍於損失的價值，把夢想實現出來，把你們征服的小部分摩洛哥，和勝南伽聯絡起來，這樣有了個比法國本部更大的國度的藩屬，那國度有數百萬方里的領土，數千里的海岸線。」

總理道：「你別胡說，這樣的事，我們至少須得費二十年的征戰，才能奏功。」

批立那道：「不，只須五分鐘，我說的給你，並不是要去征服，是把一個已經征服的國度來供獻給你，那個國家是個模範國，但並不是未來的，是已經實現了的，現在那個清白無辜的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正遭遇危險，只有我能去救伊，

只須費二十四小時的光陰，這二十四小時的工夫，我就把這馬太尼國作爲酬勞品，你可能答應？」總理笑道：「斷然可以。」又道：「警務總監譚士曼林先生心中怎樣？」

總監不語，似乎也已是答應。

批立那道：「總理，你可要擔保？」

總理道：「不必。」

批立那道：「那末我可把公文、條約等呈請驗明……」

總理道：「別嚕囀了，你現在已自由了，去吧。」

批立那剛舉足要出去，忽又止住道：「還有一件事，我有一個從前的夥伴，是我因將來有需要他的時候，所以替他謀了個相當的位置，這人就是副探長麥直路司。」

總理道：「探目麥直路司，因接到卡歇爾的控告，證明他是亞森羅賓的同黨，現在也已入獄了。」

批立那道：「不，他是個誠實奉公的模範偵探，他因我替公出力，所以輔佐我，我已得總監許可做一個輔佐，我要幹什麼越軌的事，他便阻止我，我要他做什麼非法的事，他反先拘捕我，現在我替他懇求，你釋放了他吧！」

總理道：「且慢。」

批立那道：「這是個公正的要求，請你准許我吧，你可把他派往摩洛哥南部，去調查殖民地去。」

總理道：「可以，可以。」又回頭對總監道：

「親愛的總監，我們現在的行動，已越出法律的正軌，方法是跟目的而起的，如今我們只要了結這件摩而登遺產案，所以我們照辦了吧。」

批立而道：「那案件的一切，今晚都要明白了。」

總理道：「但願如此，那人我們正在追緝。」

批立那道：「他們須得到各處去偵訪，徒費許多時光，我可直接去找到那個惡徒。」

總理道：「你用什麼神技呢？」

批立那道：「這個恕我暫守秘密。」

總理道：「好了，你還要什麼？」

批立那道：「我要這張法蘭西地圖。」

總理道：「你拿去好了。」

「我還要兩枝手槍。」

「這個總監自會叫部下給你，你可要些銀錢嗎？」

批立那道：「謝謝你，我不要，我身邊常帶着五萬法郎作急用。」

總理道：「那末在你身上抄出東西，都在那邊，我得派人同你去拿去，想你那袖珍日記簿也在那邊。」

批立那道：「抄出的東西都是無關緊要的，雖然那日記簿被抄在那邊，但那銀錢呢？」說時伸起左腳，脫下靴子，在後跟上輕輕一拍，只見靴底裏抽出一個抽屜來，裏面有兩張銀票，一個小鑽頭，一條時辰鐘上的鋼條，幾粒丸藥和一些小物件，指着說道：

「死的，活的，逃的，都在這裏了，總理先生，再會了。」說完，由總監在堂塗裏吩咐把罪犯釋放，批立那又向總監道：

「總監，那惡徒的汽車，宛伯可有什麼詳細的報告給你？」

總監道：「有的，他從凡爾賽打電話來，說那車子是從子爵汽車公司裏租來，車身深黃，汽車夫的座位在左方，戴一頂灰色小帽，黑熱皮的帽頂。」

批立那聽完，告辭了便走。費了四十個法郎，雇了一輛街車，飛向馬林尼飛行場駛去。車過塞因河，在十分鐘內，趕到了馬林尼飛行場。那時天刮寒風，飛機都不在場上，批立那下了車，趕到飛機的棚屋前，見門上各寫着飛機主人的名字。

批立那走到一間談維尼的門前，走了進去，那個矮健的著名飛行家，正在吸着捲煙，看幾個工人在修理一架單翼飛機。批立那上前招呼，又扯他到一旁。從報紙上批立那已知道這談維尼的爲人，便直截了當的攤開那張法國地圖道：

「先生，我要追捕一個人，他把我的愛人搶走，同坐汽車往南逃去了，到現在約摸已有八個鐘頭了，那車子和車夫都是雇來的，倘那輛車子平均每小時連停車的時間在內，能行二十英里，那麼在二十個鐘頭裏，也就是到十二點鐘，就能行二百四十英里了，在安谷和南迭間，到了一個地方，就是這裏。」

說時在地圖上一點，談維尼道：

「那就是呂司旁氏車場了。」

批立那道：「是了，倘有一架飛機，每小時能行六十英里，在早上八點鐘起程，由馬林尼一刻不停地飛了四小時，那末十二點鐘，可不是也可到達那呂司旁氏車場嗎？」

談維尼道：「正是。」

批立那道：「好了，你的飛機可載客嗎？」

答道：「有時載的。」

批立那道：「那末我立刻就要啓程了。」

談維尼道：「且慢，你是個什麼人？」

批立那道：「我是亞森羅賓。」

談維尼道：「你是亞森羅賓的鬼麼？」

批立那道：「我是真正的亞森羅賓，你在報上，也可看到我經辦這案件的大概了。昨晚佛路倫絲被人誘去，你要多少代價？」

「不要。」

批立那道：『那太說不過去了。』

談維尼道：『這種事倒很有趣，我還可把這事做個廣告咧。』

批立那道：『我出代價給你，到明天過後，須得代我守秘密，這裏有二萬法郎。』

五分鐘後，批立那已加上了風鏡衣帽，坐入飛機，那機身升到二千五百英尺高度，避去塞因河上的氣流，向正西飛去，橫越法國全境，經過凡麻賽，曼特熱，查打斯，惱勤洛多，訥勤門斯，一直飛去。

這裏再說那輛黃色汽車，也一程程地過去，經過許多村落，曠野，田廬和森林，又經過南迭勝拉出，直向安谷進發，目的地是呂司旁氏車場，那裏有一艘海輪準備開行，那惡徒的唯一目的是登輪。

批立那在飛機中望見下面有一叢民房，一個大堡，和禮拜堂的塔尖，便問談維尼是什麼時候了，答道：『十二點十分。』這時安谷已一閃地過去，下面又是曠野了。在田畝中間的小道上，却有黃色汽車正飛也似的前進，批立那見了不禁大喜，心想這不是挾載佛路倫絲的那輛汽車嗎？談維尼也道：

『不是這汽車嗎？』

批立那道：『正是，我們跟蹤他就是了。』

於是那飛機便向下低降，談維尼開慢了機器，在汽車上面約六百英尺高度，守定了這個地位緊緊地跟蹤着，這時已能看得清楚，見那子爵汽車公司的特色標記——深黃色的車身，那車夫戴着灰色小帽，坐在左方，料想那惡徒和佛路倫絲是在裏邊了，批立那心裏這樣想着，那飛機却總是牢守這個距離在飛着，忽然前面約有半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廣場，再有兩片三角形的草地展拓開去，四面都是平野，這裏是一個三叉路的交點了，談維尼問道：

『現在怎樣呢？』

批立那道：『請就在這裏下降吧。』於是那飛機閃的下降，在汽車上面三百英尺高度經過，然後便輕輕地降到平地。批立那跳了出來，摸出兩枝手槍，趕到汽車前面指着喝道：『快停，否則我就開槍了。』那輛汽車本開得很快，車夫見

了這情形，急忙煞車，把車子停住，批立那便奔到車門口，對裏面開了一槍，子彈打破了一塊玻璃，但裏面却毫無聲息。

（十九） 下井投石

在飛機下降的時候，遠遠的田塍裏，有一羣農夫被這機聲引了攏來，這時那嚇呆的汽車夫，却直瞪瞪地瞧着那羣農夫出神。批立那一手抓住了車夫的領口，一手把槍口指在他的太陽上，喝道：

『快說實話，不然便結果你的性命。』

那車夫只是求饒不已，批立那道：

『你呼救也是無用，那人來不及到這裏來救你，你只有一個法子自救，就是趕快告訴我，昨晚有一個先生，乘街車到凡爾賽，再雇你的車子，可是不是？』

車夫道：『是的。』

批立那又道：『那人不是帶着一個女郎，到南迭去嗎？在半路上又是更改叫你放他們下去了，可是嗎？』

車夫道：『是的。』

批立那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下車？』

車夫道：『勒門斯不到些，下車處，右邊有條小路，在一百碼外，有一個馬車房，就在那裏下去的。』

批立那道：『那末你這車子爲什麼仍向前進行呢？』

車夫道：『這是他們囑咐的，他給我五百法郎，說在南迭有一個客人在等候，倘我把他接到巴黎，還可到手五百法郎。』

批立那道：『你可曾相信他的話？』

車夫道：『不相信，只不過是個脫身之計罷了，使追他的人跟蹤我的汽車，到南送去空跑一趟。』

批立那道：『他倆下車後，你沒有疑心到他，因而窺探他們嗎？』

車夫道：『沒有。』

批立那道：『你仔細些，我的手指一動，你的頭便得轟去。』車夫被迫不過，只得實說道：『他倆下車後，我也步行回來，在樹叢背後偷看他們，見那男的已開了馬房門，在開動一輛小汽車，那女的不肯上車，並且很激烈地爭論了一會，後來那男的連嚇帶騙的叫伊上車，那女子似乎已很疲乏，男的便在牆上取一瓶涼水給伊喝了，那女的便已願上車了，於是男的便自己開車去了。』

批立那道：『你沒有見他把什麼東西放進瓶去嗎？』

車夫道：『他在衣袋裏，摸出一種東西來放了進去，但女的卻沒有看見。』

批立那心想這時諒來還不會毒害伊，只不過給些迷藥伊吃，使伊不辨路徑罷了，便又問道：

『他們開車的方向，你可知道？』

車夫道：『不知道，因為他們開車時，我已走開了。』

批立那道：『那女子哭泣過沒有？』

『沒有。』

『那男子你再瞧見時，你可能認識他？』

『沒有一定，因為昨天上車時，已經天黑，今天距離又遠，所以我沒有瞧清楚，只是昨天上車時，我見他身材很高，今天早上，却見他很矮，這個我却明白了。』

批立那問得已經滿足，路上的農人越聚越多，並有幾輛馬車經過。他便給了幾個銀錢給車夫，並且囑咐他切不可向路人說起這件事，便回頭向談維尼道：

「你的飛機還能開行嗎？」

談維尼道：「隨便。」

批立那於是又攤開那張地圖，一看上面路線繁雜，更不知向那裏去找那惡徒，談維尼又一再催問到那裏去，批立那道：

「向左折回。」

「到那裏？」批道：

「亞倫空。」

於是談維尼說道：

「那末請各位看客們助我一助，我能從那邊田場裏升空。批立那便和幾個農夫助着他，不一會都齊備了，機件也已試過都完好着，批立那便爬上飛機，幾個農夫幫着推動那機輪，飛機便慢慢地升空了。批立那囑咐道：

「向東北每小時開行九十英里，便給你一萬法郎。」

談維尼道：「逆風呢。」

批立那道：「因這逆風，所以另給你五千法郎。」

在批立那心裏，是要通行無阻的趕到譚米尼去，所以飛機開行極速，不多時，已到了亞倫空，那飛機便在譚米尼和亞倫空中間下降，停在一草地上，這時約在一點三刻，批立那在那裏打聽了一會，聽說到譚米尼去的路上，有很多的汽車，其中有一輛小汽車，由一位紳士駕駛，已轉到一條通來其惱古堡的小路上去了，批立那下了飛機，幫助談維尼升了空，便依着地上小的輪迹跟蹤尋去，找到了那條小路，穿過了叢林，見又有一條小路，通着那個古堡，盡頭有兩扇鐵格子門，那汽車便從這路上去的。批立那見那邊有一垛約莫十三英尺高的牆圍，便設法爬了過去，於是又瞧見那條輪迹，向左轉彎，直向一處荒草蔓延的地方開去。那地方觸目都是些坍塌壞壁。批立那轉過一條破籬，瞧見那輛小汽車正停

在一塊空地上，車門開着，車中一切物件，都紊亂翻落着，顯然在車內有人掙扎過了。批立那便從這裏，沿着草路走去，瞥見那壓扁的草根上，有一件亮光光的東西，拾起一看，立刻認出是佛路倫絲日常戴着的那只戒指，心想也許是佛路倫絲被他拖去時，心裏還指望人家來救助伊，所以故意留下這個暗記。於是一直往下走去，不遠處又瞧見一朵已摘去花瓣的花朵，又走過去，瞧見有五個指印，深印在泥土上，再過去又見路上有一個用小石子劃着的十字形，這樣一段段地按迹尋去，那條路却越走越險了，路的兩旁有那禮拜堂的俄特式穹門和幾垛坍塌，又走了一會，忽聽得有一陣像鬼叫笑聲，接着又有一種物件擊地的聲音，此後便沒有聲息了，聽那聲音，約在百碼左右。那草徑的盡頭，有三個石級，上面是個高原，依着那草上殘踏的痕跡看去，對頭是一個大籬笆。批立那對那籬笆仔細瞧看一下，便發見那籬落已被人割斷，因兩旁的樹枝復合攏，所以粗看一下，似乎是不通的了。不用說，那惡徒定是從這裏過去的。正待分開樹枝進去，忽又停住，只拉開了些樹枝，向裏面一瞧，只見地上躺着佛路倫絲，縛着手腳，距離有三十碼光景，見伊那慘白的臉上，還露出一線希望心，想伊也知道喊也沒用，反能叫凶徒塞住伊的嘴，所以伊也不開口，兩眼却不住地釘着批立那站的所在，好像已知他來救伊了的。批立那摸出手槍，按着槍機，只見那惡徒已在假山石中走出來，走路時身子俯着，兩手幾乎及地。

近佛路倫絲，怪聲笑道：

「那人來救你，恐怕已太遲了呀。」

批立那聽了那種古怪的聲音，心裏也覺得有些異樣，便緊按槍機，等那人一有越軌的行動，便開槍射擊。忽又聽得那人笑道：

「他來遲了，因為五分鐘後，一切都已完了。」說時在地上拾起一個拐杖似的東西，夾在左腋下，走了幾步，忽然身子挺了起來，用拐杖拄着，向四周巡視了一回，遂又把身子彎了下來，和先前一樣地矮了半截。這時批立那才明白那汽車夫說他的身子有兩個摸樣的話，原來他患了一種行動不能自由的毛病，是個蹺腳，再瞧他臉面死白，兩頰深凹，身體十分瘦削，和癆病鬼一樣。見他巡視以後，又回到佛路倫絲身邊道：「你雖沒有喊叫，但我為預防萬一起見，只有給你一

個小口塞。」

說完便拿了一塊大的方手帕，俯身下去把里文色臉面的下部扎住，又對伊低語了一陣，中間又夾着些可怕的響笑，批立那瞄準了槍口，防他發生意外，忽然見那人倒退了幾步，怒道：

「你還沒有明白你自己已完了嗎？我對你是沒有什麼懼怕的，你既已受愚跟我同到了這裏，還有什麼希望？你的情感，毫不能打動我的心，你的死，一點也不在我的心上，你以為我驕腳不能致你的命嗎？嘿，你可曾見我弄死過人？不，佛路倫絲，我是個膽小的人，我不來驚動你，你別害怕，先給你個初步的警告。」說完，便走開去攀着那邊的樹枝，爬上那右面的第一層假山，在身旁拾起一柄小斧，跪下來在近邊一堆小石上拷了三下，只見那些石塊，紛紛地掉在佛路倫絲身邊，批立那在這時才覺悟到這個惡徒將要把伊活活地埋在這裏，於是大叫一聲，一直向他們奔過去，冷不防腳下踏了一個空，身子掉下一個地洞去了。原來這裏有一口井，井欄和地面一樣地平，倒有四尺來闊，上面有許多亂草遮着，幸虧批立那在跌下時，兩手撐在井外，憑着他的膂力，倒還爬得出來，但已被那驕腳看見，早已奔到近邊，用手槍對着批立那道：

「不許動，否則我就開槍了。」

這時的批立那，却被他怔住了，眼見着驕腳一步步地捱近來，怒容滿面，一手拿着手槍，一面怪聲地笑道：

「羅賓，羅賓，你可完了，我早已寫信警告你，命令你注意，你的死所已經擇定，現在你看怎樣，我知道你是在獄中，但我仍密密地佈置，我知道那班警探們都在追緝我，但能夠捕到我的，却只有羅賓一人，所以我一路引你進來，第一是女郎的戒指，第二是沒瓣的花朶，第三是五個指痕，第四是劃在地上的十字形等等，你當我傻子，聽憑那女子留這些痕跡，就因這個却把你引到這裏來了，這井口上的亂草，也是我上月裏佈置下的，所以我信上寫明你的牢窰已經定了，我生平殺人，都得由他們自己撞來，從不會自己動過手，羅賓！你現在這副尊容，我可從未見過，佛路倫絲，你快瞧呀。」說時又是一陣怪笑，並且跳起舞來。批立那這時已漸漸不支，起先他的手還抓住井口的草根，現在已在井邊空抓着，不一會兩

肩往下沉去，頭也跟了下去，那蹺腳却坐在井邊，對着井口大笑，不多時，批立那的兩手一鬆，便一些也不見了，蹺腳坐起身來，大笑道：

「羅賓，羅賓，現在你沉入這個無底洞去，却把一幕冒險的精彩劇本結束了。」說畢對佛路倫絲跳了一會舞，身子和腳都伸縮，簡直和鬼怪無異，跳了一會，又跑到井邊，吐了三口痰進去，又在地上拾起一個石像的頭，擲了下去，又在那邊把地上的舊砲彈，滾過來投了進去，這樣一五一十地投了許多東西下去，把井牆震得打雷般響，又對着井裏說道：

「羅賓的靈魂呀，你可別趕快到地獄裏去，那女子在二十分鐘裏，也要來伴你了，你得知道，我做事從不失約的，準在四點鐘行事，還有摩而登的那份千百萬遺產，此後將歸我所有了，一切都出你的意料，但我却早已有了準備，佛路倫絲自會來仔細地告訴你的，哈哈。」

(二十一) 最後之愛

批立那死後，那第二幕慘劇又要繼續開始了。這蹺腳活像一個屠戶，對於次第害死他們兩人，毫沒有一些憐惜心。這時他走到里文色的身邊，取出一支捲煙，恨恨地對佛路倫絲道：

「你聽着，在這支捲煙燒完時，就輪到你了，你的生命，正和這支捲煙一樣地漸漸縮短，你上面的那堆磚石，在這裏的主人來其惱先生等，都以爲早晚都要坍下來了，方才我在上面的行動，只是一個警告罷了，倘我在右邊石上再拷幾下，那末嵌在兩塊大石中間的一塊小磚，便脫出了，那時這堆石塊便要坍倒來，把你的身子完全遮掩了，倘沒有完全遮沒時，那我就把你縛着的繩子割去毀滅了，這樣倘你的屍體被人發見後，便也只能認你是個逃犯，躲在這個地穴裏，被上面石堆坍下來壓死了。至於我呢，等事情完畢後，便撒去一切證據，把路上踏扁的草，仔細地理好了，並把路上痕跡毀滅，便坐了汽車回去，假裝死去了些時候，再去把那份遺產領來。」

說時吸了兩口捲煙，很快活地接着道：

「我早已對你說過，你死之後，亞森羅賓也不及來干涉我，我得到那份遺產，在法律上有不可否認的權利，在證據方面，人家的控告，只能當做嫌疑，物質上的證據，却絲毫也沒有，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的身材，有時見我高大，有時又很矮小，所以人家也不能認識我，我那種種的暗殺事情，都不是明白的，人家只認為自殺。告訴你，你和亞森羅賓死後，便沒有人能提出證據控告我，便是那些偵探們捉到我時，也因證據不足，只得釋放我，雖然人家唾棄我，臭罵我，但我得了那份遺產，擁有偌大的家私，還怕結不上一班上流人嗎？我再對你說，羅賓和你一死，一切都完了，所剩的還有幾張紙，那是足以制我死命的，他藏在我的日記簿裏，等我事完後，便得把他燒燬，投下這個井去。佛路倫絲，我的計劃，將一一實行，你也不必想得我的憐惜，因為你的死生，對於我有幾千萬金錢的出入，你更不必望人來救你，因為除了羅賓以外，便沒有能知道我帶你在這裏，現在羅賓已死，佛路倫絲，在這時候，或是接受我的愛情，或是一死，由你選擇吧，你說個不字，便把你結果了，你的頭一點，我便釋放你，我倆一同離去這裏，等你能證明無罪時，我們再結婚，你心裏怎樣呀，佛路倫絲？」說時聲音很是焦急，又俯到女郎身邊，搖搖伊的肩膀，像是要強迫伊表示依和不依，忽然他又跳了起來，說道：

「哭了，他敢哭了，嘿，你哭的原因，我却知道，你並不是因怕死而哭，是有個祕密，你可要我說明，但不，我可不能，哦，可恨的婦人，這是你自己討死，佛路倫絲，這不是你自己討死嗎？」

說完便在地上拾起那本藏着紙據的日記簿，塞在袋裏，又把短褂脫下，丟在附近的草叢裏，接着拿了小斧，爬到低層石上，怒道：

「佛路倫絲，你求死得死，現在你即使向我作勢答應，我也瞧不見了，太遲了，哈，你竟敢哭嗎？」

說時他已立近地穴上面的右，挺直了身子，怒不可遏，把斧頭在那嵌着的小磚上面插下，又連拷三下，只見那塊磚石，箭也似的射了出來，接着那堆石堆便也倒海也似的坍了下來，他自己也被震倒在草地上，但立刻爬了起來，口裏念着佛路倫絲，佛路倫絲，用目向石縫裏瞧去，只是不見那女郎，想來佛路倫絲已被沙石埋葬了，死了，不見了，這時他已

毫無力氣，便倒在地上，口裏不住呼着佛路倫絲，眼淚從面上淌下來，他這樣悲鬱地躺了一會，又喫幾口藥，便爬起來走進方才批立那礁，見他出來的叢林裏，那裏藏許多應用物件，什麼槍啦，耙啦，鎗絲，繩子啦，他來回幾趟，預備如數把這些投下井去，忽然在身邊發現一只受傷的燕子，於是他拾了起來，望那邊叢林裏丟去，在那邊樹枝上，又瞧瞧一莖長長的秀髮，因此又動了他的情感，想起佛路倫絲來，便跪在地穴面前，做了個十字架。壓在石頭底下，忽然他那肩坎袋裏，有一面鏡子，在他俯身時落了下來，碰碎在石塊上，他想這不是個好兆，便立起來向四周一望，說道：

『好害怕呀，我去吧。』

說完便從那矮叢林裏，取回那件短褂穿上，又伸手在那右邊的衣袋裏，預備取出那本藏有紙據的日記簿，忽然失聲叫道：『咦，怎麼沒有了呢？我記得……』

說時又遍向他短褂的各個袋裏搜尋，他明明記得還有什麼捲烟匣啦，火柴啦，袖珍簿等東西，都一起放在這短褂袋裏，怎樣一件都不在了呢？他已驚駭得不得了，嘴裏還支支咕咕地說着，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覺得另有一個人，躲在這裏的附近，那人親見他把佛路倫絲和亞森羅賓害死，趁他不留意的當兒，把短褂袋裏的東西偷了去。他做事原慣在暗地裏人不知鬼不覺地幹的，這會竟有人把他的一舉一動都瞧見了，怎不叫他驚駭呢？於是向四周巡視了一遍，但仍不見一個人，他手握着手槍，指按槍機，一待見到敵人，便開槍射擊。這裏本有一條磚砌的小路，他料想敵人必由這條路上來去的，所以沿着石路，向左轉彎，這裏有枝葉阻路，他便分開了走去，穿過一叢矮樹，繞着一塊大假山石走去，忽然又逃了回來，差不多跌倒，手杖和手槍，都掉在地上，原來他見了一件從未見過的怕事，在十步遠近，站着一個人，又着兩腳，手插在衣袋裏，把一個肩頭，斜靠在石壁上，這不是個人，是個從坟墓裏出來的鬼魂，他知道這人已死，所以分外驚駭，逃又不得，抗又不能，便跪在地上，直注視着那死人。只見那人從衣袋裏伸出手來，拿着一盒紙煙，那煙匣正是他遺失的一只，又見取出一匣他遺失的火柴，抽出一枝捲煙，只見他把火柴擦出真的火來，那支煙也真的燒出白煙來，他又嗅到一陣特別的紙煙氣味，他不敢再看，兩手掩面，只聽見一陣腳步聲，愈走愈近，接着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抓得地不能動。

彈，又聽見那人說道：

「老友，你可知道我倆現在的情境，我的起死回生，的確很是奇怪的，於你又是大大的不利，但你受了這種打擊，便這樣地難以自制，是無用的……」

說話的聲音，分明是個活的亞森羅賓，於是他抬起頭來，瞧見亞森羅賓仍好好的活着，他的形狀，言笑，呼吸，都和活人一般無二，但他一些都不明白，亞森羅賓怎的會活的，忽的心機一動，躺倒地上，抓起手槍想放，但早被亞森羅賓瞧見，一腳踢去，蹺腳覺得痛極，便伸手在衣袋裏摸索，批立那便從身邊摸出一個玻璃注射管，裏面裝滿着黃色液體，對他說道：

「你可是找這東西嗎？請原諒，這是要致命的，我防你誤用，所以拿在這裏。」

那惡徒停了一會，忽然想着一個念頭，便笑道：

「你可忘了那佛路倫絲嗎？雖然我被你踢去手槍，偷去毒藥，但還有一個致命的方法，佛路倫絲一死，你就不能獨生，伊的死就是裁判你的死刑者，你就得把一個繩，套在你的頭裏，自縊身死，可不是嗎？」

批立那道：「是的，倘佛路倫絲一死，我決不能獨生。」

那惡徒聽說，樂得什麼似的說道：

「伊已經死了呀，我早已對你說過，你倆可在地獄門前相會，快去吧，你難道忍心讓一個婦人久等嗎？快去，佛路倫絲早已死了。」

批立那神色一點不變，說道：「可惜呀。」

那惡徒聽說，倒被怔住了，問道：

「你說什麼？」

批立那道：「我說世界上最美麗，最可愛的人，莫過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你非但不去好好地待遇伊，却反把伊謀

害，倘伊真的死了，不是最可惜嗎？」

惡徒聽說，很是吃驚，說道：

「我告訴你，伊是真的死了。」

批立那道：「不，伊若真的死了，一切自然界的景象，都得爲之一變，現在月朗風清，和先前一樣，可見忠實的人還在，而那害人的惡徒却已受罰了。」

說完仍冷冷地瞧着惡徒。那蹣跚這時已怒到極點，像是快要瘋狂似的，他沿着那磚砌的小路，向後膝行退去，退到那地穴邊，他也不敢再去瞧他，像是佛路倫絲已真的出險了。批立那這時也不去瞧着他，只在地上檢起一圈長繩，在忙着解開來，那惡徒退到一處，忽的轉過身來，用力挺起身子，直向那井邊趕去，那井口也好像張着口在等他似的，兩邊的距離，漸趨縮短，不過二十步遠了，十步，五步，他伸出兩臂，預備奔撲過去，忽然有一個繩圈，把他連手套住，又是一抽，他便絆倒在地上了。後邊的批立那，握着長繩的一頭，另一頭就套在那惡徒的身上，他趕到面前，用餘下的繩子，把惡徒打個結實，又把手帕塞住他的嘴，和氣地道：

「先生，人們都因太自信了，所以會鬧到自己頭上來，即如方才你把我陷入機穽裏，你以爲我是沒有命了，但你仔細想想，當時你我相去不過十步或十五步遠，我在這生死關頭，不會和你死拚一拚嗎？況且只要稍稍用一些力，便可跳將出來，我不和你死拚，却因另有一個更妙的方法在着，老實告訴你吧，當我兩腳插入井內時，忽在井牆上踢着了一個古洞，這一來可把我的心寬了許多，於是便一面裝腔做勢，一面却在設法挖大那個洞口，直到我全身陷沒時，我已退入那個洞裏去了，洞內伸手不見五指，我只是等候機會罷了，我聽你說了一大篇說話，又避過你投下的東西，等你走開了，我便設法出洞，預備攻你的後方。」

說到這裏，把惡徒翻了個身，又接着道：

「我那時想起在塞因河岸上惱門竇的古堡裏，也有一口古井，他和別的井不同之處，就是有兩個井口，這第二個

井口是在井牆上開通，直到堡中的一間屋子裏，不過那邊的井口，已用鐵格封住，這裏的却被泥沙封鎖着，我想到這個機竅，便開始實驗，果然在暗中摸到一處，已見了陽光，走上那邊的階石，便聽到你的聲音了。」說到這裏，又把那惡徒翻了個身，這樣連地翻了幾個身，這回却用力更重，又繼續道：

「先生，那時我既聽到你的聲音，便鑽出了亂石堆，走到地穴後面，就是那佛路倫絲躺着的地方，等到你說「佛路倫絲，你求死得死，這是你自己討死呀。」時，地穴裏早已沒有人了，伊已被我引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你那坍下來的磚石，只壓死了幾個蜘蛛和蒼蠅罷了，現在三幕戲已次第演完，第一，亞森羅賓遇救，第二，佛路倫絲脫險，第三，惡徒就縛。」批立那說完，便把蹺腳搬到井邊，在幾枝火槍裏，抽了一枝出來，用一條十幾碼長的繩子，一頭縛在槍身的中間，一頭結在蹺腳背上的繩子上，抱起蹺腳，向井口裏慢慢地垂下去，到有十二碼光景的時候，便把槍攔在井口上，俯身向裏面笑道：「這地方是我留心替你揀定的，這裏不會受涼，你可以安睡一會，我已允許佛路倫絲，決不將你處死，並也允許法國政府，用最快的方法，把你活送上去，在明天早上之前，你得在這裏安心住着，這種住法，正和你對待人們的殘酷手段一樣，這裏的槍桿，橫攔在井口上，倘你一動彈，便得掉到井底去，這却和我不相干的，只能作爲自殺罷了，老友，請你靜心地和你那天良，靈魂作伴吧，我去了，再會。」

批立那說完，便走到一條小路裏，在外層牆下的一個松樹叢裏，佛路倫絲正在等候他，伊這時心裏已稍稍鎮定，對於惡徒和批立那的爭鬪，伊却毫不關心。批立那對伊道：

「好了，明天我便把他交送警署去。」

女郎聽說，也不說什麼，只是打了一個寒噤，這時是他倆經過患難後的第一次重逢，批立那瞧了伊的目光，心裏很爲感動，便道：

「沿這牆向左走去，便是我自己停車的所在，我們一同去上了車，趕到亞倫空去，那裏鬧市左近，有一家僻靜的旅館，你可在那裏安身，靜候風波的平息，好在惡徒已經擒住，左右不過一夜，不會使你久等的。」

佛路倫絲聽說，也點頭答應。批立那不敢自獻殷勤，上前去扶伊，見伊已照常地在後跟着便走，不禁又觸起舊時的熱情，但瞧伊的神情，仍是冷冰冰的，非但不感謝他捨身救命的恩德，竟連熱情的目光也不投一個過去，和初見面時無異。伊的心思，連批立那也不能猜透。這時兩人已上了汽車，不一會已到了亞倫空，在一家旅館裏，批立那把伊安頓好，後便自去了。過了一小時，批立那已忍無可忍，決計去問她個明白，便來敲伊的房門，不料開門一見伊的臉面後，竟連一個字也說不出口來，只說道：

「佛路倫絲，在我未把他送交警署以前，我先問你一聲，他是你的什麼人呀？」

佛路倫絲道：「他是我一個不幸的朋友，我覺得很可憐他，我自己也不明白，怎的去憐惜一個惡魔。幾年前，我初次遇見他時，見他體質衰弱，快要死的樣子。於是我起了惻隱之心，和他訂交，恰恰他替我幹了幾樁事，無形中我便受了他的支配，我信服他有強毅的意志，純篤的情愛，料事，決斷，都很使我佩服，他時有些隱事，我也替他擔心，在摩氏遺產案初起時，桑佛來和我的一切行動，都是他指使的，現在我已澈底覺悟，以前種種，都是他強迫我們做的，他用救方夫人出險的話來哄騙我，他指使我們疑忌你，凡是關於他的事，都教我們嚴守秘密，所以桑佛來對你說的話中，並沒有半個字涉及他，我也不知怎的，迷了心竅，糊塗到這個地步，但事實促使我，叫我不能疑心到這個病夫，他半世在醫院裏度着日子，雖經醫生們行過各種手術，但他自知愛情是沒有希望了。」

說到這裏，兩人四道目光，碰個正着，佛路倫絲覺得批立那並不在聽他說話，却在呆呆地釘着伊。在批立那以爲一切都不在意，只要明白伊這樣厭惡他的緣故就得了，於是走上去說道：

「佛路倫絲，你可知道我對你的熱情嗎？」

佛路倫絲聽說，臉上一紅，像是料不到有這一聲問句似的，但仍坦然答道：

「知道的。」

批立那道：「我想你不會明白，我的一生，除了你更沒有別的希望了，這種熱情，你會知道嗎？」

女郎道：『也知道的。』

『我正爲了這個，自始便要和你做朋友，保護你，但我在你的眼中，却自始便成了個討厭物，你對我只有冷淡，輕漠，反對，在你性命危險的時候，却總不接受我的勸告，自願去冒險，盲從，當我是仇敵，應該離你似的，這種態度，你除了憎惡以外，還有別的解識嗎？』

佛路倫絲欲答未答，見伊的面部稍稍瘦削，却比前更顯得美麗，目光似笑非笑，溫存可愛，這種情形，可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呢。

批立那追問道：『快說吧，請明白地告訴我吧。』

佛路倫絲道：『我說這種態度，是另有一個原因的，倒是我們憎惡的人，未必一定害怕他，離忌他，原因是我們要反抗，我們自己怕羞，不能……』

說到這裏，却停住了。批立那張開兩臂，像是向伊要求繼續說下去的意思。佛路倫絲點頭道：

『我也不必再往下說了，你也該知道我心裏的事了。』

批立那這時，歡樂已達極點，兩眼含着熱淚，親熱地擁抱了佛路倫絲狂吻起來，在敬愛的心情驅使之下，不覺得跪倒在佛路倫絲的石榴裙下，山盟海誓，訴說着內心的衷曲。

(二十一) 羅賓的隱居生活

次日早上八點鐘還沒有到，國務總理范能來氏在自己的屋子裏，正和警務總監在談話。總理道：『親愛的總監，在你的意料，他會來的嗎？』

總監道：『總理先生，你可不必顧慮，他一定會來的，他作事向來很守時刻，他爲保守信用起見，在鐘打八下的時候，

自會來了。」

總理道：「你這樣意料嗎？」

總監道：「我已有幾個月考察的經驗了，照目前的時勢而論，他因那女子正遭遇到危險，所以定要去追捕那凶手回來，倘那女子因遇險而死，羅賓決不能單獨活着的。」

總理笑道：「羅賓是不會死的，可不是嗎？倘他不準時來，我有點擔心，你不是說昨天有人從安谷打電話給你嗎？」

總監道：「是的，據部下們說，批立那正坐了飛機，在他們的前面，後來又在勒門斯告訴我，他們要到那個地方去查抄一個空車行。」

總理道：「那裏想羅賓也已查抄過了，我們等候好消息吧。」說時，鐘打了八下，門外忽有一輛汽車停下，接着門鈴響了，總理吩咐開門，僕人引着批立那進來，總理問道：

「事情怎樣？」

批答道：「完畢了。」

「罪犯可曾拿到？」

「已拿住了。」

總理道：「很好，那罪犯想是可怕的人了。」

批道：「不是個醜腳，癆病鬼，駝背，是個殘廢無用的人。」

總理奇怪道：「就是那佛路倫絲的心愛人嗎？」

批道：「不，佛路倫絲沒有愛他，只是可憐他，任他存有一種希望，或計將來要嫁給他。」

總理道：「真的嗎？」

「真的，還有許多別的情節，我已完全探出，並且得到證據，官家既調查他的底細，現在人賊俱在，豈不容易，他名喚

勤弗奴，生長在亞倫空，由老來其惱供給養大的，他又認識田田賽氏，盜取了他們的錢財，在他們沒有起訴以前，把他們引到譚半尼的一間倉庫裏，給他們吃了迷藥，在絕望之下，使他們雙雙自縊，這時老來其惱正抱病在古堡中，起牀後，正在收拾一夜槍，不料槍彈忽然射發，打他中的腹部，但他自己明知槍中沒有裝彈，這裝彈人就是這個惡徒勤弗奴，他在一夜已盜得來氏的財產，到巴黎來享用了。在巴黎又和一個匪棍購得一些紙據，上面證明佛路倫絲爲羅蘇氏的後嗣，紙據的失主，是佛路倫絲的老保姆，在勤弗奴四下訪尋下，究竟被他先後找到里文色的照片和本人，他竭力在女子面前施殷勤，表示簡直替死都也甘心，那時，他還沒有明白那些紙據的利益，後來那律師李百多氏的書記，無意中對她面前說起主人的抽屜裏，有一張寶貴的遺囑，於是他費了一千法郎，求得一睹，但那書記却就此得款逃去，他在遺囑上，瞧見摩而登的意志，要把這一份龐大遺產，傳給羅蘇氏的後裔，和維多桑佛來的後嗣，勤弗奴得知了這個機會，便要到那千萬萬的財產，能向世界最有名的醫師，買得健康幸福，第一他先得把一切障礙除去，然後再娶佛路倫絲爲妻，於是他去幹了。他從來其惱的紙據裏，得知羅蘇氏一家的詳情，又探明方維耳家中夫婦不合，通盤一算，這事中的障礙，共有五個人，於是他便實行起來，先冒充了一個醫師，設法介紹給小摩而登，把毒藥放入他日常注射的補劑裏面，這樣便把一個谷士摩而登害死了，在方維耳那面，因他和老來其惱熟識，可有些爲難，後來想起他們夫婦不睦，方氏自己和兒子愛得門，又都患了不治之症，於是便和一個著名的大醫師串通一氣，用了離間計，勸他自殺，陷害他的夫人和表弟甘司冬桑佛來，因此方氏夫婦兒子和表弟甘司冬桑佛來也不知不覺地次第弄死了，在他以爲計劃是成功了，不料忽然警長范洛插身其間，又添了他一層障礙，後來范洛也被他設法害死了，最後的一個大敵，便是我魯意批立那了，因爲我是在遺囑上可以說是一個餘下的受產人，因此他給了我巴奔廣場的那間屋子，把佛路倫絲做我的書記，再指使桑佛來四次來謀害我，他在我的屋子裏，可以來去自由，他又迫令佛路倫絲和甘司冬聽他的指揮，等到我力能證明方夫人和桑佛來無罪時，他又設法在監中下毒手，把他倆相繼害死，一切進行得很自然，人家都當我和佛路倫絲是罪犯，却沒有一個人會疑心到他。直到兩天前頭，他因病了，進了那太納士路的醫院，他在那裏指揮一切，又使佛路倫絲受着院

主的命令，不自知地把那些紙據帶來參加警務總監這裏的會議，同時那勒弗奴也就離去醫院，躲在勝路易小島左近等候信息……以後的事，總理也知道了，佛路倫絲既由總監押着到醫院裏去，却又被伊逃了，他想去找到勒弗奴，去問他個底細，就在這天晚上，他借給了伊無罪的證據這個名義，把伊載去。」

總理道：「那女子你找到沒有？」

批立那道：「我是找到的，在下午三點鐘光景，只是太遲了，我險些被他陷死在井裏，佛路倫絲也險些被他用亂石壓死。」

總理道：「這樣說來，你又是死後復活的了。」

批道：「正是。」

總理又道：「但他爲什麼要害死那女子，那女子不是與他有婚約嗎？」

批道：「不，結婚須得雙方同意，那女的却是不答應他，以前他倆曾互立過一張遺囑，說明誰先死，便把這份遺產讓給第二人，在昨天，佛路倫絲既已呈出文據，證明伊是羅蘇氏的嫡嗣，因了互立遺囑之事，女子的死，不是於他有莫大的利益嗎？他得了那份遺產後，便可安心度日，警廳雖能把他捕去，但總因證據不足，只有把他釋放呀。」

總理道：「你得到那些證據沒有？」

批立那道：「都在這裏了。」

說時取出從蹺腳的短褂袋裏偷來的那本日記簿，繼續道：

「這便是那惡徒保存的信件和文據，這是他和海砲方維耳的來往書信，這是出賣巴奔廣場那所屋子的公告，這裏又是一段記事，記着他到亞倫空地方，截取方氏寫給老來其惱信扎的一會事，還有這裏記着警長范洛竊聽得方維耳和一個同黨談話，暗隨勒弗奴竊得里文色一張照片的一會事，這裏是第三段筆記，就是在沙氏樂府第八集中的那段抄本，那書原是勒弗奴的，從這裏可見方維耳的一切陰謀，都被勒弗奴知道的，這裏又是他和祕魯參贊卡歇爾氏的

來往信札，還有他預備登報，控告我和麥直路司的幾封信，總理先生，還需要我說下去嗎？一切證件都在你手中了，昨兒我在總監面前控告的話，不是都確實的嗎？

總理道：「那罪犯現在那裏？」

批道：「現在在外面自己的汽車裏。」

總理又問道：「你已交給我的那班人嗎？」

批道：「正是，我已把他緊緊縛住，他是逃不了的。」

總理道：「好，你做事週到得很，但還有一樁疑問，就是那蘋果上的齒痕，怎麼的確是方夫人的呢？」

批道：「這問題我也已解決，在勤弗奴的紙據上，證明我的思想不錯，那齒痕雖是方夫人的，但伊却沒有咬過，幾年來，方夫人在派蘭馬一交跌得很重，嘴巴撞在石角上，嘴裏的牙齒都跌得搖動起來，伊便叫一個牙科醫生，替伊裝上兩條金片，修好伊的牙齒，那醫生照例把伊的齒痕，印了一個模型，這東西却被方維耳竊得，在死前把齒型印在一塊朱古津糖上，在死的那一夜，又把他在一個蘋果上，這樣兩個齒痕便一般無二了，事後他便把那模型毀去。」

國務總理笑道：「這事恰像哥倫布的鷄子問題，事前人們沒有想想罷了。」

批道：「正是，就是像我的兩個名字亞森羅賓和魯意批立那，同樣有十一個字母，沒有增減，人們也沒有仔細想想罷了。」

這時談話已將終了，總理對批立那笑道：

「很好，這事你辦得很有功勞，最後你又把罪犯如約交到，現在你已經自由，我也不能失信，你去吧。」

批立那對總理鞠了一躬，表示謝意，又問道：

「麥直路司怎樣了？」

總理道：「他在今天早晨，也將被釋放了，總監先生佈置得很好，他把你們倆被捕的事情，沒有使人知道，你既喚做批

立那，以後當然也得仍用這個名字。」

批立那又道：「那末佛路倫絲里文色女郎呢？」

總理道：「由伊自去見推事官，一經查訊，當然也將釋放，並且依理而斷，他是羅穌氏的後嗣，當然是谷士摩摩而登的合法受產人，那份遺產也應該斷給伊了呀。」

批立那道：「伊已不要那份財產了，伊把這個看做個罪惡之源，是個不祥之物，伊斷然不要了。」

總理道：「那末怎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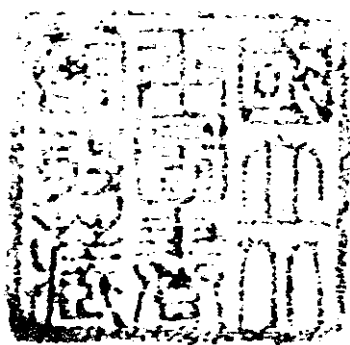
批道：「可把這份財產用在摩洛哥和剛果北部，拿來修築道路，建設學校。」

總理笑道：「就是你供獻給我的那個馬太尼帝國嗎？我實在贊助你，一個大的帝國，又有這末一筆經費創辦事業，魯意批立那，我可以說，你對國家有大功，替亞森羅賓作福不少呢。」

一個月後，批立那和麥直路司佛路倫絲，一同下了一只歸國的遊船，在開行前，他知道勤弗奴在防備疎忽的當兒，已沒法自盡了，批立那到了非洲，便成了馬太尼帝國的國王，找到了舊時的同伴，把麥直路司託付給他們，又組織了個新政府，預備把這個新帝國，做法蘭西的附庸，又和摩洛哥邊疆法軍統帥留帝將軍會晤，籌謀征服摩洛哥的善策，到現在，一切都已成功，叛亂的蠻奴都已征服，成了個標準的法國藩屬，國內交通，學校，法庭等等，一切都飛快進行，生氣勃勃，可成功第一個強藩國，批立那等待事成之後，便退隱了。

現在他歸國已有兩年，但他和佛路倫絲結婚的盛況，還深刻地印在人們的腦海裏，有許多新聞紙，却還高呼着捉拿亞森羅賓的口號，雖然人家都知道批立那的真名實姓，雖知批立那和亞森羅賓是同樣的字母拼成的，但有什麼用呢？依照理論，亞森羅賓是死了，魯意批立那是活着，誰能够起亞森羅賓於地下，更有誰能够硬把魯意批立那殺死，如今在勝麥克六村裏，有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建築着一所小小住屋，加上淡紅的粉刷，又有一個開滿鮮花的園子，點綴着，誰不知這便是魯意批立那的住宅呀。每逢星期日，巴黎士女都結隊來拜訪他，他却容顏如故，一些不減少時的羊采，只

是兩鬢稍稍灰白了些。佛路倫絲也仍具着苗條的身材，悅人的臉面，和他同住着，並且不時有公家或私人的來訪請他，前去幫辦案件，所以他也有時出門數日不歸，他除了這些事以外，終日研究倫理和哲學，或以種花消遣，不時帶着他手植的花種，出去比賽，常常帶着錦標回來。秋初夏末的時候，青，紅，黃，白，開滿了一園，從微風裏，吹來陣陣的清香，使人聞到了心胸暢快，有幾種色香兼全的佳種，世所罕見，羅賓便把自己的名字，當作花名，以作他畢生浪漫史的紀念。



增進自修效能

提高英文程度

本叢書係供給學生課外閱讀及自修之用，語體說明，華文注解，英漢對照，讀者自修，有無師然通之樂，無檢查字典之勞，打破歷來閱讀英語枯燥之成見。

英文自修讀本

英漢對照 華文詳解 無師自通

自修教本 ◀ ▶ 自修讀物

英文法初歩	英文新開紙讀法	常用英語 1000 字	常用英語 2000 字	英文法表解	活用法	自學英語會話	英文法門	英文法通	沙氏樂府	伊爾文見聞錄	成克斐牧師	伊索寓言	泰西五十軼事	泰西三十軼事	天方夜談	新中國	泰氏英文法習題解答	Fanner Correct English	漢譯泰氏英文法
一元三角	一元六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八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一元	二元	二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怎樣自修英文	英文習字帖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英文會話
一元五角	一元四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各局

啓明書局 四馬路三八號

少年文學名著

本叢書乃供給少年閱讀，趣味濃郁，結構緊湊。現已出版者計有「泰山全集」、「福爾摩斯全集」及「亞森羅蘋全集」三大部。「泰山」是一部盜探鬥智記，情節引人入勝，「亞森羅蘋」是一部俠盜做世誌，內容委惋動人。該三書早已膾炙人口，使讀者愛不釋手，茲特請名家翻譯，以餉讀者。

泰山叢書全集

- (一) 人猿泰山 一元三
- (二) 泰山回鄉 一元三
- (三) 戰之友 一元三
- (四) 泰山得寶 一元三
- (五) 叢山林中 一元三
- (六) 泰山毀家 一元三
- (七) 歷險記 一元三
- (八) 金毛獅 一元三
- (九) 小人國奇遇記 一元三
- (十) 地心漫遊錄 一元三

福爾摩斯全集

- (一) 血字的研究 印刷中
- (二) 四簽名 印刷中
- (三) 冒險史 一元八
- (四) 回憶錄 一元六
- (五) 歸來記 二元二
- (六) 古邸之怪 一元四
- (七) 恐怖佈 谷印刷中
- (八) 新探案 下一元七

亞森羅蘋全集

- (一) 在監 中印刷中
- (二) 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 印刷中
- (三) 移花接木 印刷中
- (四) 神秘的鐘聲 印刷中
- (五) 無窮恨 印刷中
- (六) 身後事 印刷中

▼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四馬路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1/11/6
1/11/6
1/11/6
1/11/6